念念无声

青春、爱、沉默与回声

正文

niannianwusheng
《念念无声》
念念无声
槐序小木
作品
会啊，比我让你知道的，
要多很多很多。
槐序小木 / 著
双 我问你 你会想我么
2006/07/25 22:16

作者说明

本书主体源自作者于2007年2月写下的一部长篇青春回忆。

那时，许多情绪尚未远去，许多场景仍清晰可辨。文中大量日记、短信、场景与当时的心绪，均基本保存于那份原稿之中。

2026年初春，作者重新整理旧稿。此次整理主要是在尽量保留原始情绪与叙述气息的基础上，对时间线、文字错漏和部分表达作必要梳理，使这份旧稿更适合以书的形式呈现。

故事发生在北京一所大学。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书中主要人物姓名、学校名称、专业班级及部分可识别信息，均已作必要的化名与模糊处理。

多年以后再回望，作者才隐约意识到，这段故事竟像一个古老的神话：有人在黑暗里牵着另一个人往外走，却在快要抵达光亮时忍不住回了头。而那个沉默的人，其实一直都跟在他身后，只是风雨太重，走得太慢，太无声。

这本书不是为了追索任何现实答案，也不是为了打扰任何人的生活。它只是一个人对青春、爱、沉默、误读与成长的漫长回望。

若书中仍有某些细节保留了现实的影子，那是因为青春本就具体。愿所有曾经路过这段岁月的人，都被温柔对待。

序言

这本书，是我寄给未来的一封私信。

如果有一天你翻开了它，那就请陪我一起，再吹吹明湖的风，看一看湖畔的杨柳和槐花吧。

2006 年，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园里，藏着一段没有说出口的秘密。

一个女孩把它藏在日记里，藏在一条条认真誊抄下来的短信里，藏在她独自走过的下午里，也藏在每一次想靠近却又退后的瞬间。

那时的她还不懂怎么面对爱，也还没有学会看清自己的心。

她只知道，那个穿着白色夹克、推着自行车从世纪钟后走来的少年，让她原本普通的校园生活，悄悄有了一个秘密的重心。

她曾被他吸引，也曾因这份吸引而害怕。她以为沉默可以保护自己，也可以少伤害别人；以为退后一步，就能让一切不那么失控。却不知道，许多错过，正是从一次次没有说出口开始的。

后来，在一个清冷的寒假里，她把这一切写了下来。

这不是一个圆满的故事。

它只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漫长岁月里，记住另一个人；关于两

个年轻人如何彼此靠近，又在恐惧、沉默和误读里错开；也关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，如何在时光深处，独自回响。

至于那个他会不会知道，自己曾被这样长久地记得，就交给命运吧。

至少在这里，风还会吹过明湖，槐花还会落下。

第一部 你从远处走来

1.隐秘的序幕

2007年二月，寒假，苏州。

苏州是个多雨的城市，可偏偏今天是晴天。我躲在阁楼里，看稀疏的阳光像碎金一样落在案头上。檐下几只鸟扑腾着，带起一阵细碎的喧嚣。楼下偶尔飘过几句吴侬软语，似有若无，反倒衬得阁楼里静得出奇。

我转过头，望向窗外那一点几乎捉不住的绿意。不知怎的，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荒唐的错觉——你好像就站在我身边，指尖触着同样的光，眼睛看着同一片风景。

我需要这满城的山水来做屏障，才能稀释些许和你感情结束的痛苦，才敢肆无忌惮地承认：我喜欢着你。

也许你给我的一切本就是一场幻觉。但我不愿忘记。写下这个故事，是此刻我唯一拥有的自由。

* * *

2006年三月，大一下学期。北京。

转专业考试的压力像一座山压着。那时我英语和微积分的成绩刚够转专业的分数线，算是拿到了一张入场券。交大大一女生住东校区，很多课在主校区，我每天在两个校区之间机械地往返，路上大概十几分钟。

就在我为前途孤军奋战的时候，电气5班的关春雷闯进了我的生活。

他总骑着自行车，在下课点精准地出现在教学楼下，提议载我回东区。我心无旁骛，只觉得他频繁献殷勤，不过是想从我这儿打听莲莲的消息——他们是老乡，我也是通过莲莲认识他的。我找理由推辞，他总能恰巧出现。

那时的我，恋爱大脑是一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，根本接收不到空气里任何暧昧的震动。我心安理得地坐他后座，风声在耳边刮过，滔滔不绝讲着莲莲和校园的趣事。我以为我们谈论的是友情，却不知道他在风里，听的是另一种心跳。

出事是在三月的一个星期五。

那晚天气极差，北京特有的狂风卷着黄沙，空气里全是干燥的土腥味。他突然问我："一个人应不应该遵守诺言？"

我的回答理智到近乎冰冷："应该尽力做到。但很多时候人们总许下一些以后很难实现、或者不想再实现的诺言，最终成了自己的负担。"

我不懂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。

宿舍楼门口，他停下车。声音被风沙吹得有些支离破碎，他叫住我说："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上你了。"

那一瞬间，血液像是噌地冲到了头顶。虽然也收到过情书，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耳听到"我喜欢你"这四个字。它没有带来任何甜蜜，反而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。我心里的雷达疯狂报警——他很好，他很优秀，但我的答案清晰得不留余地：我不可能喜欢

他。

为了给这份表白一点起码的尊重，我没有立刻逃走。

我们在狂风里继续走着，沙砾直往脖子里钻。他开始诉说——从小吃过的苦，噩梦般的高中，无奈的旧情，那些沉重得像枷锁一样的诺言。他咳得很厉害，那是他肺部的老毛病。我承认，我的心在那一刻疼了一下。不是因为爱，是因为我看见了另一个在苦难里挣扎的人。但我依然清醒，清醒得自己都觉得可怕。我很明确地告诉他：我不会喜欢他，永远不会。不是因为他的过去，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，我就是知道，我对他没有那种感情。

他说大三还要再追我。我对着漫天黄沙苦笑："请不要许诺。我不需要你履行，也不希望你背着这个负担。"

那之后归于一种诡异的平静。他每晚发来一条哲理短信，试图隔空传递关怀。我一条也没回。雷达重新关闭，我继续投身于那些枯燥的公式里。我不知道，这场沙尘暴只是个序幕。

* * *

三月到四月之间，我活成了一个隐形人。

转专业的关键期，每天起得极早，深夜才回宿舍，整个人像长在了自习室里。一个人在那儿熬着的滋味不好受——想象着别人在逛街、在宿舍聊天，而我只能对着冷冰冰的桌面。开始，宿舍里没人知道我到底在忙什么，班里有意向的只有刘轶，但我跟他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，他成绩极好。加上接触极少，那种独自努力的滋味，真的有点凄凉。

有一天十点多回宿舍，莲莲一见我就说："灵凤，吓我一跳，你全脸刷着一层水泥灰。"

靖哥打趣的说："你这灰头土脸的模样，别说，简直就是刚从工地收工。"

我嘟着嘴："没办法，每天起早贪黑，能不一脸灰嘛。"拿镜子照了照，确实惨不忍睹。

李彦雯没抬头："行了，别在那儿'呜呜'地自我感动了。也就是转个专业，真把自己当苦情戏女主角了？"

我没有理会她。心想，你其实也可以不说话的。

当年的交大，每天六点多就得挣扎起床去占座。抢不到前排，《微积分》《大学物理》《电路》这种硬课，只要一走神，整个人就掉进了断层里，再也找不回来。

微积分已经够让人头大了，谁能想到《电路》居然还要用微积分来解电流的波动问题。那些电感和电容，在我眼里就像是一个个拒绝沟通的小迷宫，我只能在复杂的网路里横冲直撞，怎么也绕不出出口。

那时候我忙于跨专业补课，王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开始一直帮我占座。他是个极善解人意的生活委员，看我每天像个旋转不停的小陀螺，总默契地给我留个位置。我上课极困，掐大腿、撑眼皮都没用，经常在公式面前就睡过去了。我叮嘱他一定要叫醒我，叫不醒就用笔戳，但他有时也没办法——我睡得太死，他根本叫不醒。

2.单身情歌与奇怪的短信

我和孙伟的故事，大概就是在这段昏暗的日子里，隐约开始的。

追忆过往，我才依稀想起，在班级和学校的各种选举里，我曾不止一次默默填上那个名字。那时你明明只是个和我毫无交集的同学。

记忆里还藏着一个遥远的、模糊却发着光的初印象。

那时听说你要参加校文艺委员的选拔，我和靖哥便偷偷溜去了现场。我躲在人群里，从背后看你。

你开口唱《单身情歌》，嗓音穿透整个教室。我们班这个男生，不只长得好，原来唱歌也这么好听。心里有欣赏，有羡慕，还有一声细细的叹息。那一刻，你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人。

靖哥得意地说："这小孩真优秀，也是我们甘肃的。"靖哥之所以为靖哥，就是因为她说话时永远把自己当大人，其他人都是小孩。

"他，是甘肃的？"

"甘肃兰州的。"

兰州。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

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要赶去占自习室。

* * *

有一次《微积分》课我迟到了，只能猫着腰从后门溜进去。王硕帮我占的位置早被人填满，放眼望去，阶梯教室座无虚席。我像只迷路的小鹿从后往前搜寻，视线最后落在你旁边——那儿竟然有个空位。

天人交战了三秒，我屏住呼吸蹭过去，小声问："我……可以坐这里吗？"

你周身自带一种清冷的结界，那方圆半米内的空气好像都比别处低几度。那种把阶梯教室坐成自己书屋的气场，确实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。你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把书往里挪了挪，给我留出了位置。

因为坐得太靠后，黑板上的字在我眼里是一团模糊的像素。我正眯着眼歪着头盲猜题目，你却突然低声开口："你能抄到题吗？我看不太清。"

我愣了一下。你也看不清？那你天天坐后排干什么？

也许是某种鬼使神差，我神秘兮兮地使出了绝技——把手握成空心的拳头凑在眼前，当单筒望远镜用。透过那道细缝，模糊的字迹竟然真的聚了焦。

你看着我这副古灵精怪的样子，紧绷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被逗笑了。我得意地小声显摆："这是我的独门秘籍。其实……我也看不清。"

随后的半节课，你把书往我这边推了推，指着一道难题问我怎

么做。我心里哭了——你看我像会做的人吗？

但折服于你那种不容拒绝的沉静气场，我就是甘愿当起了你的小长工。绞尽脑汁做了半天，最后还得压低嗓门给你讲解。如今回想，当时的我大概已经有一点后知后觉的偏心了，否则，怎么会在你那种沉静的气场里，忙得心甘情愿。

还有一个场景，我后来想起来时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

那天微积分课间，我要回宿舍取东西，小跑着经过教室。你靠在椅背上，周围坐满了同学，大家有说有笑。不知为何，我一眼就看见了你，其他人居然都失焦了。当我路过，你的目光穿过那片喧嚣落在我身上，开口只说了一句："我等你。"那本是一句再寻常不过的话，可你的表情竟那样严肃认真，

就这三个字。那一瞬间，周围的声音好像远了。

我充满疑惑地看了你一眼，不敢多想，匆匆走了。

那时不过是一件奇怪的小事，唯有在后来翻找回忆的线索时，才明白那个普通的瞬间，被我偷偷记了下来。

* * *

还有一次，微积分课前，走廊里人挤人，你正站在我前面。我大声叫王硕："王硕！给我留个位置！"

你突然回头，眉头微皱，用手堵住耳朵："这么大声，吵死了。"

我抿着嘴低下头。被你这样嫌弃，竟让我失落得说不出话来。

坐定之后还在反复想，小声问王硕："我声音真的很大吗？"
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上完微积分回宿舍，手机里躺着一条你发来的短信：

兄弟们不是我盖的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是我刚听天气预报上说的……

发送时间，正好是第一节微积分下课。

我笑了笑，没有回复你。你真怪。

3.迟钝的"局外人"与你好奇怪

有一天靖哥回宿舍，进门就嚷嚷着说我要"犯桃花"了。我正忙着翻书，头也不抬回了一句："你瞎说什么呀。"

宿舍里的姐妹们都围了过来，非要我猜是谁。我一头雾水，试探着问："是我们班的吗？"

靖哥坏笑着点头，任凭我胡乱猜了好几个名字，她都摇头。

李彦雯接话："看来你读书把脑袋读傻了。不过你们还挺般配的。靖哥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没准儿灵凤心里正清高着呢。"

我没有理会她，问靖哥："谁啊，我真猜不出来。"

靖哥神秘兮兮地笑我："必须等你自己猜出来，否则没戏。"

我虽然茫然不知，也没当一回事。过了两天，莲莲忍不住先问我："你真的猜不出来吗？"

我无奈地回她："听你语气，好像全班都知道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似的。"

莲莲笑着说："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唯独你这个当事人置身事外。"

我感觉好荒谬。但你们又神秘又不说，我日常和任何男生都没什么交集——算了，不损失脑细胞在这上面了。

万万没想到，是原睿。这是什么乌龙剧情，我都要被气笑了。

人可以几乎没有任何交流，就直接喜欢上另一个人吗？我默默用双手接住了自己的下巴。未免也太随意了吧。

不过知道是他又如何呢。他根本不了解我，他喜欢我什么呀。面对原睿突如其来的喜欢我真是无奈。我暗自心想，最好他一直不要让我知道，我就可以一直置之不理。

* * *

那天我学得骨头都快散架了，推门回宿舍，凌翠萍刚走，屋子里还残留着她们聊天的余温，和一种说不清楚的兴奋感。

李彦雯坐在床沿，语气散漫，像在随口点评天气："哎，你们说孙伟是不是真的陷进去了？今天在自习室，正写着题呢，他突然像丢了魂似的念叨了一句：'翠萍啊，这学习要是能像你的名字一样一马平川就好了。'啧啧，那语气，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"

靖哥凑过来："你别说，咱们这个甘肃小孩眼光不错。"

莲莲一边洗脸一边搭腔："孙伟那种性格，喜欢的要么是凌翠萍这种明艳的，要么就是彦雯你这种的。你天天跟他同进同出，你最有发言权。"

李彦雯低头摆弄着手里的东西："他眼光挑剔得很。能入他眼的女生，哪个不是既漂亮又拔尖的。他在自习室跟我聊起那些女生，语气还是很暧昧的。依我看，他八成早就有情况了，只是没带到大家面前来罢了。"

她看我不搭话，问："灵凤，你觉得呢？你也是咱们院的，你说说他们般配不？"

我困得眼皮打架："我一个局外人，对孙伟和凌翠萍都不熟悉。要我看，才子佳人，确实挺般配的。你们比我熟，应该比我清楚。"

莲莲感叹道："才子佳人，说不定真有发展。"

"不行了，我好困，先不参与八卦了，晚安。"

我闭上眼睛，不再参与。

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八卦再精彩，也不能耽误我睡觉。

* * *

读书毕竟不是读小说，哪有那么容易。那段时间我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早出晚归，连平时的专业课都有些耽搁。学习压力萦绕在心间，我渐感到力不从心。

我经常去咨询师兄师姐们，了解转专业考试的信息、考试范围。转专业考不上怎么办——这个问题在心里反复横跳。一会儿担心，一会儿赌气想换个系算了。但那不过是口头的抱怨，心里其实很明确：我就是要换这个专业。那种为了一个目标全力以赴的感觉，其实很好。

在这些焦灼里，还要处理关春雷喜欢的事。

莲莲告诉我“灵凤，你知道关春雷一直在怨恨我，总用仇恨的眼神看着我吗？好像全是我的错似的，说是我夹在你和他之间，他要追你应该争取和我成为朋友的才对啊。”

莲莲的压迫感也传给了我。唯一庆幸的是和他不是一个班，不

用天天见面。

莲莲还是对我说："灵凤，如果你真的对关春雷有意思，请一定要自由地去做你想要做的。不用顾及我。"

我对她说："和你没关系。他不知道我是真心对他没感觉——不是他不好，是我对他就是没有那种感情，而且我很肯定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他的。他要把障碍说成是你，我觉得是他的错。"

* * *

春天一到，感情的事就像影子一样甩不掉。连一起上C语言课的通信系同学包辰曦，也发邮件到我新浪邮箱说喜欢我，喜欢我的阳光、天真和活泼开朗。

大家表白都这么随意。可是你们了解这个人吗？

我也很佩服大家的勇气，能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直接表白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任何一份真心。即便是短暂的、不切实际的喜欢，我也从那些追求者身上，悄悄学着爱的勇气。只是相较于他们，我才是那个更不会面对感情的人。

如今回头，我都不敢相信那时的自己是这样的迟钝。我把所有人都放在朋友的起跑线上，以为只要自己没有别的念头，一切就都不会变复杂。后来才知道，感情从来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

我如苦行僧般每天在东区自习室从早学到晚，我根本没时间去理会这一团乱麻般的感情。但是这些纷扰却给小小的我不少震动，让我感到如坠云雾。

* * *

我从来没想过什么校园恋爱。父母入学前叮嘱过我不要谈恋爱，虽然我很不认可这种管束，但我的大脑确实没有给爱情留过任何空间。也许是太忙了，也许是潜意识里的某种回避——只要我不承认，爱情就永远不会真正到来。

一个人闷头准备转专业，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一直在忙乱与盲目中跌撞，那种一个人埋头往前走的日子，裹着很深的寂寞。

我日常活动是对着自习室窗外的树枝发呆。北方的天空很高很远，淡得像一张空白的纸。我总觉得自己是飘零在树枝上那片冬天时还没掉落的叶子。

有时会想起新余那家肯德基楼下的麻辣店，热气升腾，和高中同学挤在一起吃串的那些傍晚。那种恍惚的幸福，是我对抗北京飘零感的唯一慰藉。这种孤寂一直驱散不走，所以我从没想过毕业要留在北京。

说来说去，不过是因为我是南方人。

* * *

日子慢慢往前，我们交集不多。我只知道班里有你这么一个同学，面容俊逸，身姿挺拔，冷酷里带点可爱的温柔，整日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

有一次，我一个人在寂静的自习室里对着晦涩的公式走神，脑

海中竟没由头地浮现出你的样子。在那层冷峻的结界里，我仿佛看到有无数细碎而轻盈的黑色飞羽，正无声地围绕在你身边。我对着虚空轻声念叨：“你啊，还真是一个暗黑王子。”想起你时，我心里很轻地笑了一下。

这是我偷偷给你取的外号，除了我无人知晓。

* * *

有次从主区回东区，刚上完《欧洲文化之旅》，收到你的短信：

同志们，谁在东区，有*A4*的纸没有啊？

你发的信息都好奇怪。我回你："我不在东区呢，你可以到复印室那里买到。"你问复印室在哪儿，我说可能解释不太清，你找下就知道了。

虽然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莫名地有点担心你找不到。我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回东区的步子。

等赶到东区，收到你的短信："我已经找到了，谢谢。"

我竟有些失落，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："其实我马上就要回来了。"

按完发送键，我愣在那里。我为什么非要向你解释一下呢？为什么要特意告诉你，我正在赶回来。

* * *

回到宿舍，见李彦雯在，才知道你要A4纸是开卷考试用的。

李彦雯是你的好朋友。她性子骄傲敏感，平日里对我也常有些尖锐。我不想无谓争执，因此对你们这些“王子公主”，一向敬而远之。

我脱口而出："孙伟好像没有A4纸。"

话刚出口，心里就觉得不对——你有没有A4纸，我凭什么知道。也许只是恰好问到我了吧。我平时遇到问题也是逮到谁都问的。

"他好像在东区呢。"我像个蹩脚的演员，努力维持着那道名为"陌生人"的防线。"如果你有A4纸，给他送点去吧，没有的话我这里还有。"

李彦雯说：“刘轶好像也没有A4纸，正好要去自习室，说不定孙伟也会在那里的，就一起带过去吧。”

刘轶、你，还有李彦雯，在我眼里原本都是和我绝缘的王子与公主。

原来李彦雯也不知道，难道这条信息真的是单独发给我的？

我对自己说：只是巧合。只是巧合。

4.磁滞回线的实验和我会想你的

我们的故事究竟从哪里开始的呢。

我踏着回忆的路往回走，才惊觉细节早已散落一地，只是那时的我像个盲人，视而不见。

那是一次物理实验。

我背着书包在实验楼里找做磁滞回线的地方，一进门，就撞见了你。那一刻你看见了我，一向酷酷的、不苟言笑的你，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藏不住笑意，我甚至想这不会是幻觉吧。你大概察觉到我看见你了，飞快地转过身背对着我。

我站在门口顿了一下。都是同班同学见面都不打个招呼嘛。我那天专门去看名单，只是为了偷偷确定你真的和我一个实验，名单上，我们的名字紧紧挨在一起。那时的我，没有意识到这个反常的举动，和这种隐晦的期待，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* * *

我们班一起做这个实验的还有小强和王吉松。先站在一起听老师讲原理和过程，再回座位做实验。实验的过程极其艰难，示波器上的图像怎么也调不出来，我向你张望寻求帮助，你却佯装嫌弃地把我"赶"回来。

我忙里忙外地四处求援。很奇怪，明明我想逃离这个班级，可

在这一刻，我竟然想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多停留一秒。

你的实验预习报告都没有写。好懒啊你，那时你总给我一种懒懒的、对什么都不太上心的印象。可结果，我这个到处求援的人反而最先调出了图像。

我没有走，心里总觉得并不想那么早离开。磨蹭着帮小强看，帮王吉松看，最后就剩下我们电气的几个。那天我似乎在等什么。作业成山，复习迫切，可我收拾书包的速度却慢得可疑。直到你们被老师批评完、签了字，我才先一步下楼。

* * *

走出实验室，日光暗淡，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。

一个人走着时，那些繁杂的琐事便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我塞上MP3 的耳机，试图短暂地逃离现实。

就在二楼拐角，我瞥见你也缓缓走下楼，目光好像一直追着我。我停下脚步，等了你一会儿。

你开口说："听王硕说你最近过得很不开心。今天看你做实验，好像不是。"

我自嘲地笑笑："人多的地方，我起码会表现得开心点。"

小强和王吉松随后赶到，对话就此中断。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，就抢先说了："我去三食堂吃饭，你们是不是去一食堂，再见了。"

说完，转身往三食堂走。

在门口道别时，你对我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我没读懂那个表情。

走到三食堂的路上，手机震动。

你要转专业吧，你转走后我会很想你的，真的。

这是第一个认真和我告别的人吗？我心里一动。我回道："不管我转没转走，我都会想你的，真的。"

我为什么要这样回。当时大概是想说，我会想全班所有同学的，你也在其中。明明可以说“大家以后常联系”，也可以说“我会想大家的”。可那一刻，我偏偏用了和你一样的句式。

发完以后，我自己也愣住了。

紧接着又来一条：

王硕说你最近很不开心，今天看你做实验，好像很开心，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想太多。

就是最后那句话。我心里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慰，这么多人里，好像只有你看见了我。

人前的我像向日葵，吵吵闹闹，迎着光长；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更像含羞草，风一吹，叶子就合上了。

你又是怎么知道的。

我惊奇地看了你发来的这几个字很久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你和身边其他同学都不一样。我心想，要是你是我的朋友就好了。更多的，我不敢奢求。

5.护士、导演与"黄瓜看绿豆"

变数出现在全班的思修课戏剧表演作业上。天天看着舒江为了剧本忙得脚不沾地，我也不觉得我会在这件事里有什么贡献。后来听说交给了文艺委员孙伟来筹划。

稿子定下来，却通知我说，我有一个护士的角色。我诧异地以为是搞错了。虽然担心影响转专业复习，自己也没有任何表演基础，但也许会很好玩——在离开电气前，为班级做点事情吧。

晚上拿到稿子，确实有两个护士。

李玲说她也演护士，我说："你演台词多的，我演少的哈。"

她说："你真粗心，台词多的那个是你，已经定了。"

我疑惑："怎么会，我不会演戏啊。"

"你仔细看——"那个护士的称呼写的是"刘护士"。看来不是我说了算的，人已经定好了。

看着"刘护士"那么多台词，我感叹，这演员选得也太不靠谱了。

* * *

早上八点的北京还带着一丝丝凉意。我们赶到操场门口，男生们已经在外面等了，我看到你们正看着匆匆赶来的我们笑。你站在

原睿和小强中间，穿着黑条白外套，刚剃过头不久，学校理发师的手艺名不虚传地不怎么样。

可你站在那里不说话，依然还是很有存在感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个好笑的剧本竟是你写的。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中心思想是什么。

不过我当时还是很兴奋的，毕竟第一次演戏。我们围在一起商量每个角色怎么表演，讨论累了坐在草地上，我和金晓还有你坐在一起。

我问你："剧本挺好笑的，但我真的不明白你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。"

你侧过头看我："你真的看不懂？"

我语塞了。心想自己的剧本不被人理解，肯定不好受。我试探着问："是说反对腐败的吗？"

你说："要怎么看都可以，不同的角度，会有不同的看法。"

说完就起身走了。

我想，这和没有主题有什么区别啊。

* * *

多年后我打开我的时光盒子，我再次小心翼翼地翻开那两页已经发黄的剧本、甚至脆弱得随时会烂掉的剧本时，才隐约读懂了里面藏着的才华，和那些当时没有说出口的话。

那时候，我们之间有断层般的理解力。

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年少时写的那个剧本。

* * *

第二天排练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演的是女主角。可是我总是表演不太到位，本来演技就是很有限的嘛。舒江过来耐心地和我讲解，我这才知道她是话剧团的，表演天赋极好。放着这样现成的人选不用，让我来演——太诡异了。

我萌生退意，我对你说："李舒江很会演，而且是话剧团的，你怎么忘了她呢？我演得不好，你让她演吧。"

你没有回答。只是用态度告诉我，这个决定毋庸置疑。

舒江赶紧圆场："我自己事情太多，真的没时间演。"

舒江总是情商在线。你当然也知道她的水平，但是你就是有你的坚持。现在想想，这份坚持多少有点“以权谋私、夹带私货”的嫌疑。

* * *

第二天还是在操场上，风很大。

你开始展现导演才华，帮吴昊纠正语气，帮大家设计动作。你本身就很擅长演戏，我看得出来。

最搞笑的是，为了教我怎么"撒娇"，你竟然亲自示范。那副扭扭捏捏撒娇的样子，既好笑又好看——俨然你才是那个夺人心魄的

美女。我的撒娇嘛，猛汉柔情，实在有点吓人。

我说："你来演院长得了。"

你推辞说你是导演，不能演。

* * *

演戏其实很有趣。我的南方口音太不准了，那句"王八看绿豆"，我每次都说成"黄瓜看绿豆"，把大家笑得直不起腰。后来你提起这个梗，还在笑话我。

操场上的风沙刮过脸颊，大家笑作一团，在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那些沉重的转专业压力、那些孤独的自习室夜晚，似乎都离我很远。

夜晚我们去东区一栋练习。练得差不多了，大家聊起转专业，我问大一转和大二转有什么区别，还有奖学金的事。看来转专业我心意已决。

* * *

很久之后，我无意间听李玲提起，大家问你为什么要选我演那个女护士，这对谁而言都很难理解。

你说："我们班女生本来就少，拿得出去的就这么一个。"

你可真是很会无差别的得罪女生们啊！

但那一刻，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了某种被确定的存在感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和别人不一样。

6.天佑会堂表演与那一杯单独的可乐

表演前一天要去走场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表演是怎么回事。

第二天九点在主区操场排练。我依然兴奋又紧张，一遍一遍排也不觉得累，只担心自己演不好。

我需要穿白色的衣服演护士，自己没有，前一天晚上向莲莲借了一件。

排练时，你对我说："你表演的衣服要给我看一下合不合适，外套拉链能拉下来点吗？"

我站在你面前，忽然有些不自在，低着头抿着嘴，觉得这种行为有点暧昧，只把拉链稍稍往下拉了一点。

莲莲走过来说："这样哪看得见？"

算了，抱着必死的心，我红着脸给你看里面穿的白色衣服。

你笑着看我："哪里像女护士，倒像个女领导。"

我哭笑不得。大家说衣服有点大，又顺势拿莲莲的身材开了几句玩笑。

* * *

休息时，你和李玲还有大家坐在操场的长凳上，听到你们在商量表演的一等奖是多少钱，说我们的戏很好。大家开始讨论怎么花

这笔钱。我站在旁边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"得到奖就可以了，我演得不好。"

声音很小，但我感觉你似乎听到了。后来想想，那一刻大概有点打击你的积极性。

* * *

去排练时在天佑会堂遇见你，顺道问你一句台词的语气到底应该是怎么样，我和舒江讨论了好久都没定论。

你觉得怎么都可以。

我们走的是天佑会堂楼道后面幽静的小路，平时几乎没有人走，绕过路障和梯子，我们靠的很近，并肩而行。如此近距离和你单独走在这幽静狭窄的路上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——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。而在这之前，我们更像陌生人。

* * *

中午大家决定回东区吃饭，女生们有说有笑地走着，有自行车的男生都骑车走了。

到马路拐角时，你骑车过来停在旁边，说："反正有座位，能带就带过去了。"

舒江推了我一把："灵凤，去坐吧，你长得那么瘦。"我脸上一热，哪里肯一个人甩下大家坐上你的后座，

便说："不用了，我们正聊着呢，一起走有伴。"

你没有再说什么，骑上车走了。

很多年后想起这一幕，我仍会觉得奇怪：你明明说“能带就带”，可那一刻，你其实根本没有等其他女同学回答。

* * *

第二天正式表演。

我问了你好几次："要是我忘了台词怎么办？"，"要是紧张怎么办？"

你拿我没辙，认真地看着我，安慰道："你真的紧张吗？没关系的。"

表演时，后台那个家伙一直不给我拿胸麦，直到快要上台了，他才把麦克风递过来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自己戴。”我手忙脚乱地戴好，几乎是冲上了台。

好在一切顺利，只是小强那句关键台词，因为麦克风质量太差，没有传出声音。我们全班都为这个打抱不平。

你一定也很气愤吧？那个后台实在太差劲了。

* * *

演完后，我把道具文件夹还给你，穿上外套走出天佑会堂。

我们几个参演的都在外面聊着表演，大家怎么说都是很乐观的，说着金晓、原睿他们演得有趣的地方，气氛很好。你从后面赶上来，走在我左边。我心里还因为没有达到演出效果而失落。剧本

是你写的，你应该才是最难过的那个。

你走在我身边，突然对我说："刚才那个人不给你戴麦克，当时我真想和他打一架。"

我有些惊讶。演出刚结束，大家还在讨论整出戏的效果，可你一开口，说的却是我戴麦克的事。其实也没有严重到要打架啦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便说："你真的很不错，能自己写剧本，而且剧本真的很好笑。"

我们一起走到了三食堂。

* * *

四人一桌打好饭，男生说邀请大家喝可乐庆祝一下。

你买好了可乐，却默默只端了一杯，绕了个弯，稳稳地放在我面前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我很诧异你的古怪行为，你打完这杯可乐，就什么都不理会地坐回了人群里。我偷偷往你那边看了一眼。你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

周围很热闹，大家说笑、吃饭、讨论表演。那杯可乐安静地放在我面前，气泡一点一点浮上来。

我心里又涌起那种熟悉的、说不清的奇怪感觉。

可那时的我，也只是觉得奇怪而已。

* * *

还有一个下午。

上完《欧洲文化之旅》，我一个人走在校园里，去送金晓的实验报告给杨卓。我一路从明湖到红果园宾馆，等了很久，看来只能回东校区的路上见了，就向世纪钟方向走去。

下午，细细的阳光从梧桐树叶间落下来，草坪上的喷泉水珠亮晶晶的。我沿着小石板样的路走着。一个人很是惬意很是陶醉的享受着这春日的阳光，我塞着MP3的耳机，独自听歌时，觉得独自听歌时可以从学习的和感情的压力中抽离。

我是个多思多虑的人，怎么解决关春雷的感情问题似乎没有头绪。他并不是不好，只是我给不了回应，又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那时我才隐约明白，被喜欢并不总是轻盈的事。对一个还不懂得处理感情的人来说，“被人惦记”让我觉得紧张。

正走着，你突然在我右边刹车。

"去东区？"

我点头。

你说："我刚起床——"你总是那么能睡——"我也去东区上自习，很远就看见你了。"

"很远？"我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你。

我走的那条路弯弯绕绕，哪里看得到"很远"。我怀疑你跟踪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

* * *

不管什么时候骑车，你都是推着车和我一起走。我们似乎永远不赶时间。

阳光细碎地落在我们身上，风也很温柔。

路上遇到杨卓，我把报告递过去，交代了几句。你静静站在一旁等着，明明可以先走，却没有走。

等我们说完，你继续讲你高中时做化学实验的趣事。好像在和一个老朋友说话，好像那是我本来就应该知道的事情。

日常的你，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我从来不会“自讨没趣”的主动找你搭话。可那天下午，你站在我身边，推着车慢慢走，语气松弛得不像平时。

我听着你讲那些事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。

像是坐在一条安静的河边，看水流过去。

* * *

到了去东区的那条窄巷，里面堵得一个人都难钻进去。不到五十米的巷道，我们待了二十分钟才脱困。

风吹过来，我觉得我的头发一定乱透了，我不自觉地在意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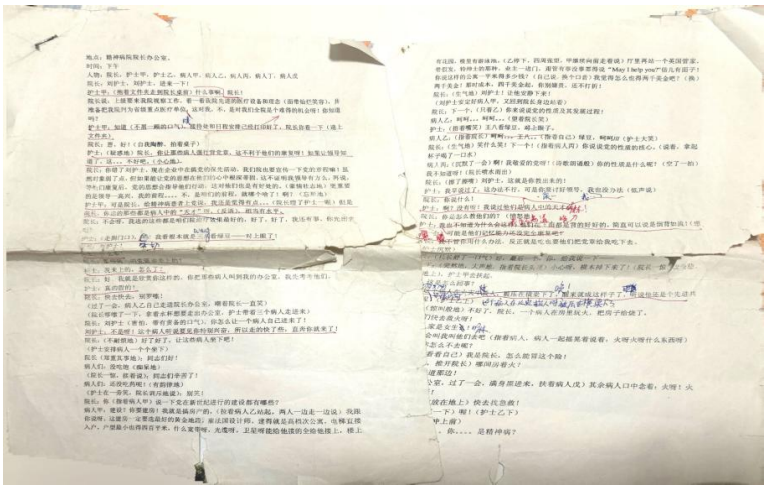
我先出来，在外面等你。你说让我先走，我还是等着，其实也就几分钟。

到了小卖部，你说要买本子，叫我先走，我才离开。

回去后我拉上莲莲去理发店。理完出来，莲莲说："我刚看见孙伟骑车回主校区了。"

我心里闪过一个很荒唐的念头：难道你刚才来东区，真的只是顺路吗？可如果只是顺路，为什么我一走，你也很快回去了？

我不解，又一次，孙伟，你好奇怪啊。



（你还记得20年前你写的这个剧本吗？）

7.校运会的风和一场密谋的表白

日子很快就到了运动会，转专业考试的日子也迫在眉睫。我还是报了几个项目。

我是学校权益部的，要负责协助标枪和铁饼比赛。这个权益部，简直是学校凑数社团之最。

社团招新那天，天气很好，我和金晓绕过人山人海的热门摊位，发现这个门庭冷落的摊位。社长推荐说："我们社团平时没什么事，一点不忙。"我和金晓都觉得找到了梦中情团，我和金晓对视一眼，毫不犹豫报名了。报完才发现，就我们两个成员。

报对了。

社长很懒，几乎不开会，也不布置工作。偶尔为了开会而开会，他就坐在桌子上，和我们这两只小虾米侃侃而谈。这竟成了加入这个社团的额外惊喜。

* * *

那天我穿了一件黄绿条纹的细针织毛线衣和牛仔裤，活力满满地去帮忙了。

早上收到你的短信：

我有事，可能会很晚才到，你可能开始见不到我了。

我很莫名。见不见面，为什么要特意和我说？难道按理说，我应该第一时间见到你？

我不记得怎么回的了，大概是"没关系，我也有事"之类的。

* * *

九点，我和金晓在照看铁饼和标枪。

关春雷不知怎么出现在我们这边的赛区，硬说太危险了要替我。我好说歹说才说服他，可他非要替我保管书包，他朋友蒋乔竹还在一边帮腔。你们别闹了好不好。再争下去太累了，我只好放下书包，自己去赛场插旗。

他还专门买了两瓶绿茶，我真是斗不过他，只好傻气直冒地提着沉甸甸的绿茶站在风里，导致我什么也做不了，看金晓忙前忙后。那种感觉很别扭。

终于结束了，我要回书包，死也不让他送，对不起了关关。

* * *

我们跑到主赛场，班里的4×100米还没开始。球门那儿堆满了衣服和书包，我一眼就看见了你的书包——你分明已经到了。

我心想：什么见不到啊，你比我来得还早。

凑过去看跑步，没想到旁边就是你。你好像也察觉到我在旁边，看了会儿，避嫌般就走开了。发短信时像是熟人，现在又理都不理，现在连个招呼都不打。好怪的人。

轮到我们的4×100米，我们简直是健步如飞。

接棒后，我觉得自己把阻挡前进的风都撕裂开了，从来没有跑那么快过。跑完那四百米，抬头看见你正在终点照顾我这一棒。

我看见你对我笑得很开心，说："快去休息一会儿吧。"

我乖乖地点了点头。我们居然是小组第一。

关春雷跑过来说："我在对面看见你跑了，真快！"

我很开心地说："是嘛，我也觉得刚才我跑得很快呢。"

* * *

那天全班真的很开心、很团结。绑腿跑时，你站在中间指挥。我看着你忙前忙后，忽然觉得，你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陌生了。

凌翠萍时不时来帮我们班加油，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你和她有发展。我也难免跟着起哄，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。我暗自推测你和她应该很般配，便赶紧叫她给你鼓劲。

我还挺认真地想：你肯定希望她来给你加油吧。我真是个大好人。

而我和大家一起给我们班加油，加油声真是淹没了一切，但我们还是第二，不过我们真的很开心，我们班上从来没有那么团结过。

跳大绳你本来在我前面，莲莲挤过来站到了我们中间。我看着你跳绳的样子——一下跳得老高，笨笨的，很好玩。我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总踩绳子。

那天阳光温暖，风很温柔，天很蓝。我第一次感受到集体的温馨。

莲莲对班长王吉松说："运动会后全班一起去玩吧。"他很快应允了。

当我满心期待去领奖品，却被告知玩具娃娃发完了。我在领奖处徘徊了好久不愿离开——连选粉色还是绿色都想好了，结果成了泡影。王硕陪我去找负责人，还是一样的结果。那种失落感，竟然盖过了得奖的喜悦。

* * *

午饭时间，原睿、修远和李玲在打篮球。你爱打篮球，却安静地在旁边看着，却没有参与。

我和王硕路过，李玲叫我等她一起走。我对王硕说先走，看见你的书包，就顺手把我的书包也放在旁边。

李玲她总是很有男孩气质，但是内心还是比较女孩，她要和男生比赛投篮，我也被扯进去了，结果男生投的没有她好呢，不过我显然没有运动细胞，一个没进。

中午大家簇拥着一起去三食堂。说是原睿请客，男生基本都是原睿宿舍的——我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了。

食堂选座位，我想把书包放在你对面，李玲说那里她要坐，我把书包留在那就好，把我硬推向原睿那边。我内心很抗拒，但也无力改变局势，我说要用自己的饭卡，她抢过去说是男生请的。

我站在那儿，像个傻瓜，不知所措。大家都在那忙活着，买饮料时我要了牛奶。我觉得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傻。我真想找个人来帮我可是没有啊，只能傻傻的等他们来安排我。

你坐在不远处的斜对面，可以看到我，我也可以看到你。在这场布局里，只有你疏离地看着这一切，没有参与其中。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很小的希望：要是你能把我从这里带走就好了。

我坐在原睿对面，只能低头把脸埋在碗里，什么也吃不下。那种众目睽睽下的"被安排"，让我近乎窒息。

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，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这边。我不经意地抬头，正撞见你的目光。

你好奇怪啊。

你的表情怎么会那么复杂，我说不清那里面是什么，也许是担忧，也许是无奈，也许只是我自己的错觉。

最后我剩了很多饭，端着盘子走到你那里取书包。你看了看我没吃完的饭，对我轻轻笑了笑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。然后，你站起来陪我一起去放餐盘。

后来很久，李玲才告诉我，她终于明白那天你为什么吃着饭还要摇头叹气、无故苦笑。原来那场密谋里，难受的人不只我一个。

在这场密谋里，你虽然近在咫尺，可你能够做什么呢。

* * *

回去路上，我委屈地问李玲："你为什么要帮原睿，你怎么可

以这样。"

她理直气壮地说："全班都知道原睿的心思，大家当然要帮他。"

她说得好像也有道理。站在她的位置，她能怎么办。

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无辜——全班都在狂欢，只有我在那场精心策划的助攻里，不知所措。

8.礼物、谎言与转专业前的疲惫

班级里我真正说得上话的朋友不多，王硕算一个。我们经常一起自习、上课、吃饭。

那天我和王硕刚吃完晚饭，走在路上，我手里还端着没喝完的可乐，一路聊着有趣的事情。

迎面遇见你。我们很陌生，但我还是礼貌地冲你点了个头。擦肩而过时，你突然"哎"了一声叫住我们。

我们回过头。你定定站在那儿，问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答案的问题："是……今天是开班会吗？"

王硕说是。我们转身继续走，继续聊刚才的话题。

那一刻，我什么都没想。

* * *

第二天，我和王硕在图书馆自习，备考物理期中。手机震动，是你发来的短信。

运动会上没领到奖品很扫兴，我想还是用班费买三个玩具，我这儿正好也有一个大的，可以给你。

我愣了一下。买奖品这种事，不是应该和生活委员王硕商量吗？

我顺口问王硕："孙伟说他自己有一个大娃娃，是真的吗？"

王硕说："是，挺大的。听说本来是给同学买的，后来没送成，就一直放着。"

本来要送给别人的礼物。我回你："那一定是对你很重要的东西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没有奖品也没关系的。"

你很快回复："一点都不重要。"

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一会儿，没有再回。

* * *

期中考临近，思修课也快结课了。我总是坐在你后面，和莲莲说笑，或者问允鹏转专业复习到哪里了。你总是戴着耳机睡觉。我说话声音那么大，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。

就是在那段日子里，我才开始隐约注意到你。

有一天回宿舍，李彦雯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："今天文艺部那几个女生又来找孙伟了。个个都很漂亮。他最近跟她们走得挺近的，说不定最后就喜欢上她们中的某一个。"

她转过头看我："灵凤，你觉得呢？"

我垂下眼帘："你问我，我哪里知道。他那样帅气优秀，身边有漂亮女生，不是很正常吗？"

"也是。"她轻笑一声。

莲莲在旁边搭话："我猜他最后肯定要找个惊艳全场的大美

女。"

靖哥撇撇嘴："那可不一定。彦雯，你成天跟他腻在一起，说不定人家心里的人就是你呢。"

我低着头收拾桌面，没有说话。反正，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。

* * *

不久后的某天，宿舍熄灯，只有月光从窗外照进来。李彦雯带着一种哭后的沙哑，在黑暗里开口：

"……我今天跟崔岩表白了。他说他一直把我当哥们儿。呵，真够讽刺的。"

靖哥："啊？崔岩拒绝你了？"

李彦雯："没事，我想开了。反倒是孙伟安慰了我好久。他那个人，平时冷冰冰的，安慰起人来倒真是一套一套的。他还说：'别哭，你一哭，搞得我都没心思看书了。'"

莲莲："孙伟还说这种话？看不出来啊。"

李彦雯："他陪着我，失恋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。他对我挺好的。"

我躺在黑暗里，默默听着。只觉得你们果然关系很好

* * *

那段时间，《大学物理》和《微积分》都快考试了，我忙得团

团转，几乎没有时间复习原本的课程，因为转专业考试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所以我每天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。

大家似乎都知道我要走了，对我格外照顾。李玲有一天对我说："你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吗？原睿、关春雷和王硕都跑来找我，说你最近太累了，让我替他们好好照顾你。"

我诧异地问："王硕也这么说？他没别的意思吧？"

那段时间，我是真的怕了。

怕别人喜欢我，怕自己回应不了，怕一不小心又欠下什么。我只是想安安静静考完试、转完专业，可那些突如其来的感情，总像一根根线，从四面八方缠过来。

李玲说："哪会呢，他就是纯粹关心你。"

我笑着说："我就知道！谁说大学里男女生没有纯友谊啊。"

说得很开心，是真心话。

那一刻，我是真的松了一口气。

李玲却突然低下声音："他们都要我来照顾你，却没有人来照顾我。其实，我现在也很需要别人照顾啊。"

我停下来，认真看了她一眼。

那一刻才意识到，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撑不住的时候。莲莲、靖哥、李玲，她们都有。只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埋头往前冲，忘了回头看一看。

好在五一假期快到了。等转专业考试结束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好

好玩了。

我很想念和莲莲一起在操场散步的时光。最近每次邀我我都说没时间。她总是考我北方话——"什么是'磕碜'？什么是'埋汰'？"看我答不上来，就大声笑话我。

靖哥也是。我怀念她爬到我床上彻夜长谈的那些夜晚。靖哥总是酷酷的，日常很喜欢纠正我的普通话，让我跟她念"胡斐，灰化肥会发黑，黑化肥会发挥"，看我念不出来就笑得前仰后合。

还记得她第一次见到我时，睁大眼睛说："这就是南方的女孩啊，皮肤好白好细腻啊。"

我愣了一下。那好像是我第一次被人这样夸。

我想说，这就是北方女孩啊，说话真的好有趣。

9.考场的"刺猬"与转专业考试

运动会上说好的聚会，终于有了着落——考完微积分那天晚上，我们相约去"绿草青青"桌游甜品店。

傍晚我在主区，去三食堂时正好遇见关春雷。他骑着自行车，顺路，就一起去食堂吃了饭。感觉我们两个快要处成兄弟了，我不管他追我这件事，他也不在乎我拒绝被追这件事情，咱们各论各的。

他还是每天都要给我发一条名人名言或者大学生必知哲理，我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他从哪儿弄来的，只能由着他——只要他能无痛失恋，我也愿意助他一臂之力。

* * *

等我赶到考场，《微积分》快要开始了。

李舒江大声叫住我："刚才和你一起吃饭的是谁啊？"

我差点晕倒，你也八卦？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大概在别人眼里，那个男生明显喜欢我，而我毫不避讳地和他一起吃饭，就成了"男女朋友"。可我早就表明过心意了，现在不过是在协助他好好失恋而已。

我说："我同学，顺路吃个饭，没什么，你别瞎想。"

李舒江对我挤眉弄眼："是不是那个啊……"我知道她在问是不

是关春雷。

我瞥见李彦雯正用一种说不清楚的目光盯着我，审视，又有点复杂。在那样的场合被大声起哄，简直像是在众目睽睽下被贴上了某种标签，简直跳进黄河也说不清。

算了……解释不清就不解释了，反正你们都不会信我，误会就误会吧，反正我也无所谓。

* * *

我真是迟到大王啊，等我到教室，教室里几乎没有空位了。

我很早就看见你旁边有个空位，可你平日里总带着一点拒人于外的冷淡，即便是同班同学，我也实在不敢贸然坐过去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后找别的座位。本想坐最后那个，一落座才发现椅子是坏的，只能硬着头皮回到你身边。

这可真不是男女主住酒店最后一间房间的戏码，天知道，《微积分》的课从来座无虚席，多坏掉一把椅子，来晚了都可能站着听课。

而你身边这个靠走廊的位置，不知道你用怎样的气场守住的。我想来来往往觊觎这个座位的人肯定不少，都被你打发走了吧。

你低着头，周身散发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——真像个大大的刺猬，仿佛在空气里无声地写着：请勿靠近。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："我……可不可以坐这里？"

你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只好怀着忐忑径直坐下了，考试马上就要

开始，我总不能站着考试。

现在想想，当时要是我最后没有坐过去，你会不会用眼神再杀死我一遍。

* * *

考题很难。我时不时侧头瞄你，边考边想："可怕的微积分啊，简直天书啊也太难了。"但你始终很镇定，总是一副表情——没有任何表情。

* * *

考完，我们去了"绿草青青"。

路上李舒江问我白天是怎么回事，她说："我当时和孙伟、原睿在一起吃饭，看见你了，大声叫你，你竟然什么都没听到，只顾着和关春雷说话。"

她们还对原睿开玩笑："难怪她不要你，人家才是一对呢，一起吃饭，怎么叫都听不见。"但我知道，原睿对我的那点心思应该已经缓和地结束了。真羡慕他能这么快无痛失恋。

你们这是要杀人诛心啊，我只能对李舒江说："怎么可以在考试前说这些呢，被别人听到了多不好。"

可不知为什么，我那一刻真正介意的，并不是别人怎么误会我和关春雷。我心里真正担心是："孙伟也在那张饭桌上，你听到了这些，会怎么想？"

今天考场里你冷若冰霜，会不会和这个有关？
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但是似乎这样解释自然又合情合理。我告诉自己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啊。

不过，就算不是亲眼见到，你大概也能从李彦雯那里听到不少。这时，我才开始担心，那些关于关春雷的话传到你耳朵里，估计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

这个误会，我没有办法再解释了。

* * *

到了"绿草青青"，我环顾四周，却没看见孙伟你。直到我们女生十一点准备回宿舍，你才刚进来。我们擦肩而过，谁都没有开口打招呼，那一瞬间的空气比考场还要凝固，我很诧异，怎么又变成了陌生同学了。

* * *

第二天我回东区，你从我身后走出来，说正好看见我了。

又这么正好。

你问："昨天你们玩什么了？"

我说："玩一只青蛙跳下水，扑通！两只青蛙跳下水，扑通扑通！说错了要唱歌。"

你肯定觉得我们很傻。

我们两个都被这股傻气逗笑了。昨天考场里那层冰，就这么化了。

我问："你昨晚为什么没来？"

你说："我去人大的一个同学那儿了。"

那么晚了还去走亲访友。哼。

* * *

转专业考试那天很快就到了。

中午我按时起床，看了下表，还有二十分钟，就很悠闲地收拾了一会儿。可是女生的"一会儿"从来不是真实的时间，等我再看表，只剩十分钟了。

路上还要跑十多分钟，一路跑一路暗叹："迟到大王啊，今天这种考试你也能迟到啊。"

我一路狂奔，但是龟速。后悔体能没有早点练起来。赶到考场时大家都已经在动笔了。我找了个空位坐下，汗水浸透了衣服，不停地喘着气。那天北京的春天闷热得反常，教室里弥漫着陈旧试卷的味道和所有人局促的呼吸声，像盛夏提前降临。

缓了一会儿，开始答题。我会做的都做了，有四个大题没把握，但尽力了也就知足了。

考试结束的那一刻，压在身上的重负突然卸下来了。

我走出考场，惬意地伸了个懒腰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夕阳把校园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终于不用再对着那些枯燥的数学书了——连

空气里的微尘，好像都变得轻盈了。

10.北戴河的"河"，与九州的梦

有天我和莲莲聊起朋友，说到王硕，她问："你真的相信王硕对你只是普通朋友？他所做的一切……"

我气愤地打断她："不许你这样怀疑我的朋友。怎么可以把什么都说成那种关系，太浅薄了。"

我们没有说下去。莲莲对我直摇头，我嘟着嘴叫她不要多想。

关于王硕，我一直没有正面写过他。

后来，在西单那个下午，关春雷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，那时我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。

其实我并非全然不知道。关春雷、郭旭刚的心意摆在明处，而王硕的心意更沉默，也更难处理。可偏偏对王硕，我没有办法用对关春雷那种干净利落的方式说"不行"。因为他从未开口，从未给我一个可以拒绝的机会，只是默默地在我身边，做他能做的一切。

这份沉默的心意，比任何表白都更难处置。对王硕，我始终有一份愧疚。

* * *

转专业考完，日子一下子轻快了起来。五一假期就要到了。

有天白晓莹来找我，我不在宿舍，后来遇到她，她说："左峰

要我通知你，五月八号去中心报告厅开会。"

我随口问："是关于什么的会？"

她漫不经心地答："好像是开学体检的事，说是有个指标有点小问题。不过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"

我听完，也没往心里去。

* * *

有一天，我正百无聊赖地听《管理心理学》的课，手里捧着《九州》消遣。收到你的短信，问我在做什么。

我如实说："在上课，但我在看《九州》。课程很无聊。"

我心里悄悄猜测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无聊，才找我这个"书虫"打发时间。

你回道："《九州》很好看，不知道你喜欢哪种？如果是美女英雄类的，我推荐你看《缥缈录》和《美人如玉剑如虹》。"

原来你也看《九州》，不过，我大约只是客套地应了句"好好好，有空一定去看"。

接着你又发来一条："我要去北戴河了，有什么想让我带给你的吗？"

你为我带东西？我不解，只能礼貌地拒绝："应该没什么需要的，谢谢你啦。"

* * *

那一刻，我贫瘠的地理知识闹了个天大的笑话。

这件事除了我弟弟，恐怕没人会信——我弟弟一向告诫我出门在外少提地理，说我会丢人的。我当时满脑子想的竟然是：孙伟竟然要专程去看一条河。

回到宿舍，我忍不住问金晓："晓，你知道北戴河吗？"

金晓一脸诧异："那是很知名的景点啊，虽然叫'河'，其实是海。"

我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那是一片海。

李彦雯抬起头插了一句："北戴河是海吗？我一直也以为是河。好像孙伟也要去那？我要他给我带点东西回来。"

你的事情她总是这么了解。

我愣了一下，没有接话。

* * *

五一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安排。王硕的姐姐结婚，我们都盼着他带喜糖回来——后来他真的带了个超级巨无霸喜糖。

那时，靖哥总爱神神叨叨地给人“算命”。她说我五月不宜远行，会遭逢一场“红心劫”。我笑她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

在一片嘈杂里，我忽然想起自己一直渴望的那种海边石头。姨妈在深圳，每次带回来的都是海边售卖的贝壳，从不带石头。

我想，既然你要去，顺便托你带几块应该不难。

我捏着手机，心绪忐忑。于我，你仍然像很远的人，我自然不愿麻烦你。

我反复斟酌措辞，终于发出了那条信息："原来北戴河是海呀？那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带几块海边的石头？"

发完，就陷入了漫长的等待。

第二部 你看见了我

11.西单与一场名为"慈悲"的残忍

关春雷说他有快过期的西单图书大厦购书券，希望我帮忙一起用。因为上次和他一起吃饭已经造成误会，我不想再和他走太近，便客气而疏离地拒绝了，告诉他这不合适，让他找别人。

我知道这样的冷漠会让他伤心。可我也隐约知道，如果我给了他一点希望，事情只会更糟。

他退而求其次，只求五一长假里换取我一天的陪伴。

那一刻，我审视着自己冰冷的措辞，竟也生出一丝不忍，那些拒绝的话，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不忍心。

我求助莲莲，她无奈地笑我："你以为关春雷不了解你吗？他对你是真的，真的陷进去了。他每次见我都带着恨意，甚至发信息控诉是我毁了他一生的幸福。你说，你要我怎么办？"

我苦涩地说："莲莲，你我都很清楚，我绝不会喜欢上他，再拖下去对他真的不好，可我下不了手，那些话太残忍了。"

莲莲叹了口气："这是你自己的事。我想你还是陪他一天吧，一天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注定要那么痛苦，也挺可怜的。"

好吧。我答应了。

我特意把五一第一天给了他，仿佛那是一项必须尽快完成的沉重课业，好让余下的假期不再受此牵累。

拒绝一个不爱的人，已经足够艰难；而面对真正心动的人，所有选择只会更难。

* * *

我没有让关春雷来接我，约好九点在西单图书大厦门口。

九点零一分，他气喘吁吁地冲到我面前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他局促地解释："下楼才发现公交站拆了，怕你等急，跑了两站地过来，总算没迟到。"

看着他满脸的汗水，我心底泛起一阵无力的酸楚。

我想起他曾说肺部动过手术，极易受损。交谈间才知道，他为了赴这一日的约，推掉了全家人去郊区出游的计划。

我低声说："你可以事先和我商量的，没必要这样……"

他苦涩地摇头："怎么可以呢？是我求你。我是在被动的，我有理由说不吗？"

我心痛了一下。我多希望自己能在那一刻喜欢上他，终结这份无谓的消耗。可理智很清楚——我连"喜欢"的可能性都从未有过。

每说出一句伤人的话，我自己也不好受。那些因我而起的亏欠，我只能躲在被子里无声地哭。我恨透了自己的懦弱，更恨透了这种刺伤别人、也刺伤自己的死局。

我从不是慈悲泛滥的人。我只是希望回到平等的位置，不愿高高在上地主宰谁的快乐。

* * *

我们在书城消磨了一整天。翻阅花卉丛书，讨论各自喜欢的书，看起来像极了很好的朋友。中午我坚持AA制，因为我和他之间不会有"我们"，更没有所谓的"以后"。

闲聊间，他始终绕不开那个话题。

他说本来想等大三更优秀了再追我，可他等不了，因为我身边的"危险"太多。

我问："你是说……"

他说："原睿，还有王硕。"

我说："你怎么知道原睿的？原睿倒没什么，听说他现在喜欢别人了。至于王硕，你不能乱说，他只是我的好朋友。大家都说大学男女没有纯友谊，可我和王硕就是证明了那是错的。"

关春雷看着我："原睿是我老乡，他聊到你时我就感觉到了。王硕，你真的相信他对你只是友谊吗？"

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愕。为什么关春雷、李玲、莲莲，他们给出的结论竟如此一致？

我屏住呼吸，在心底祈祷：千万不要是真的。

可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，便已不由自主地往心里攀爬。

对我而言，友谊与爱情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。那种“最好的朋友突然爱上你”的戏码，简直带有一种精神上的背叛感。我之所以能坦然接受王硕的付出，是因为我也回馈以等价的、纯粹的友

谊。如果这份基石竟然也是爱情的假象，那简直如同行至湖心却突遭翻船。

有些人，只要想到与他牵手，每一个毛孔都会生出排斥感；而有些人，仅仅是看他一眼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亲近、再亲近。

* * *

我曾惶恐地向各方讨教出路，李玲提议："或许收他做个弟弟，也许是个办法。"事实证明，这并不是个好主意，喜欢你的男生想把你护在羽翼之下，怎会接受这种拒绝的借口。

我试探着对关春雷说："要不，你做我的弟弟得了？"

他低着头没有说话，沉默如死寂。再抬头时，我撞见了一双通红的眼，他声音沙哑而决绝："不可能。"

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温水煮青蛙只会让他陷得更深。我下定决心，这次要说清楚。

我说了太多、太重、太过分的话，不断重复着"我永远不可能喜欢你""我们不合适"。我已不忍回想我说了什么，我都能感应到他心底传来的阵阵钝痛，我的心也跟着一起痛了起来。

他红着眼眶，微微垂首，任由泪水无声地坠落。那一刻，我恨不得连同那个残忍的自己也一并杀掉。

我怎么能说第二次呢。我说对不起，只要他不放弃，我便会一直这样决绝地推开他。因为我太了解自己的心意——不会喜欢，就是不会喜欢。

薄暮冥冥，分别在即。他说奶奶一定等他很久了。我问他该如何交代这一日的去向，

他说："我会告诉她，我去追女朋友了。"

我满心无力。

而我已经不知道，还能怎样让他明白。

12.北戴河的石头与那条"像我"的鱼

五一的日程被我排得满满当当。处理完关于关春雷的那些沉重情绪后，我彻底把自己投进了节日的欢愉里。我和老乡叶长青约好下午去北海，中午陪着莲莲忙前忙后了一阵，便匆匆出了门。

此时手机电量已在告急的边缘挣扎。

收到你的短信："在干嘛呢？"

我反问："你什么时候回来？"

你回道："五月四号左右。我回来后，可以去找你吗？"
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答应或是拒绝，似乎都找不到一个绝对的理由。可眼看手机即将黑屏，我只好赶在关机前回复："当然可以呀。"

带着一点雀跃，一点顺其自然。

* * *

北海边，微风拂柳，落日将余晖细碎地洒在湖面上。我与长青并肩坐在长凳上，听着熟悉的乡音，享受着那份久违的安详。那天虽未泛舟湖上，也很开心。

假期步入尾声，转专业笔试的消息终于尘埃落定——我通过了，刘轶也是。只等着面试了。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

* * *

你后来发信息，说带回了贝壳："这应该就是大海的石头了吧。"

我忍俊不禁，却又有些小小的失落。你和姨妈一样，没能读懂我对石头的偏执。我回了句："也许吧。"

我之所以迷恋石头，是因为相对于瞬息万变的人类，它近乎永恒。那时的我还说不清，只是隐隐期待着，有什么东西能像石头一样，不轻易改变。

* * *

五一假期的尾声，我们如约见面了。

晚自习后，你发来信息。我们漫步绕着东区走，月光如水。那时我并不知道，这条路会成为我们未来走过次数最多的轨迹。只觉得那一圈路好短，短到装不下那晚的月色。

在旁人眼里，我们或许只是两个陌生的同学。可那晚并肩走着，我却觉得周遭的空气都变得温柔。

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明明谈不上熟悉，却又不像陌生。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，只是一直没有这样好好说过话。我们在二栋后的长凳坐下，教学楼的灯影在树丛间影影绰绰。

你讲起北戴河的见闻，拿出了买来的贝壳。我对流水线上的旅游纪念品其实并不在意，却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希望得到你亲手捡的东西。我怎么好开口说，比起这些，我更想要的是你俯身捡

起的那块石头。

你说其中一个贝壳是给李彦雯的。

然后你拿出了一个玩具鱼，递给我，说："运动会你没得到奖品，我看你那么喜欢，就买来送你了，这条鱼很像你呢。"

那条鱼脸很长，我笑着调侃："明明长得像你才对！虽然我是双鱼座的。"

你指着鱼身上黄绿相间的条纹，说这颜色和我运动会那天穿的衣服一模一样。

我低头一看，还真是。

也不知道你怎么寻得这样一条小鱼。我们都笑了。我把它抱在怀里，没有拒绝，说了谢谢。

* * *

接着，你从裤兜里摸索了很久，掏出一把细碎的石头和残缺的贝壳。你有些惋惜地说，本来捡到了一块极圆润的石头，却被你爸爸当成玻璃碎片扔了。你像个孩子一样展示那些石头，我笑着听你讲述捡到它们的经过。

我很开心你为我捡了石头。是你亲手捡的。我觉得这比那条鱼、比那枚贝壳，都更有意义。

这些石头，后来陪我走过了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随我南下广州。十几年里，我一直留着它们，直到去年一次搬家，意外散失。

那一刻，我心疼了好久。

你留给我的东西本来就少。

* * *

那天晚上你讲了很多很多，恨不能将你整个家庭、整个家族的发展史都讲给我听。从你奶奶和爷爷讲起，讲到家族的来历，讲到家族与皇室的渊源，家人多么疼爱你，更讲到了你那位爱唠叨却也爱流泪的妈妈。我只记得大概，却记得那一刻你脸上的神情。听着你对母亲那种“又烦又爱”的埋怨——那是你心底最柔软、最孩子气的角落。

很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那晚你其实把我带到了你心里很柔软的地方。

* * *

你说你脖子上戴着一个很古老的传家玉石佛头，是不能见光的，说佛有点灵。说起信仰，我说自己小时候常和外婆去教堂听故事，虽然我也不算真的信。

昏暗的树影下，我轻声问："那我可以摸一下吗？"

你大方地应允。

我们站得极近，气息相触。指尖触碰到玉石的那一秒，我感受到了你的体温。那种微温的触感顺着指尖传遍全身，我的心跳快了一拍。

我却不敢动，也不敢看你。

夜色像忽然安静下来。

* * *

夜太深了，离别在即。你托我把那只贝壳转交给李彦雯。

我下意识推辞——我和她一直合不来，由我转交实在尴尬。我说："既然是送给她的，你自己去把贝壳给她吧。"

你给了一个"没空"的理由。我终究心软应下了。

* * *

我们在宿舍楼前挥手作别。我紧紧抱着那条鱼，轻声说了谢谢。

目送你走远后，我开始发愁——要是室友看见我怀里多了个玩偶，准得审贼似地盘问个没完。还好它塞进书包正好。

李彦雯回寝后，我把那只大一点的贝壳递给她，支支吾吾地说："那个……刚才偶尔碰见孙伟了，他顺路托我把这个带给你。"

她接过去看了一眼，皱起眉头："这什么东西，这么难看。"说完随手扔到了一边，满脸嫌恶。

我看着那枚贝壳落在床上，心里替它疼了一下，小声说："我也有一只，没你的大也没你的好看，你要是真不喜欢，我跟你换？"

她没有理我，我也就没再理会。

我低下头翻书，心里腹诽：孙伟，这就是你不亲自送的后果。

等她不注意，我悄悄把自己那枚贝壳拿出来，放在书架上。

真漂亮。

那条鱼，我藏进了衣柜最里面。

* * *

知道我见你之后，得出了一个荒唐得让我想叹气的结论么？我在日记里面写道：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孙伟对我怪怪的，都是因为他把我当作好朋友。我们就像朋友一样说着话，是一种很珍贵的友谊。

一条鱼，一把石头，一个很长很长的夜晚，我都能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归进“友谊”里。

这样，世界就安全了。

13.白色夹克少年和毛主席像下

思修课划了考试重点，你后来发信息来："能把你的思修书借我看看重点吗？"

我答应了，说明天下午在主校区，到时候给你。

可话说出口，一团疑云挥之不去。你怎么会问我借呢。刘轶和你一起上课，还住同一个宿舍，放着刘轶这个学霸不借，偏要跨越校区来找我？

这太反常了。反常到连我这种迟钝大师，都无法再用"友谊"来强行解释。

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第一次不得不直面你的动机：孙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做的事总是让我无法理解，又让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？

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，像闪电劈开了我荒芜的大脑：难道，你是因为喜欢我？

我第一次隐约觉察到你的心意，竟不是在你送我礼物的时候。是在这时候！你问我借思修书的时候。

* * *

那天下午天空很昏黄，和我的心情一样。

我们说好在世纪钟那里见面。其实那天正好是五月八号，我要去开那个体检的会，但我全然未将它放在心上。

我的心情很复杂，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你对我的感情，我很害怕、很慌张，于我，你不同旁人，我们之间某种微妙的平衡，眼看就要倾斜了。

天空因为沙尘天气而变成了记忆里的一抹泛黄，多年以后，我再想起这一天，首先看见的，仍是那种昏黄的天色。

我坐在毛主席像左手边的扶栏上等你。后来，那里成了我思念你时常去的地方，很多个清晨和傍晚，我都曾坐在那里，等一个不会再出现的人。

那天等了你一会儿，收到你发来的信息："我已经到了。"

我站起来环顾四周，看见你穿着白色夹克，从世纪钟后面缓缓走来，推着自行车。我竟觉得很恍惚，你站得很随意，戴着眼镜，淡笑安然。在那片泛黄的底色里，你像一道驱散雾霾的光。

你说你是皇族后裔，我深信不疑。

* * *

现在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那幅画面：

一个穿粉色小马夹的女孩，低着头，手里抱着书，一步步走向你。你推着自行车站在不远处，看着她。我看见那女孩走到你面前才敢抬起脸，把书交给你，她对你轻轻地笑了一下。

有点腼腆，眼睛却是亮的。

她那时还没有意识到，这幅画面会永远的定格在她心里。

* * *

你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东区。

我说不能和你走。

你眼睛里似乎有一瞬的失落。你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笑着问："有事？"

我抿着嘴点了点头，没有和你解释。你骑上车走了。

我那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——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* * *

我一个人失落的走在路上，走过明湖。

你曾说你很喜欢槐花和茉莉。我沿着湖边走，去找你说的槐树。看见一棵很高大的树，牌子上写着"槐树"，我抚着它站了一会儿。细细的白色花朵落了满地，安静平实，确实有它的可爱之处。想你时，我也会去看看这颗槐树，和它述说我内心的苦痛。

多年后，只要看见槐花，我仍会想起你。幸好后来我定居广州，广州没有槐花，否则我不知道要有多少失魂落魄的时刻。

你说你也很喜欢茉莉，很安静，很高洁。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看过茉莉。

* * *

后来我去SD106上自习，给你发信息说："我本来想要你今天领我去看槐花的。"

你回复："我以为你不愿和我走。原来你是想看槐花，为什么不说？你在哪？我去找你。"

"我在上自习。"

"你不想说就算了，反正我也要回来吃饭的。"

每次你给我一个理由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前迈一步。

我告诉你："我在SD106。"

你说："你等着我。"

"嗯，我等你。"

14.SD106 的酸奶，与五月八号的判决

你很快就到了，真的很快。

我看见你走入SD106门口，一步一步朝我走来，时光那样缓慢。你挨着我坐下，摊开《微积分》，指着一道题问我。那是宿舍姐妹们讨论了许久都未有定论的难题。可那一刻，我的心弦早已被拨乱，满脑子乱麻，根本无暇思考任何算式，只能嗫嚅着说不会。

我转过头，撞见你趴在桌上看我。

不是偷看，是那种坦然的、毫不掩饰的凝视——你似乎下定某种决心，你好像不打算再像从前那样遮掩了。

我在你眼中读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东西，坦然、炽热，几乎让我无处可逃。我慌忙垂下眼睫，心跳乱了半拍。等我再抬起头，你已经坐正了，若无其事地翻着书页。

* * *

"孙伟也许喜欢我"——这个念头一旦坐实，巨大的慌乱便排山倒海而来。

我一直觉得你是云端的王子，而我不过是阴影里的一簇苔藓。

即便是在最荒诞的小说里，我也从不敢为自己编排这样一个男主来喜欢我。但你是真实存在的。你将冷峻与温柔揉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
现实比小说更疯狂。

你像一颗引力巨大的星球，而我似一条静静流淌的河。你一靠近，整条河都开始颤抖。想到这里，我几乎要落下泪来。我怕极了，也乱极了。

我要如何处理这份突如其来的、足以毁灭我世界秩序的关系？我们之间横亘着深不可测的鸿沟，你难道看不见吗？

你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轻声问："你是怎么了，看上去不对劲。"

我摇了摇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难道要说："因为我觉得你喜欢我了，所以我无法自处？我不安，因为我对你的感情也已经不一样了，我却被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怎么办吗？"

你无声无息的来到我的世界，意识到你可能喜欢我的时候，我已经脑力过载了。我只是盯着《微积分》，脑子里一个字都没有进去。

* * *

你说出去一下，我点头。你回来时拿了几盒磁带，还有两瓶酸奶，说你爱喝酸奶，说给我买的。

我自己取下吸管准备插好，你却很自然地把你已经插好的那瓶递到我手里。

就是这样一个有点暧昧的动作。微小，亲昵，理所当然。

我心里一震。那一刹那，感觉我们之间跨越了某种界限。

你的目光始终落在我身上，认真得让我无处遁形。我偶尔壮起胆子回看你，撞见的依然是那种肆无忌惮却深不见底的专注。我只能仓促地垂下眼睫。

明明才刚刚靠近，可那一刻，我却觉得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。

* * *

你今天除了望着我，什么也没做。我翻涌的血液让我也无法假装在自习。我低声提议："我们出去走走吧。"

绕过思东楼，我随口聊起儿时淘气爬树的趣事。

你突然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我："那，我们一起爬树，怎么样？"

我被这荒唐的念头逗乐了，笑话你："现在长大了，变得很淑女了，哪里还爬得动。"

你却一脸严肃地说："我们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偷偷地爬。"

你居然是认真的。怎么会有这样古怪又可爱的想法？平时那个冷峻的你，在这一刻傻得像个孩子。

* * *

望着明湖旁那些高大的槐树，我惊叹道："原来这些也都是槐树呀。"我顺手把没喝完的牛奶递给你："帮我拿一下，我戴下眼镜。"

我仰起头，看着那些细密的槐花在风里飘。

你说你们那里有很多槐树，花还可以吃。后来我从靖哥那里也得知，甘肃确实有很多，槐花可以吃，榆钱也可以吃。作为一个南方人，我大为震惊。那是我从未触碰过的、属于你的故乡底色。

* * *

我们去三食堂吃晚饭，我没吃完。你在我身边，我满脑子却都是你。

你说我不对劲，我没有回答。

出食堂时，你轻声说："今天骑车去东校区时，我想了很多。"

我没有问你想了什么。你也没有说。

我仰头望向那片昏黄的天空，喃喃道："这样的天气，注定是用来回忆的，让人想到很久很久以前。"

* * *

我说我要去开关于体检的会，你也该去上课了。路上我们并肩走着，你脱下那件白色夹克，随手拎在手里。

趁你不注意，我才敢偷偷看你。我觉得你真的太好看了，无论穿什么都好看。

不是刻意的好看，只是很随意地走在我身边，连拎着外套的样子，都让我心神不宁。

你大概以为，我今天的不安，是因为那个关于体检的会。其实我压根没有在意过那个会。

偏偏在这一天，我把书给了你。

偏偏在这一天，我后知后觉地看见了你的深情。

也偏偏在这一天，我迎来了生命中的变数。

15.脆弱的防线，与那些莫名的排比句

我毫无准备地走进中心报告厅。

PPT上那个词——肺结核。

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病，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说过。医生讲了很多关于肺结核的知识，我一点也没有听懂，满心的害怕，默默的坐在那三百多个同学里，侧过头小声问旁边的人："是不是……我们得了肺结核？"

我们签了单子，说接受进一步检查，抽血，吃药。说我们只是高危人群，概率很大，但不一定真的得病。

讲座结束得很快。

回到宿舍，室友们还没回来。我一个人躲在床上，对未来和感情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恐惧。

我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你送给我的那条鱼，抱在怀里。

然后拿起手机，给你发了一条短信——告诉你我可能会得病。

我当时想：如果我真的得了肺结核，你大概就不敢靠近我了吧。本来我就没敢奢望你喜欢我，更不敢奢望你喜欢一个生病的我。

你问我是不是今天就是因为这个那么地担心，担心以后没有人会理我了，你回复说："不用担心，就算别人都不理你，我依然会

理你的。"

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。

屏幕上的字像穿越了什么，紧紧抱住了快要坠落的我。

我也很惊讶你居然知道这种病，还知道它是有传染性的，我是那天才知道的，你懂的好多呀。

我知道你在上课。我知道不该打扰你。但那天我真的害怕，是那种面对从未见过的事情时的茫然和无助。

我想奔向你。

那一刻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，竟然是你。

* * *

我们之后很少见面，你从我世界消失不见再正常不过了。那就谢谢你这位“陌生同学”的关心，再见了。

后来我和李玲一起走，我提到你也给了我一些关心。

我说："我们不会再联系了。因为我可能会得肺结核，我告诉孙伟了——本来我们就不是很熟，也只是普通同学的关心，所以没有什么的。"

李玲说："你还是去和孙伟解释一下吧。"

我给自己打了 N 个问号，我不懂为什么要解释，怎么解释？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有什么立场去解释呢。

* * *

过了几天，你上晚自习时发信息叫我出来。

你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是开学时检查 PPD 呈强阳性，你问了很多，我却答不上来——那些医学术语我自己都没搞清楚。

你说，我该多关心一下自己。

不知怎的，我心头一酸。这段时间的惶恐和担忧似乎找到了出口。难道是我不关心自己吗？难道这是我能决定的吗？我像受了委屈一样说："我不要你管。"

话说出口的那一秒，我看见你侧过头去，下颌绷紧，咬着牙关，在用力克制着什么。显然，你被我这句话伤到了。

但你还是克制了。你回过头，语气平静："看你现在什么都不懂，怎么能行。我不管，就没有人管了。"

如果没有你，我本可以一个人默默熬过这一切。

可你偏偏来了。

你不是来安慰两句就走，而是真的想插手，想把我从那团混乱里拎出来。

我既想向你的关心靠过去，又害怕失去自己唯一坚硬的外壳——如果有一天你离开，我连怎么独自撑着都忘记了，那该怎么办？

* * *

你的关心已经超过了我能理解的范围，我的心也负荷不了这份重量。我说："每次和你说话，我都要动脑筋，一点都不轻松。"

你似乎很无奈的被我难住了，你愣了一下，然后突然问我："你叫什么名字？"

我被问懵了。等我反应过来你在干什么，已经晚了。

你说："这个你也要想？那我问你，我叫什么名字？"

这下我倒答得很快："孙伟。"

你笑了。

那个笑让我心里的什么东西松了一下。

你说了很多，说会陪我一起度过，明天还会来找我。

后来你也曾这样调侃我："娃是好娃，就是脑子笨了点！"

那时我大概真的很笨。

* * *

回到宿舍，手机震动："我就是要缠着你，等你病好了我就不缠着你了。"

病好了你就离开？往我心中射一箭，然后转身？

我回复："我怎么能够习惯你缠着我，然后又不缠着我了呢。"我害怕的就是这份温暖，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的火柴，耀眼而短暂，许下的每个愿望都是幻觉。

后来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这句话也会变成一根刺。

因为那时我最害怕的，正是习惯了你的靠近之后，你又忽然离开。

那一定会很痛很痛的。

* * *

第二天你如约而至，耐心地给我讲肺结核的知识。你说PPD强阳性不等于确诊，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从你口中说出，仿佛带了安抚的温度。

我们依然伫立在篮球场边，记忆里的画面已经褪色，只剩下一个清晰的剪影：一个高高帅帅的男孩，认真地讲着那些我听不太懂的医学知识；对面那个女孩低着头，乖乖听着，不敢看他。后来很多细节都模糊了，只剩下那个画面还很清楚。

* * *

也是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侧面得知了王硕的心意。我对他心生抗拒，后面再不主动和他分享我的心事。

那份心动，据说始于开学初的一场雪——我在雪中朝他跑来，隔着长街喊他的名字。

可他偏偏是你同宿舍的兄弟。

我陷入了一道无解的方程，心痛得近乎窒息。王硕曾是我学习时光中最依赖的人，我宁愿从未拥有过爱情，也不愿折损这段纯粹

的友谊。在那个春天，我找不到任何一种既能走向孙伟、又能护住王硕的方法。

* * *

转专业面试前，我给我叔叔打电话问要注意什么的时候，收到你一条莫名的短信："以后你说话的时候先把眼睛里的那个啥给弄掉。"

难道孙伟你能看见我么？我下意识环顾四周，走廊空荡荡的，哪里有你的影子。

你太怪了。总是丢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，让我根本无从回复。

记忆里，你总爱发些没头没脑的短信，让我对短信这种通讯手段充满了无力和厌恶。

而某天清晨开机，蹦出你深更半夜发来的一串消息——你仿佛在手机那边自导自演了一场荒诞剧：

"我的姐姐唉，你怎么就……"

"我的妈妈唉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，丢下我可怎么活啊。"

"我的奶奶啊，你就这么两眼一闭，两腿一蹬，睡了，我可怎么办啊。"

我盯着屏幕一头雾水，只觉得你实在怪得离谱。看看发件时间，深更半夜，你不睡觉在搞什么"辈分排比"？

最后一条是："好，你睡了啊，我去水房看我的微积分了。"

这种戛然而止的自言自语，让我也只能无奈地对着屏幕苦笑。

* * *

转专业面试很顺利就结束了，后来我又收到你一条莫名的短信，你总是让我不懂，应该说我有点生气，我赌气回复了一条："和你说话真的很累，不知道在听什么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"

下午，我和王硕、莲莲在明湖边枯坐。莲莲和王硕低声交谈，字里行间全是关于我的暗语，我听得懂，却只能装作不知道，心中对王硕满是愧疚。

我百无聊赖地趴在长椅上，心思全在手机上——我在等你的解释。等了很久，屏幕一直是黑的。

我想你从此再也不会理我了吧。算了。我们本来就不太熟，我没有立场要你解释什么。

直到短信铃声再次响起："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那些话，只是很想和你说话。让你觉得累，真是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说了。"

看到这句卑微的坦白"只是很想和你说话"。

那些原本让我愤怒的莫名其妙，在这一刻悉数化作了柔软的潮水，将我淹没。

我突然就理解了你那些深夜的自言自语，那些没头没脑的短信。因为我也不知不觉，开始日常想你了。

16.病痛的判决，与沉重的佛像

五月初，日子走得格外沉。

每一天都被拉长，像一个星期那样漫长。可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时间仿佛进入了某种低速滑行的轨道。那些因我而起的变故，让我们的相处从未真正轻松过，却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：我们好像已经共同走过了很久很久。我知道，你也有同样的错觉。

* * *

记得那次走在东区，我们聊起为什么会来北京。

我告诉你，来这里其实是对父亲的"报复"——我本无意北上，更对交大心存抵触，不惜以高出一截的分数为代价，用这种方式希望让他后悔。可真正置身于此之后，我却常常觉得，这是一场前世未了的缘分。

遇见你，让我觉得这一遭走得值得。

我一边抱怨着北京的干燥与不适，一边又雀跃地向你分享转专业面试后的如释重负。你也第一次对我说起，你本该去的是上海交大，只因当时压力太大才来了这里。你外表散漫，可在关乎人生走向的事上，你其实从未糊涂过。

缘分大抵如此——若非那场意气，我不会北上；不北上，便永远遇不见你。

只是后来想起，仍会遗憾：我们还没来得及并肩做完那些寻常的小事。

* * *

我去做了检查。

结果很让我伤心——我真的得了肺结核。

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在学校和医院之间奔波。那是一辆混杂着汗水和焦虑的公交车，每次上车都要先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，下车后总是疲惫不堪。

晚上你来找我。我在宿舍床上睡着了，等你的短信把我叫醒，事实上我很累了。

但是收到你的信息，我很快就过来了。

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得病了。

我们坐在二教后面的长椅上，月色清冷。那晚我对你多了很多信任——我知道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走开。真正害怕的人是我，才会一直推开你。

我们刚坐下，你的手机就响了。

又是李彦雯打来的。你说："我现在在东区……你怎么了……没有什么事，就不要浪费手机费……挂了。"

李彦雯看见我出了宿舍，大概猜到你来找我了。

你挂断电话，带着几分调侃对我笑："她听上去比你还要伤心

呢。"

我也笑了。想起她刚才回寝室时那副精神抖擞、开心泡面的样子，我说："她现在正在开心吃面呢。"

那晚你穿着牛仔夹克，清爽帅气，像校园小说里的男主。

* * *

你神色凝重地说起，我们都还没开始赚钱，没有所谓的经济基础。因为我生病，你竟像是突然开始考虑起钱、治疗、责任这些遥远的问题。那一刻我有种错觉：如果你已经工作赚钱了，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掏钱替我治病。

可那时我们都还只是学生。你的凝重，让我于心不忍。

你让我告诉爸爸。我其实前一天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只说了"我很好"。我不想让他们担心，也清楚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叫我听医生的话。我想，我一个人也能熬过去。

我向来是最听你话的，你让我当着你的面打电话。我拨通了家里的号码，电话那头一直没人接，或许爸爸已经睡了。你没有再勉强，只叮嘱我，明天一定要告诉他们实情。

你鼓励我不要害怕。为了安慰我，你说你自己也得了很重的病，说有可能永远也治不好。我问你是什么，你没有告诉我，说以后再说。

我没有再问。

那时我隐约察觉，你的成长里也有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辛

苦。你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无所不能。而我在大学的感情里，也已深感疲惫。

我望着黑夜里常常伴着我们两个人的，那盏孤单昏暗的路灯，感叹道："以前羡慕电视剧里的女主角，总有那么多人保护。现在才明白，背负和辜负那么多人的感情，心里该有多内疚啊。"

你敏感地问："说的是你现在的感情吗？"

我否认了，只说是突然想到的。

* * *

随后，你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玉石雕刻的东西，说是个佛头，能保佑我。

一眼我就看出，它和你脖子上随身佩戴的玉佛是一对——只是你那个像白色的翡翠，我这个像绿色的翡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家只有三个这样的佛头：你父亲一个，你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给了我。

那时我因不确定自己的心意，本不想收任何贵重的东西，怕承受不起。你说那是你奶奶求来的，现在借它保佑我一下，很灵的。

不知怎的，我收下了。

佛像是圆圆的一个，颜色淡淡的又浑厚的浅绿色。那佛头刻工极其简练古老，仅用三四刀粗犷的刀法就勾勒出了十足的佛性，一看便知不一般。

你叮嘱我要用"无根之水"来洗涤它。我记下了，把它妥帖地收在小布袋里。

有时想起你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看。有时看着它，我就想起你了。

起初还好。渐渐地，我愈发觉得，这佛头理应属于你未来的人生伴侣。你把这样带着宿命感的东西交给我，我觉得你好草率啊。而我却连自己的心意都不敢承认，更不知道我们会走向哪里。

盯着它时，那些问题便如影随形——仿佛它也在替你逼问我：我会是你的未来吗？我能给你未来吗？

这种无声的质询让我压力剧增，现在的我，还给不出答案。

* * *

2007年2月13日 21:36。苏州。

窗外春雨潺潺，那是北方从未有过的温润。

我在雨声里一笔笔写着我们的过往，心如刀割。

我独自坐在阁楼里，停下了打字的手。我想起了好多事情，我反复思索，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，才让我们最终走散。

可答案总是散在太多细节里，像雨一样，落得到处都是。

17.擦身而过的漫长，与对你的依恋

第二天我告诉了爸爸生病的事。和我想的一样，爸爸说听医生的话。

* * *

思修考试在即。那段日子本没什么特别可记录的，唯独记得那天在教学楼的楼梯间，我们擦身而过。我向下，你向上。

远远看着你走近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——是该像陌生人一样低头走过，还是该点个头？我们都在走向彼此，却又都固执地看着地面。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，感觉你也是。

擦肩而过的瞬间极其安静，我们微微侧身避让。那短短一刹那的交会，在感官里被拉长，像几分钟那样漫长。

你的存在感那么真切，距离那么近，却又伴随着绝对的沉默。这种心照不宣的"视而不见"，渐渐成了我们之间默契的日常。

* * *

那时你陪我一起面对肺结核，帮我查资料，安慰我不要怕。我忍不住总对你说："你真像个妈妈。"

你笑着反问："怎么会是妈妈呢？"

我固执地坚持："就是像！"

说得多了，你也由着我，无奈又宠溺地应道："像妈妈就像妈妈吧。"那段时间，你似乎真的像个“妈妈”一样管着我。而奇怪的是，你竟然也做得心甘情愿。

* * *

我的手机总是出问题，我后悔没有买诺基亚，而是听销售人员的买了个我不知道的品牌。那天晚上，手机又坏了，没办法联系你。外面下着小雨，我不想让室友知道我们的事，就独自出去找公用电话。附近的电话亭都有人占着，我一路走到五号楼前，还是有人在打，只能站在雨里等。

我急切地想让你知道我的手机坏了，怕你联系不到我会担心。

那个正在打电话的人见我一直站在雨里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很快挂断了。

拨通电话时，我心里其实有点紧张——为什么手机一坏就非要马上告诉你呢？明明没有什么必须开口的理由。

听筒里传来你的声音，很沉，像是心情不好。我没敢多问，怕显得太越界，但心一直悬着。

我说："我手机坏了，送去修了，以后不要给我发信息，我收不到的。"

你低沉地回了一句："嗯，知道了。"

语气很沉，似乎心情不好。我瞬间有些后悔，大费周折冒雨等

了这么久，就为了说这一句话。

我挂了电话，一个人走回宿舍，雨丝微凉。

后来才知道，你那时正因为家里的事独自扛着压力。你不想把负能量传染给我，这也许是你的温柔。但也让我感到和你的距离，像隔着一层我不知道怎么穿过去的玻璃。你懂得照顾我，却从不让我照顾你。

我后悔那晚没有问你。哪怕我安慰人的水平很差，至少也该试一试。

可每当我想再靠近你一点，那些旧话又会从记忆深处浮上来。

李彦雯是离你最近的人。她说的那些话，我没有理由不信，也没有办法全信。那种感觉像是走在迷雾里，唯一的“向导”，却总是把我推向反方向。

刚开始，那些话对我没有太大的杀伤力。可后来，随着我对你越来越在意，她的话也渐渐开始伤到我。

我明知道未必都是真的，却还是会被刺中。

因为那些话正好落在我最自卑的地方，让我一次次觉得自己相形见绌。

我很清楚地知道，你是我不能企及、也不该企图的人。我不敢肖想。

莲莲后来也问我：“灵凤，孙伟如果真的喜欢你，怎么会和李彦雯那种人走得那么近？”莲莲劝我不要轻易相信你，你对我并非真心。

我无言以对。

她是为我好。可面对这种质疑，我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。

我何德何能，会成为你真正放在心上的那个人呢。

* * *

通信学院的转专业名单也出来了，刘轶没有通过。

虽然我和刘轶平时话不多，但我一直把他看作转专业路上唯一的战友和同盟。我看着那名单，感觉很受委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哭，就好像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一样。

那种揪心的感觉至今清晰。

我给王硕打电话，急切地告诉他这件事。王硕说刘轶在操场上打了很久的球，也很伤心。

我生了很久通信学院的气，甚至想给院长写信，还让王硕等刘轶平静下来，去给他一个拥抱。

* * *

手机送修的那段日子，我每天都蹭莲莲的手机查你的短信。莲莲一看到你的名字，就会大声喊出来："是孙伟的短信！"我每次都紧张得要命，忙不迭地叫她收声。

这样我们只有晚上才能见面。

* * *

有次从主区回东区，黄昏那点倦怠的光洒下来，我满心疲惫地走着，有些失神。

东区路边正开着红色的槐花，是那种长得矮矮的品种。我盯着那些花走着，脑海里浮现的全是你的样子。我在心里默念：是槐花啊……

忽然身后传来你的声音："哎。"

我转过头，你穿着水蓝色T恤，皮肤被晒得黑黑的，刚打完篮球的样子。原来我们刚才迎面错过了，我失魂落魄地没看见你，你走过去之后又回过身来。

你问："面试结果出来了没有？"

我低着头说："还没有，我可能过不了了。"

"为什么？那天你不是说感觉很好吗？"

"可是连刘轶都没通过，他那么优秀的人都落选了，我怎么会过呢。"

你叮嘱我不要瞎想。我顺从地点点头。你说要去买水，我们就这样分开了。

* * *

还有一次，我从主区回来，在巷子里撞见你骑着单车。我下意识向你笑了笑，你骑在车上发着呆，完全没有看见我。

我看着你，满心怜惜，心想这些天你为了我的事一定累坏了。我也正看着你发呆，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就在你身边、正对着我

微笑的原睿。等你们擦身而过，我转过头，才发现原睿正用一种极其怪异的眼神盯着我。

在那条窄窄的巷子里，我的世界好像剧烈地坍缩了一下，坍缩到只剩下一个孙伟。

那天巷口，你始终没看到我，而我也始终没看到原睿。多年后原睿告诉我，那天你们是并肩而行的。他在巷子里无论如何试图和我打招呼，我的目光都钉在你身上。原睿就是在那一刻，彻底明白了我不喜欢他，我喜欢的人是你。

我暗自笑话自己，一种怪异的感觉占据了我的心。我不自觉地快步跑了起来，嘴里喃喃自语："我是个傻子。"身旁路过的女孩投来奇怪的目光。顾虑着那么多人的感受好累好累，可其实，我自己都已经自身难保了。

* * *

晚上你来找我，说你特意托妈妈咨询了名医，说PPD强阳性并不代表什么，我这病没有传染性，只要去做个痰培养就能定心，不希望我每天疑神疑鬼地吓唬自己。你连北京哪几家结核病医院最好都打听清楚了，说要亲自带我去检查。

我深知你为我付出了太多，我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分担。那时候我总是对你说谢谢。你只能无奈地回我："不许说谢"，可我偏偏学不会。

我一边渴求你的保护，一边又害怕：如果我最后没能如你期待般回应你，现在的依赖，会不会成为对你更深的伤害？这些顾虑像

绳子一样缚住我，让我动弹不得。

你这一颗引力巨大的星球，在我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之上施展潮汐之力。我看着渐渐积高的海浪，害怕极了——怕这潮水将我淹没，怕我从此再也不是我自己。

孙伟，救救我。

往后的日子，我们每晚都会见面。回宿舍收到你"半小时后见"的短信，我们照例在篮球场汇合。我好奇地问："你怎么算得这么准？"

你笑着说："晚上十点你下自习，回宿舍取手机卡换卡，时间刚好够我从主区骑车过来。"

我也笑了。

其实我们在一起并不只聊我的病情，那时的我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，总觉得学校随时可能下令让我休学，那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烟消云散。我繁重的学业也是一团乱麻，每天像背着一块沉重的铁在身上，压得喘不过气。

可不知怎的，只要见到你，那些压着的重负就能暂时放下，在你身边，我好像终于可以喘一口气。

我们相守的日子，都努力守护着这份和谐，你驱散了那些对未来的恐惧和无枝可依的荒凉感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你身边休息，你是我的归属和港湾。

你说和我在一起，内心深处很安静、很放松、很舒服。我偷偷发现，你和我在一起时眼神总是温柔的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——仿

佛一杯黑咖啡，都能变成卡布奇诺。

可我体会更多的，是慌乱。

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——可“互相喜欢”的体验怎么会如此不公平？

你那边是笃定的，是安静的；我这边却是大脑宕机，是手足无措，是偷偷问自己一千遍：你喜欢我的理由究竟是什么。

我始终找不到答案。

我们像两个明显不对等的数字，你却坚定地在中间划了一个“＝”。而我，非要去寻找等号成立的逻辑。

或许痛苦的并非感情本身，而是我把爱情与一团乱麻的生活搅在了一起，我该把爱情单开一列的。

18.淋一场大雨与九教外的告白

靖哥喜欢一个叫丛炜的男生，可对方并不喜欢她。她主动去表白，还是被拒绝了。

靖是我们宿舍里对感情用情最深、也受伤最深的。她那份近乎无望的单恋，让我们都不忍看下去。

有天下雨了。那个学期的北京总是下雨，她说她想去淋雨，我怕她感冒，便带着伞跟她一起出去。雨越下越大，我们各自怀着心事，我想起了你说的"无根之水"，我回去取出了你送的佛头。我想，应该把那枚佛头洗一洗，再还给你。

我们各自怀着心事。

那天我和靖都淋透了，却都笑了。一切并没有因此消散，但笑完之后，好像轻了一点点。

我们都在各自的心事里，慢慢变得不像从前了。

* * *

那是5月17号，星期三晚上。

我们去上形势教育课，进教室时，我看见你依然坐在后排，旁边空着位子。徐群和她的同学坐在你附近，互相推搡着，谁都不敢坐过去。我走过时暗想：谁敢轻易坐在"暗黑王子"身边。换我我也不敢。

上完课，我和莲莲她们一起回。路上莲莲说手机欠费停机了，我说借我的卡用吧。一开机，收到了你的短信：

"快回来，一起照相。"

我想，正好去见你，也正好把那个佛头还给你。

我跑回教室，看见李玲和你在一起，她似乎正摆弄着你的手机。我问你短信是怎么回事，你说一时习惯发错了。李玲起来说正好一起走，她挽着我往外走，我推开她的手："我还有些事要找孙伟，你先走吧。"

你依旧坐在椅子上。徐群她们也在旁边。我猜测那天是你们文艺部开会来着。 我站在你面前。

"我要把那个佛头还给你，它在我那太累。"

"不要，就是给你的。"

"我不信佛，让它回到你那吧。"

"我不要，不要还给我。"

我从包里翻出佛头，一直把它随身带着，就是为了随时能还给你。我把它递过去，你却不接，一个劲地往后退，避开我。可是我要是现在不能还，以后机会就更少了。

我们就这样推搡着，谁都没有说服谁。

你似乎也很无奈，站起来说："我们出去说。"

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压力。这样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里，像是在逼我立刻面对我们之间的

感情。可我真的需要一个暂停键，需要先喘口气，再去想清楚这一切。

* * *

九教后面有一棵大树，夜色沉静，我们在树下停住了。那晚你似乎有很多事，你要走大家似要阻止但是没有，大家问了你一通别人的联系方式，我暗想我不应该现在来的。

你的电话一直响，你只能关机。

"我要还给你。"

"难道你真的要我说，为什么要给你？"

"....."我其实很害怕你说出什么的，面对你突然的发问我一时哑然。

那时我已经有点慌了。我只是一个劲地说服你，要还给你，我伸手要给你，你却是一个劲地向后退，避开我。

"还给你"。

"给你的，为什么不要？"

"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它在我身边，好累啊，求求你快点拿回去吧。"

"为什么？"

"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想它一定是你很重要的东西，每一次看见它我就会想到你，真的很难承受，求求你快点把它收回去。"

我几乎要哭了。我们就那么站着，我真的无计可施了，不论我说什么似乎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。

"不要给我，给别人。我收下是很不对的....."

"我喜欢你。"你忽然打断我。

整个夜晚安静了一秒。

我其实早就猜到了，可没想到你会在这一刻说出口。

"我喜欢你，我不敢确定说第二层。"

我呆呆地看着你，抿着嘴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那一刻我想起，多少女生连坐到你旁边都要鼓起勇气。

而你喜欢我。

这件事让我害怕，也让我在很深很深的地方，生出一点不敢承认的骄傲。

"你不必现在回答我，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。"

你说："我是从磁滞回线的实验那次开始的。当我看见你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是多么地开心，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感觉自己不对劲的。"

你继续解释道："本来上学期，那时我也说不清对你的感情。那时我问你一道题，你想了一小时，然后告诉我。再后来我给你发信息，可你的手机坏了。"

"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，真的"

"我只知道，你手机坏的那天，我去问了王硕你的手机号。"

我愣住了。更多记忆向我袭来，我处在晕眩中，你看着我，似乎在尽力地解释，而我好似什么也听不进去。

"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吃醋的感觉。"

"你是指王硕？"

你笑着，眼睛在说是。"我们都是心胸很宽广的人，不会怎么计较，虽然住在一个宿舍。"

* * *

你把一切都说明白了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我们真正的接触其实才刚开始，我单方面觉得你也像其他表白的男生一样，还不够了解我就说喜欢我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，这一次真的不同。

"对不起，不要对我这么好，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，我什么也不能为你做。"

"你什么也不用做，这是心甘情愿。我希望你身边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照顾你，对你好，不要在乎我吃醋。就像他们对你好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我很理解王硕的心情，不能为你做什么，才是很伤心的。你给他机会帮你他是很开心的。"

"心甘情愿！……"

* * *

我问你："那你明白爱的感觉吗？我觉得爱可能是……恨不能立即朝他狂奔而去。希望多看一眼也好，只要是他待过的地方，都会有强烈的吸引力。"

你说："我明白的，就像后来我经常去SD106自习一样。"

"我后来也去SD106好几次，可是没有见到你呢。"我泄气的说。

原来，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。

我们原来都曾怀着微茫的希望，去过对方待过的地方。

"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啊。我们就像是刚认识的一样，天天都见不到面。"

"我们天天见不到面，那我天天来找你怎么样？"

我吃惊至极。

"不可以，怎么可以这样。不过我还是要把佛头还给你，真的很累，你收回去吧。"

"不。"

你很坚定。我们说了这么久，谁也没有说服谁。只能先收着了。

* * *

你送我回东区。

走到宿舍门口，月亮斜斜地挂在树梢。你停下步子，眼神清亮

地看着我："以后我每天来找你好么？"

我摇了摇头。

你没有流露出受挫的样子，只是耐心地降了一档："那……两天找你一次？"

"不行。"

"那三天找你一次？"

你还没有放弃。像是在实验室里调试精密仪器，认认真真地和我商量情感的频率。

我低着头，不敢看你那双诚恳的眼睛。

我内心深处何尝不想依赖你，却又害怕这种渴望——如果我交付了，就会变成一个幼儿园放学、苦苦等人来接的小朋友。我更怕……这只是你的一时冲动。

我们说了再见。

* * *

我佯装回去，悄悄藏进路边繁茂的树丛里。

我屏住呼吸，从树缝里探出半个脑袋，看着你的背影渐渐远去。你稍稍走远，我就跑到道路中央，看你骑车经过食堂、转弯、消失。

视线里只剩下空荡荡的灯影。

我才慢慢回到宿舍。

这一幕，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重现。

* * *

2007年2月16日，清晨6:47。苏州。

寒假快到尽头了。清晨的水气慢慢打湿窗棂，我独自坐在阁楼里，试图向时间抢夺最后一点宁静。

我知道，自己早已没有了站在你身边的身份。可落笔这一刻，我还是想见你。

孙伟，我想见你。

19.喜讯、药单，与逃离的决心

5月19号，周五。

我算好了时间，下午去医院领检查结果，这样不用逃课。那天王硕把手机借给我用了。刚出门，就听李佳说，经管转专业的名单已经贴出来了。

我急忙赶到机房。那天排队的人格外多，我一边盯着墙上的挂钟，担心赶不上医院开诊，一边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名单上有没有我的名字。

终于轮到我了。

我盯着那个亮得刺眼的Word文档，手指僵在鼠标上，既不敢往下拉，又恨不得它下一秒就跳出结果。直到我的名字跳进眼帘——我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长舒了一口气。

为了赶下一场，我一溜小跑冲向校门口的公交站牌。

站在初夏的微风里，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，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：一定要第一个告诉你。

我按下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："孙伟！我转专业成功了呢！"

你一如既往地沉静："你挺棒的。"

明明还想多说几句，可车来了，我说："我不跟你说了，公交车来啦！"

你说的这四个字，我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。因为是你表扬我，我便生出了一丝小小的骄傲。

* * *

那天我还是去晚了，只能看着冷冰冰关上的医院大门。

算了，我这个迟到大王，似乎总是在关键时刻慢一步。

周一起，我又得开启"逃课领药"模式——医生给我开了六个月的药，每十天领一次，每月拍片加肝功能检查。我那点本就不多的精力，全用来和医院周旋了。

回来后，我第一个向你"汇报情况"。因为有你，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。

* * *

从医院回来，我也给王硕打电话分享喜讯，还特意嘱咐他先别告诉刘轶。就在那一刻，我不经意瞥见了王硕手机里的一条短信——那是他发给莲莲的，说的是我。

他说，他并不在乎我会如何对他。他只想守在我身边，知道我好就行。那短短几行字，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，浇灭了我刚刚转专业成功的喜悦。

那段时间给你发的信息，用的都是他的手机。我以为只要按了删除键，那些秘密就会随风而逝。直到很多年后，王硕才苦笑着告诉我，那部手机的逻辑我根本没玩明白——那些信息一直静静地躺

在某个文件夹里。

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——我用一个爱慕我的人的手机，去联系另一个我爱慕的人。

王硕，对不起。

* * *

晚上，我告诉宿舍我要转走了。

每个人都在用温和的语言挽留，建议我申请留宿。这间房里有我舍不得的人，也有太多奚落、流言、审视与自我怀疑。它早已令我疲惫。

我需要一个能让灵魂彻底卸甲的地方。既然机会来了，我必须离开。

只是离开之后，我和你之间，少了一个共同的场域。

没有中间人，没有那个班级，没有每天自然相遇的理由，我们的错过，也变得无声无息。

我心里始终横亘着一个无法释怀的"如果"——

如果那次我没有离开那个宿舍，我们会不会多一点自然相见的机会？

可人生就是这样。

助我的那条路，也把我带离了你。

20.月光下的跨频对谈与双标的甜

我其实并不怕生病。在家里，我一定是个乖乖治病的模范生。

可学校给我的压力，远比病菌更让我窒息——我怕被开除。虽然我一直没有传染性，但是医生还是建议我不要继续待在集体中。一千个"不知道"在脑子里疯狂盘旋：不知道转专业是不是白费力气，在这个说留就留、说走就走的规则里，我的命运究竟在哪里。

有次回到宿舍，房里暗沉沉的。我像只脱水的木偶一样瘫在床上。趁大家不在，心里的悲伤似乎找到了出口，眼泪很不争气地涌出来，我甚至想就这样永远哭下去。

目光触碰到那尊佛像。

我赌气地给你发信息，叫你再也别理我了。

你回复："如果你真的累了，我就再也不缠着你了。"

看到这句话的那一刻，我被巨大的恐惧包围——我推开了你，却又怕真的弄丢你。你打电话问我怎么了，我死命止住哭声，瓮声瓮气地说"没什么"。你说要过来看我，我连声说不要。

后来你还是固执地过来了。我躲在宿舍不肯出去。

其实最现实的理由是：我刚才哭得眼睛又红又肿，整张脸像个发皱的烂番茄，太丑了，不想让你看见。

* * *

月季花盛开的时候，你说要带我去见你提到过的医生。我们约在清晨，远远地，我就看见你站在篮球场边等我。清晨的阳光为你镀了一层金边，你看起来英俊得无可救药，活脱脱一个满怀赤诚的"护花使者"。

你平日里惜字如金、冷若冰霜，可我发现，每次你见到我，都会笑得像个孩子，眼睛里盛满了温柔的光，我望着你，心想爱一个人真的有股莫名的力量，能让一个平日冷峻的人，忽然显出天使般的光华。

我怎么舍得让你冒险陪我去医院。我经常觉得对你亏欠，成为了你的负担。但是你总是说我："不要说谢谢，你总是这么客气，要是再狠点就好了。"

我站在花坛边，固执地不肯挪步，掏出那尊佛像挡在身前："它会保佑我的。我现在帮你保管，等我病好了就还你。"

你盯着我，语气不容拒绝："不要还给我，它是属于你的。就算你不要了，把它扔了，也别想再还给我。"

我抬头望进你的眼睛，心里漫过一阵暖流。后来想想，这哪里是佛像，这分明是你递给我的、不容退还的信物。

* * *

五月二十七号，运动会。我这种"水泥灰"体质自然只有加油的份。

那天你带了相机，李玲张罗着给我们拍照。我坐在看台最高处，你在下方往上看。我看着你在操场上奔跑，隐入喧闹的人群，

又独自扶着栏杆远眺。

我的视线追随着你，却在心里反复问自己：我到底对你是怎样的感情？

我也曾和王硕假装无意地提起你，只记得他说：“孙伟，他是一个很擅长和女生沟通，会哄女生的人，所以很讨女生喜欢。”

我沉默着，没有接话。

这个学期太混乱了，世界像一个疯狂旋转的万花筒，所有事情都让我措手不及，没有给我一次喘息的机会，让我能静下来想清楚对你的心意。

后来手机修好了，我第一个发信息告诉你。你只回了一个"好"，我却觉得那个混乱的世界好像稍稍停转了一秒。

* * *

我说不让你每三天见我，可自那以后，我们的见面频率极其不科学地变成了"每日必修"。

只要你问一句"能不能出来一下"，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赴约。我就像那只等待小王子的狐狸——如果你下午四点来，那么从三点起，我就开始感到快乐。那些平淡如水的日子，因此有了闪闪发光的质感。

* * *

那晚我们背靠着操场上的双杠，月光清淡得像一层薄纱，为你

勾勒出一个好看得极不真实的剪影。

你开始向我袒露更多关于你自己的事，带着一种急于被我了解的迫切。你一本正经地跟我聊起哲学，从唯心主义的边界扯到物质与意识的虚实，低声说："若意识不复存在，那么物质对于那个意识而言就是不存在。"

我努力跟上你的节奏，显然，我对这种烧脑的哲学观毫无抵抗力。你见我一脸茫然，便耐心的打比喻："你看，你现在看得见我，却控制不了我。我要如何行动，是不随你的意志而转移的。"

我听着，会心一笑。我只知道，那是你在试图让我读懂你的灵魂，我心想：你这家伙，不仅外貌出众，连内心的世界都如此充盈，好像真的和我认识的很多男生都不一样。心里那点崇拜感在疯狂泛滥。

说实话，你正一本正经地讲哲学，而那恰恰是我欣赏你的绝佳安全时刻——你身材挺拔，面容高贵冷峻，眼眸却在月色中温柔似水。

那一秒，一个大胆且越界的念头掠过心头——我好想垫起脚尖去吻你一下。

救命。打住，打住。

* * *

为了回应你的哲学，我也分享了二个我高中时看到的“哲学”故事。我问你："孙伟，你这一生，想做一只快乐的猪，还是想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？"

你笑着看我，那眼神分明在说：“刘灵凤，你这是哪门子野路子哲学。”

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："这可是人生的终极命题！苏格拉底肯定选哲学家，毕竟他说'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'；但猪八戒肯定选快乐的猪，他在俗世里混得风生水起，他才是生活家！"

你饶有兴致地问我想做哪个。

我大言不惭地回答："我选快乐的猪！"

你扑哧一声笑了。我赶紧补了一句诡辩："但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单脚跨进'痛苦哲学家'的门槛了。"

我又讲了个冷笑话——一个哲学家在船上笑话船夫什么都不懂，结果船漏水了，船夫问："你会游泳吗？"哲学家说不会，船夫说："我不懂哲学，但我懂游泳。"

就这样，你讲阳春白雪，我讲下里巴人。抱歉了孙同学，让你的哲学跌入了尘世。

我转头看到你带着笑意认真地听着。你笑起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小孩子般单纯的美好，你自己知道吗？

我很骄傲，有幸看到你那么多有意无意的笑。你平时很少笑，可和我在一起，你经常不自觉地笑。这些笑容悉数落入了我的眼中，我默默地收集着。那些独属于我、别人难得一见的笑，足以让我这只快乐的猪犯花痴。

* * *

那段时间，你急于向我摊开你整个的世界。

你讲爸爸妈妈，讲奶奶和爷爷，讲那些满溢的宠爱，也讲那些不为人知的辛苦。我安静地听着，感受着我们生长轨迹的截然不同。

你像是在热烈的期待里长大的，活得鲜明而夺目。

而我的世界，我没有跟你说。我只是家里那个平凡的“乖小孩”，得到的爱总是淡淡的，像温吞的水。这种差距，不是贫富，是一种更难说清楚的东西——你习惯被热烈地爱着，而我习惯把自己放得很轻。

* * *

我们聊到"如何去爱一个人"。

我认真地说："要把心事像种子一样埋在心底，不露声色，等它在对方心里破土。"

我其实也好奇着，我们一起种下的这颗种子的命运。

你追问我要怎么实施，我脸一红，小声嘟囔："不知道，这种实验……我还没做过呢。"

谈到未来，我对未来的期待其实很简单：靠学习养活自己。至于另一半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，我都会引以为傲，就算他最后去蹬三轮车，只要是我爱的人，我也会义无反顾的追随他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不知不觉代入了你。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别的男生这样讲过。

你听完，很认真的感叹了一句："要是别的男生听到了，一定很想娶你。"

我低下头，心里那只小鹿又开始乱撞。

忍不住调皮地腹诽："孙同学，可是没有别的男生呀。你口中那个'别的男生'，到底指谁呀？到底远在天边，还是近在眼前啊？"

我满眼温柔地看着你，看着你像个孩子一样陷入了某种认真的沉思。

说来也怪，每当你露出那种呆呆的神情，或是孩子般傻气的笑容时，我心里都会泛起一种温温热热的柔软。那里面有欣赏，有关爱，也有一点连我自己都陌生的呵护。

可转过头，你又像个顶天立地的小小男子汉，认真地挡在我前面。

* * *

你说你不是那么好接触的，有些人说你温和，有些人说你脾气坏，你两者都是，要看是对谁。

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你是"暗黑王子"了。

你跟我说，有同学发信息试探你，问你如果遇到喜欢的女孩，会不会主动表白。你回复冷淡得像个断码的路由器："如果你是替别人打听，我没兴趣管；如果你是为自己问的，那是你的私事，问我更没用。"

看着你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在内心惊呼："哇，这

也太凶了吧！”那个发信息试探的人，真是个倒霉的小姑娘。又忍不住在心里犯起了嘀咕：孙伟同学，是在当着我的面"斩断桃花"吗？

你越是这样，我心里的阴影就越深。我甚至有些坏心眼地想：你是不是突然双目失明了？在这个到处是优秀女孩的坐标系里，到底看上我哪一点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想来也是有趣，在处理追求者这件事上，我们简直南辕北辙。我总是小心翼翼，总觉得自己肩负着某种"让对方无痛失恋"的道德责任；而你，直接大砍一刀，干脆利落，一劳永逸。

那一刻，我像是无意间窥见了"暗黑王子"真正的锋芒。我看着你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心里除了对你处理感情时成熟果敢的钦佩，竟还生出一丝隐秘的庆幸——还好，被你温柔以待的人，是我。

我故意俏皮地试探了一句："哎呀，我也很爱问这样的问题呢。"

你收起所有的棱角，笑着凝视我说："我希望你问我这样的问题。"

我哑然：好家伙，你怎么脸皮这么厚，居然掩饰都省了，你向我正大光明地展示你的"双标"。

对全世界都斩钉截铁，唯独对我，你从来没舍得大声说一个字。这种只对我一人开放的“双标”，在我心里掀起一阵很大的海浪。

我诚惶诚恐，受宠若惊。

21.球场中央的晕眩与关于结婚的讨论

我对你的了解，正在一点点增加。

可我还是问过自己千万遍：我们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种程度？我们经历得太少，了解得太浅，甚至在你开口说"喜欢"之前，我们对彼此都还只是一知半解。

和你在一起时，空气总是很安静。没有电影里的电闪雷鸣，更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并肩走在东区的小路上。夜风吹过树梢，远处有球场的打闹声，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偶尔看彼此一眼，相视一笑，也觉得很惬意。路并不宽，走着走着，肩膀有时会轻轻碰到一下。那一点触碰，也会让我觉得很甜。

可更多时候，我感受到的，是自己越来越深的依赖，和那份永远悬着的紧张。我像个在浓雾里赶路的人，被这份感情搅得晕头转向。

如果我和你在一起，王硕该怎么办？我有勇气面对未来吗？李彦雯说的那些是真的吗？我不是答应过妈妈不谈恋爱吗？

我敲着脑袋，敲不出任何答案。

我知道，你把我们的未来交到了我手里，而我仿佛被一个倒计时逼着，必须尽快给出答案。

你就像把比赛最后的关键球递给了我，可我根本不会篮球。我站在球场中央，抱着球不知所措，脑海里反复推演的，全是失败后

的后果。灯光刺得我眼晕，周围的一切都在高速旋转。

这一切，你毫不知情。

我也没有让你知道，我其实已经快要承受不住了。

孙伟，你能感受到我的恐慌吗？我多想喊你一声：孙伟，快来救救我，我快拿不动这个球了。

可我始终没有喊出口。

如果那时你能再霸道一点，对我说："你可以慢慢想，但不要逃。"

也许，我真的会乖乖听你的话，再也不离开你。

* * *

从你说喜欢我后，我每天都在考虑我们的未来。

等你的短信、等你叫我下楼，成了我每天的固定课表。我们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夜游神，在东区的路灯下漫步，在二栋后的长椅上吹风，在操场的阶梯上数星星。

天天见面，谈病痛，谈感情，谈那些说不完的琐碎，我却完全没意识到这种频率有多惊人。我们之间的时间流速很怪——不是"欢愉嫌夜短"的飞逝，而是一种古老的、舒缓的慢节奏，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。

我说："真奇怪，时间仿佛停滞了。我们才在一起一个月，我却觉得认识你好久好久了。"

你愣了一下，也有些吃惊："想想确实才一个月，怎么感觉过了大半辈子？"

你感慨道："没想到每天叫你出来，你居然一次都没拒绝过。"

我心里一动。

是啊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拒绝？为什么我会理所当然地走向你？我被自己这种"不假思索"的本能吓了一跳。

* * *

你突然认真地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

我愣住了，这种问题对我来说简直是光年之外的命题。我说："那应该是很遥远的事情吧，你呢？"我想你心里一定已经有了答案，不会是一毕业就结婚吧。

我感受到你因我的回答有一丝失落。你自嘲似的笑着说："你也说那是很遥远的事情。"

接着，你在那层薄薄的月色下，慢慢铺开了一个关于未来的设想。你聊起甘肃，聊起西部的机遇，说要先考研，然后去开疆拓土。你意气风发，眼睛里有光："你不知道，现在西部发展得很好，甘肃有很多机会。我打算以后去那边，等我有能力了，就去发展。我考完研就去那里.....我出来会比北大清华出来的都好的"

然后你说："我打算以后到青岛去办一个企业，还要有一个有大大落地窗的房子。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？你毕业后留在北京，我们不在一起。"

"你担心这个？还很遥远。"我想你怎么肯定我会留在北京？你怎么会想那么那么的远？你的思虑让我动容。

你竟然已经在不动声色地把我放进未来了。可那时我甚至还不敢确定自己敢不敢接受你的爱，你却已经开始担心我们会天各一方。

"是很遥远。"你喃喃地重复，似乎有点失望。

* * *

我没有告诉你，我心里在想什么。

我在想：如果我真的和你在一起，我自然愿意和你天涯海角。你不用担心分离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愿意跟着你。哪怕去荒原大漠，只要是你，又怎么算是苦呢。

从爱情的角度，你根本不用功成名就。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你答案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义无反顾的追随我爱的人。你担心的那些，根本不是问题。

倒是你自己，从小被家人热烈地爱着，我反而怕你一个人去创业，会很辛苦。

这些话写在我的日记里，我后悔当时没有说出来。

"创业会很辛苦的。"我只说了这一句。

你点点头，操心起我来："我知道。女生找工作也是很难的，物流虽然比电气好找一点。"

"才不难找呢，我会找到的。"我不希望你们男生瞧不起女生，

至少我当时就是那么想。我想你应该是因为我才第一次知道我们学校各个专业情况吧。

谁能想到，最后我们竟然都读了研，又读了博，都成为了高校教师。

* * *

那次长谈之后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减少和你见面的次数。面对你，我变得慎之又慎，连做回自己都不再轻松。我一直在分辨：这份感情里，到底有多少是纯粹的爱恋，又有多少只是劫后余生般的依赖？

我的每一寸时间，都被"孙伟"两个字给占满了。

我问："那天你不表白，也许会更好。"

你难得地坚持："你就要去经管了，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，应该向你表白的。"

你说把什么都憋在心里很难受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自己迟迟没有承认你，带给你多少委屈的时刻。为了体恤我的敏感，你在白天总是小心翼翼地跟我保持着"陌生人"的距离。

你说，你其实很想让你的朋友、我的朋友，都知道我们的关系。可因为我的胆怯，你只能在白天小心翼翼地和我保持着“陌生人”的距离，只能让这份爱变成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。

22.你用力的拥抱和耳畔的呼唤

时间像只蜗牛，慢吞吞地爬到了六月五号。

那天是经管学院转专业的迎新会，就在东区二栋。偏偏那天晚上，我也和你说好了要见面，没想到两件事就这样撞在了一起。

经管的气息和我原来的班级截然不同。那晚大家闹腾得厉害，大口啃着西瓜，空气里满是活跃而张扬的生命力。这种久违的、热气腾腾的氛围，让我这个“灰头土脸”了许久的人，突然嗅到了新生活的味道。

还好时间正好，没有让你久等。出来时我和大家一路，经过我们相约的地点，我知道你一定早就在阴影里看着我了。

我故意磨蹭着，目送同伴们的背影走远，才小跑着向你奔去。

我手里还攥着块西瓜，一边啃一边笑嘻嘻地说："本来想给你带一块的，可你看，我嘴里正嚼着，手里还拿着，实在不太好，就没有给你带了，索性就自己独吞啦！"

你只是看着我笑。

我一路上兴奋得像只麻雀，叽叽喳喳地跟你描述经管那些有趣的聚会，说着我感受到的氛围。你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"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天天来找你，你会觉得很烦？"

我脱口而出："不是烦，是很频繁。"

那一刻，我没意识到这句话对你而言有多冷。

其实我内心深处，是多么渴望能一直和你见面。

可我当时说不出来。

* * *

那天，我们第一次真正触碰到了“未来”这个话题。

你追问着我的答案。我脑子里乱成了一团浆糊：能不能晚点再问我？我们认真靠近，也才一个月啊。

可一刹那，很多东西全都涌了上来——我的病、王硕、你和李彦雯那些说不清的关系，还有你交到我手里的、重如千钧的感情。

我心疼那个在晚风中等待答案的你，也恨那个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爱的自己。

* * *

我们走到留学生楼的院子，我站定，问你："你真的要知道答案？"

你看着我，沉默地默认。

我看着你，看着你在昏黄的路灯下可爱的脸庞，心里有很多不舍。我已经如此依赖你，又怎么想象没有你的日子。

你急切地需要一个答案，而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，承认一段关系，我还需要一点空间，一点时间。可我又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你

继续等我，继续为我付出，继续把一颗心悬在我这里。

那一刻，我像是替自己做了一个很残忍的决定。

看着你，我止住心痛，尽力不使视线模糊，我说："不行。"

你俯视着我，眼神沉重。

"真的？"

"真的。"

"真的？"

"嗯……"

我已经说不出话了，泪光在眼眶里晃。再多一个"真的"，我就会心碎。

"我受不了了，不要再问了！"

你看着我，握住我的双手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我轻轻挣脱着。其实我狠不下心，只是一遍遍低声说："不要，不要。"

听到我说不要，你把手松开了。

"我把佛像还给你。"我解下书包，你却一把抢过书包。

"不要还，不要还，求求你不要还。"那是你第一次用恳求的语气。

你像个孩子一样躲闪着，不让我接近书包。

等我把书包抢回来，把佛像递给你，你还是闪躲。你抓着我的

手，把佛像重新塞回我掌心。我张开手，你又把它握紧；我再张开，你再握紧。

我们在挣扎，心也在碎裂。

"你收下吧，如果你不要，就把它扔了，不要还给我。"

"这对你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不要这么草率就给别人了。"

"你觉得我是个草率的人吗？我已经想给你很久了，只是不知道怎么给你。本来想等你转成专业时给你的，还好你生病了，我才有机会给你了。你是第一个，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人。"

我听着，心里却一阵慌乱。

我不是不想相信你，只是不敢相信。那些关于“第一个”的话，太重了，重到我不知道该如何接住。

"我不要做第一个，你把它送给别人吧，不要给我。我好累。我不想心里一直放着你，不想时时刻刻在乎你的想法。我总是想到你，觉得自己好不自由，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了。所以，给'第二个'吧。"

"你不要就把它扔了，没有第二个人。"

"它是佛，怎么能随便扔的，要不然会得罪佛祖的。"

"既然你觉得累，这么不想要，那我就替你保管。"

"不用了，我们没有未来了。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好难过，我们都好痛苦，不要再进行下去了。趁我们的感情还是很浅，早些结束吧。"

你站在那里，没有回应。

良久，你望着我："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已经不是浅的了。"

"不是浅的？"

你很认真地对我点头。

"……"

要如何结束呢。

我不知道了。

* * *

我低头想逃，想从你身边跑过。

在我要离开的一瞬间，你抓住了我的左手。

那一秒，我还没看清你，就被你一把拉过去，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我现在仍然能看见当时的我们——你搂着我，把头依在我肩上，我傻呆呆地任你抱着，失去了思考。

你 182 的身高对我而言太高了。我的呼吸撞在你的肩上，急促而困难，心狂跳不止。

我第一次体会到血液沸腾的感觉，那不是甜蜜，不是幸福，是火焰！那一刻，我几乎失去了听力，你在我耳边说着什么，但是我完全听不清，我只知道我要爆炸了，我找不到空气，你抱得那么紧，我全身的力气像被卸掉了一样，我只能抓住你的衣角。任你那

样用力的抱着我。

到最后，我终于渐渐恢复了听觉。我听到你一遍遍重复着我的名字，述说着你的真心：

"刘灵凤，刘灵凤……我是真心的。"

不知过了多久，你终于松开了我。

你看着我大口呼吸，满是无可奈何。

其实，我比你需要我，更需要你。这种需要让我上瘾，也让我害怕。我不敢想万一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，可我又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接受你，不敢耽误你的时间，也不想让你为我再做任何牺牲。

我和你说："孙伟，不要说了，我快失去意识了"，听你说每一句话，我都觉得很晕眩。其实，我脑袋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，世界在旋转着，我快要站不稳了。

我看着你，可你不知道我说快失去意识不是骗你，是真的，我第一次这样，我好害怕。

你离我远远的，对我喊："抱我一下我就走！"

我心痛回应："抱你，你就会放弃吗？"

你没有回答，绕到更远的地方喊："我走，可是我要你知道三件事。第一是：刘灵凤，我爱你！"

听着你说爱我，我心痛得再也支撑不了了。麻痹感开始从手和脚一路延伸到心脏。

我再也站不住了，弯下腰，最后只能蹲着了，我大口喘气。

我几乎是在哀求你："我受不了了，求你不要再说了！"

可你还没意识到，我不是在夸张，我的心在剧烈的疼痛，真的喘不过气，真的站不住了。你继续说："你记住，我不会放弃你，除非你结婚了。最后，你要是有喜欢的人了，请告诉我。"

此时，我的身体已经被这种麻痹的感觉全面接管了，我的双手已经完全动不了了。

我艰难地发出求救："孙伟，救我！"

你着急地跑过来，蹲下来扶着我："怎么了？"

"我的手动不了了，帮我揉揉。"我害怕极了，眼睛里都是泪水。

你扶起我，很着急地要带我去医院，说你爸中风时就是这样的，后来嘴巴就歪了些。我不想去医院，可你已经不容反抗地带我往外走。

你帮我揉着手，说："不要紧张，想想轻松开心的事，在心里哼首歌都可以的。"你手忙脚乱地和我说着话，带我走向校门口。

那一天我们都是在慌乱和紧张中度过的。

* * *

我们在校门口打车。门口的保安一直在看着我们——你拉着要哭的我上了车，他们连问都没问。

保安，你们不怕我遇到拐卖女大学生嘛？不过看到那么帅的人牵着我，如果真是被拐，大概也是拐孙伟你。

车上你一直帮我揉着手，问我现在好些没有。我说："我早说过的……"其实我想说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抱着我我呼吸很困难的。可想到司机在，就没有说。

你一路和我说着话，帮我揉着手，我觉得舒缓了很多。

等我们到医院，我觉得已经好了很多，不想再进去了。可你硬是要进去，说要知道我不会再那样了。我们进去坐了坐，你说我可能是心脏不好，你要我检查。我对你凶："我才不会心脏不好呢，我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怎么了。"

你看着我，不争了，只是认真地说："以后一定要去检查。"

我看着你傻傻的样子，轻声应了声："嗯。"

我们在医院里看着人们走来走去，我们在笑。我想，我这次真是连拒绝都不会了。

"我现在好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"

* * *

走出医院时，你要我把手给你，你要给我看看心跳是怎样的。我伸手，你胡乱地握着，按着我的脉搏。

"怎么样了？"

你笑着："没有什么，和刚才一样。"

"没有慢点啊？"

你摇头。

我们都笑了。

这一晚的伤心，仿佛在那一刻被荒诞地消解了。

夜晚的路上很清冷，没有车。我们沿着医院的路走着，你说要我去做检查，我说我心脏没有事的。

你看我说回去检查就是敷衍你，你说："把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给我，我跟他们说。"

你和我爸爸妈妈说？我笑着问："怎么可以和他们说呢？你怎么解释哦？"

"就说我是你同学。"

我笑你真是傻乎乎的，你怎么不直接说你是我男朋友啊。但我知道你对我的心。你对我的爱，从来都是既有绅士的风度，又有霸道的保护。

路上有辆车经过，问人民医院怎么走，我指给他路。

你说："现在我们还能为别人指路了。"

我最后还是打车回去的。你说你妈妈能报销，不要我出钱。我知道你又在骗我。

车上你握着我的手臂，问："怎么会这么凉啊？"因为司机在，我也摸摸，是有点凉，不过应该没有事的。我们没有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

* * *

下车后已经过了十二点，宿管阿姨关门了。

我担心宿管阿姨会说你的，你说："阿姨已经认识我了，我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就过去了，没有关系的。"你每天来东校区找我"夜游"，再回去都好晚，估计基本都是因为我吧。

我想你倒是经验丰富，我说："那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和阿姨说了。"

没想到你的脸皮已经进化到了新的阶段，你说："我陪你去和阿姨说。"你是嫌事情不够大吧，一会要去和我爸妈说，一会要和阿姨说。

"不要，那是更说不清了，还不如我一个人呢。"

我们俩心情倒还好。

"佛我就给你保管了。"

"以后我还是会说伤你的话的，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接受你。"

"今天就算什么也没有发生吧，我不逼你了。"

"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我第一次拥抱被你占去了。"

"我也是，你怪我吗？"

我摇着头："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你了，永远不会再忘记你了。"

可某个念头还是轻轻刺了我一下：李彦雯曾说过，你也许连亲吻都有过，又怎么会没有抱过别人呢。

我该相信谁呢。

"不过我不知道李彦雯哭时，我揽了她一下，不知道算不算。"

"当然不算的，不一样的。"我知道，孙伟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回避自己。你真的怕我知道什么吗？你真的在我面前，也会自卑吗？

我更愿意相信，你只对我用情至深；也更愿意相信，你直接对我说过的话。

"你今天很累了，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早上我给你发信息，问你怎么样了。"

"嗯。"

我也想说你也好好休息一下，今天你也很累了。

* * *

我回到宿舍，向阿姨胡乱地解释着身体很弱去了医院，才没有被记晚归。

回到宿舍，大家都问我怎么这么晚，我支支吾吾说去医院了，问我一个人去的吗，我撒谎说是。我知道大家未必相信，可我不想解释。

洗漱后，我抱着你送的鱼儿睡下，还偷偷吻了它一下。

那天晚上，鱼儿知道我爱你，佛像知道我爱你，连深夜打车的司机大概都看出来了。

唯独你，以为我真的想推开你。

23.明湖的泪水与"拒绝放弃"的告白

那段日子，我总觉得脚下的地壳在微微震动。

脑子里像开了个多线运行的坏程序：一会儿是你，一会儿是挥之不去的病痛，一会儿又恍惚觉得自己还在电气0511班——可我分明什么也没做，却已经筋疲力尽。

我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头背满了稻草的驴，生活正不怀好意地往我背上添最后那根。哪怕是去盖个转专业的公章，其重量都无异于翻越喜马拉雅山。

我开始极力躲避一切，不是因为懒，是因为真的只要再多一根稻草，就会当场散架。

* * *

六月六日，北京下雨了。

我对你说：鸟儿希望拥有自由，她好累好辛苦。如果你爱她，就请你给她自由吧，让她自由地去飞吧。

说完，我就哭了。

心知道我又在撒谎，所以它先痛哭了，可我却不知道。

那时候的北京简直反常到了极点，明明是个干渴的北方城市，却在那几天变得像江南一样阴雨绵绵。天空似乎装了我的泪水感应

器，只要我一哭，云层就准时放水。

那么不爱下雨的北京，那么爱笑的我，都变得那么反常。

你总能笃定地拆穿我："天空在下雨，那么肯定是你哭了。"

我嘴硬地反击："少来，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，和我没有关系啦！"

可那时确实诡异的准确，我连在人群中都不爱笑了，心想，这北京的雨，估计都是我脑子进的水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你刚从西站回来，独自走在雨中。崔岩在雨中撞见了你，你抓着他倾诉，就像当初李彦雯抓着我倾诉她对崔岩的感情一样。

你发给我的短信，至今还躺在那个泛黄的日记本里：

"I refuse to give up, I refuse to give in. You are my everything. I don't wanna give up, I don't wanna give in. So I have the rain." 2006/06/06 23:04

三天后，你又发来一段：

"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：我今天真的感受到你的心情了。很累，真真正正地感觉心已经萎缩了，甚至呼吸都会感觉酸。真想休息，但我不会像你一样逃避，因为我明确了一件事：我爱你。所以我不会做出放弃的决定。我们老师说'*Just do it*'，我期待甜蜜的爱情。*" 2006/06/09 23:17*

那几天我们处于"断联"状态，可你给我的短信就像见面一样，时间都是在晚上我们经常约见的时候。

虽然被"拒绝"的人看起来是你，可在我心里，真正配不上的人一直是我。而接受你，几乎需要不怕死的勇气。

我心里很空，什么也不管了，就那么活着。

我把自己撕成了两半：一半在疯狂地想念你，另一半在拼命地推开你。

* * *

六月九日，星期五。

我带着海淀区结防所的诊断证明回到主校区。那张纸已经在书包里压了很久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"无传染性"。

可我迟迟不愿把它拿到学校。那段时间，我已经被一次次通知、检查和判定弄怕了，仿佛每见一个医生，就会多得到一个伤害我的消息。

我天真地以为，只要证明了这一点，我就能像个普通学生一样留下来。我太怕去校医院了，怕那个充满苏打水味的地方，更怕它会剥夺我读书的权利。

初夏的清晨明亮而妩媚，阳光细碎地洒在树上。当我走进传染科，报上名字时，医生的眼神里没有一丝寒暄。

"你得马上离开学校，我给你开休学证明，赶快去教务处办休学手续。"他一边低头写字，一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。

我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。

我从医院出来，蹲在路边，无助地望着那条来时的路。

心里空荡荡的，却又如此压抑。我面无表情，好想好想哭啊。

我小声地念着你的名字。

那一刻，我已经无法一个人扛过去。我需要你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。

我拨通了你的电话。

"喂？"

"孙伟，我想见到你，你现在在哪？"

"你在哪？我现在在东区上自习。"

"我在明湖那。"

"好，我马上就到。"

后来你告诉我，那天你骑车飞奔而来时，满是担心，怕我又是要找你谈"分开"或是说那些拒绝的话。

当你发现不是时，竟然松了一口气。

可我当时真是伤心透了啊。

* * *

我走到明湖边，杨柳依依，随风飘舞。

我心中酸楚：杨柳啊杨柳，你可知道我就要离开北京了，没有书读了？杨柳啊杨柳，像你那么无忧无虑多好啊，我连过上正常的生活都成了奢望。

那天天空很蓝，飘着几朵淡淡的白云。明湖的喷泉水雾被风吹着，像朦胧的白纱巾。我真的好舍不得离开这里，我已经爱上了这里。难道这里快要不属于我了吗？

我伸手去抚那杨柳，却望见你，从台阶上一步步缓缓走下来，那一刻我感觉我又要被你帅哭了。

原本快要崩塌的心，在见到你的那一瞬间，奇迹般地平静了下来。我回答说："我要离开北京了，医生给我开了休学证明。"

我正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平静，突然间，眼泪就肆无忌惮地涌了出来，一滴不等一滴地砸在小路上。

"我们坐在那吧。"我瞬间成为了一个泪人。

你坐在我身边，沉默地陪着我。

我只是语无伦次地哭着，说的全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事："我妈说要等我回家，给我做好吃的……她说要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……市中心的肯德基下面的烤串，真的很好吃……"

感觉越想着家里，我哭得越伤心，泣不成声。当时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痛哭中，没有看清你的表情。

当我多年后回忆起一切时，我能看见那个画面：你紧紧握着我的左手，十指相扣。你怜爱地看着我，又傻傻地想着对策，一次次用手挡在我的面前，挡住被风吹来的喷泉水幕。

我整整在明湖边哭了一个多小时。

直到听到下课铃声，我极力止住哭，想到你应该去上物理课了。我说："我们走吧，要上课了。你一个人回东区上课吧，我没

有心思上课，我就在学校走走，你走吧。"

你说："我们已经没有物理课了，我和你一起吧。"

你还陪着我。

记得你后来跟我说，你当时想的是：都怪我现在能力太小了，看着你难过，却没能帮上你。

我看到这里，心里酸了一下。那时的你，大概也很难过吧。明明是想靠近我的，却总是被我带进眼泪、病痛和不确定里。

* * *

止住了明湖边那场瓢泼大泪后，我像是把这半年的委屈都排干净了，心情竟然莫名地轻盈起来。

我们开始在校园里没脸没肺地游荡，煞有介事地研究路边的花花草草，仿佛两个逃课的中学生。走到操场，你总是惦记着篮球，可惜那时没人在打。

我们站在铁护栏那，你神神秘秘地翻开手机，说等哪天有空，一定要我把发给你的每条短信时的心情都告诉你。

我凑过去，歪着头问："你居然还存着？"

你低头在手机上修改了一些内容——我猜大概是改我的备注名——然后才递给我看。

我发给你的那些短信，都被你小心翼翼地加了锁。备注名写着正儿八经的三个字：刘灵凤。

你说手机内存告急，为了留着这些短信还删了不少别的内容。我看着那些哪怕只有几个字的废话都被你当成宝贝存着，心里一阵汗颜。

其实发那些短信时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心情。面对你，我的"精神内存"永远处于红灯告急状态。对我这种更喜欢当面叽喳的人来说，打字简直是种酷刑。

我不知道如何回答，竟说了个很不合适的话："我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呢，都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了。"但我就是这种怪人，在你身边我有说不完的话，隔着屏幕我却只想装死。

说完就后悔了，我的大脑无法负荷对你的感情，经常短路，所以很多回复我都在逃避，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回应你，是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
可是不管我回复你的是什么，每一个笔画里都藏着我小心翼翼的喜欢。

可你不知道——你以为只有你在"加锁"，其实，我早就把你的每一条短信，一个字、一个标点、发送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全都郑重地誊抄在了我的日记本里。

我总觉得那些跳动在屏幕上的字符太不可靠，生怕它们随时会消失。

只是在那时，我没有告诉过你，我隐藏的真心。这场关于‘解读’的游戏，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的。

我没想到，这些被各自锁起来的文字，竟会如同暗火，陪着我走过一年又一年。

* * *

我们走到西门，看见冶金制造总公司，你说："我爷爷以前就在这里工作呢……"后来知道你家和冶金系统有很深的渊源，你爸爸是技术部部长，你妈妈是财务科科长。这些都是你有意无意中告诉我的，你希望我能记住也想让我全面地了解你，对不对？

太阳很大。因为吃药导致色素沉淀，我变黑了很多，脸上还长了痘痘，那段时间我都丑得不敢多照镜子。

我一溜烟跑回树荫里，留你一个人在太阳底下。

你愣了一下。我站在树荫里笑着说："好晒哦，我不要去那里。"

你也笑着走向我："不是你要出来走走的吗？"

你看见我笑得一脸灿烂，一定觉得我很赖皮吧。

你说："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能笑得这么开心。"

"哭完了当然要笑啦！"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笑脸。

（杨柳依依，明湖旁我们一起坐过的椅子）

第三部 我们几乎拥有过彼此

24.你教我叠五角星，与三食堂的默契

时间还早，你问："我们去找辅导员左峰吧，说不定他能帮上忙。"

"不要，我怕。"

我怕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怕被他们伤害。

你看着我，没有急着说服我。可我知道你是对的，我没有办法了，医院会给学校压力的。

"好，我们去找左峰。"

可是那天左峰不在办公室，我们失望地走在电气学院的楼下。

你说："那我们找班主任吧。"

我拨通了班主任办公室的电话，"刘老师，我是刘灵凤，电气11 班的。老师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有点事想找您……好，知道了。"

约好了时间。转头问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问题："孙伟，我的眼睛有没有哭得肿肿的啊？"

你笑着看我："没有。"

我将信将疑地对你笑了。

你说："我陪你一起去。"

我说："你不要去，老师会说的。瓜田李下，我没有理由和你

在一起。"

"那好吧，都11点了，我在三食堂那等你。"

"嗯。"

我看见你往三食堂走去，我转身跑着，照着教学楼门口的镜子——果然眼睛没有哭肿。

为什么我刚才哭了那么久，只流眼泪却不流鼻涕呢？难道我的悲伤也自带"洁癖"？

想到这，我居然自己笑出了声。

我进门就往洗手间跑。泪痕在我脸上干得很紧，还没冲出几步，就听到你"哎！"的一声叫住我。

你肯定在后面偷偷观察我，发现我不是照镜子傻笑，就是跑向洗手间，奇奇怪怪，净不干正事。

"我要去照镜子。"我心虚地说。

你一把拉住我的衣袖："不要去照了，我不放心。我们上去吧。我也有事要问老师，我也有'病'的。"

我一头雾水："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要是学校也开除你怎么办？"

你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

* * *

我们来到了八楼。

班主任刘老师很温柔，一直在安慰我，说会帮我处理，会去医院了解情况。

我心里还是有无数问号：我现在是转专业的，会不会受影响？我是不是要像医院说的那样，连考试都得隔离？老师叫我放下心里的负担，好好养病最重要。

你也顺便说了你的情况。老师大概见惯了学校的情侣们，我们两个站在那里，嘴上说是同班同学，样子却怎么看都不像只是同班同学。

我们出来时，你说："你要乖乖听老师的话，等老师答复就可以了。"

我认真的点头，你的话我一向都是很听的。

* * *

我们一起在三食堂吃饭。

聊天很细碎，你说到系鞋带，说那动作很复杂，怎么都没有简单的。

我正好知道一种简单的系法，本来想教你，可低头一看——我们两个的鞋子居然都没有鞋带。

我比划来比划去还是没教会。

真希望你能学会啊，这样我就能和你"兑换"你教我的五角星了。

你问现在我可以收下你的佛像了吗？我还是推辞，说收了它会

很累。你没有再勉强。

你说要送我回东区，但我看出你似乎有事情要做，就说不用了，你说晚上再找我。

我们坐在齐秀园外面的凳子上，你教我叠五角星。

我很快就学会了。你说当年你妈妈教你的时候，你学了两个小时，感叹"女生就是女生，手就是巧。"，十分钟不到就学会了。虽然我的手又粗又笨，但听到你这样夸我，我还是开心。

* * *

黄昏的时候你来找我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面。

你是甘肃人，爱吃面。那天我们似乎暂时忘记了白天的伤心，聊起你家乡那些超大碗的面，也聊起我的朋友们。说着说着，就笑了起来，然后低头继续吃面。

我们还讨论了是用餐巾纸擦嘴好，还是先用手抹一下再用纸擦手更好——这个流程对我而言简直是颠覆性的。

你却说得一本正经："我妈说，手比纸干净。"

我听得目瞪口呆。

回到宿舍后，莲莲告诉我，她看见我们一起吃面了。

她说："我看到你和孙伟吃饭，那个画面好和谐、好美好。你们说着笑着，充满了爱意。你们真是般配的一对。"

我心里重复着"好般配的一对"，心想真的吗，好想让你也知道

一下。

莲莲又说："你们在一起，真像一家人一样温馨和默契，充满爱。真的。"

那一刻，我心头很温暖。因为那一刻，我和你坐在一起，竟真的像一个温馨而恬静的“家”。

但我嘴硬，说和谁吃饭不都差不多嘛。

其实当时我心里很甜。说的人也许无心，但听的人心里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。

你问我："现在好些了吗？"

我说："现在很好，不要担心了。你放心回去吧，今天还是世界杯的开幕式呢。"

你说："我不喜欢足球，我只喜欢篮球。"

不过你还是回去了。

* * *

你离开后，我在小卖部买了一瓶汽水，爬上了体育场最高一级的观众席。

我站在高处，四周一下子空了下来。看着墨蓝色的天空一点点压下来，远处城市高楼只剩下深浅不一的剪影。操场上有人在开心地踢球，球鞋摩擦塑胶跑道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。下面练排球的朋友们还在笑，笑声一阵一阵地往上飘，明明离我不远，却像隔着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我站在那里，觉得自己像被留在了热闹之外，风吹过来，汽水瓶被我握得冰凉。黑暗笼罩着我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。

我真羡慕她们，就算我不爱北京，我也不舍得离开啊。

你的信息跳了出来：

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待着，那样会很难受。我还是很想去打乒乓球或者出去转转。周末嘛。 *2006/06/09 20:45*

你在我身边装监控了吗，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。

25.月光下打牌与那份莫名的醋意

夜色慢慢笼罩了体育场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从最高那级台阶起身，走了下来。

接到你的电话时，你已经在来东校区的路上了。你说动物园广场那边有人在跳舞："我们一起去好吗？"

我这人最爱看热闹，去哪里吹吹风肯定很舒服。可天色太暗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，我回宿舍取了伞。你来的时候，我正拿着伞从宿舍出来。我说我怕广场会下雨，你说那我们一起打牌吧。

我其实更想和你去那个热闹的广场。

"可是我除了'五十K'之外就不会打别的。"我小声抗议。

你愣了一下，笑着问："什么是'五十K'？"

"是个炸弹呀！"我说得一本正经，你却在那儿忍俊不禁。

* * *

我害怕大家知道我们之间的事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。

你出主意说："你先去邀请舒江她们，再由她们顺带叫上我。这样大家就不会怀疑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会在一起了。"

我们开始在第二宿舍楼的小桌子那打"升级"，路灯照着。

我和你是一家，江江和白晓莹是一家。

我以前不知道打这个牌是以"家"来算的，所以当江江说"你们是一家"的时候，我感觉有点不自然。

我看见你轻轻地笑了一下。还记得吗？

我那天穿着校服，很傻的样子。每一次出牌，你一定很无奈吧。

江江总是在旁边打圆场，说可以慢慢学，耐心地教我怎么出牌。白晓莹却很实诚，恨铁不成钢地说我真的是不会打。

你说："你看见我没那种花色的牌了，就出那种牌。"

我只能说，我很感动你居然还能陪我这样不会的人打下去。

我一时学也不会，只能边打边问。

白晓莹突然说："灵凤，你的牙齿很白啊。"

我很莫名其妙，江江替我解释说是晚上的灯光效果。

但我瞥见你低头，带着一丝小骄傲的笑了。

估计只有我发现了。

* * *

打了几轮牌后，李玲刚好从路边那头回来。她放了东西就过来了，只说要看着我们玩。

因为没地方坐了，你后面是花圃的水泥护栏，她说："那我就

坐在'伟哥'这里了哦。"

说完，她就那样挨着你坐了下来，低头靠向你那边，看你手里的牌。

哼，你也没有躲开一点。

我也说不清自己怎么了，心里突然一阵阵酸楚，赌气地觉得你们两个坐在一起很般配。
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吃醋，也第一次确切地意识到：刘灵凤，你一定是疯了般在乎孙伟。

只是李玲挨着你坐下来这么普通的一件事，就让我心里翻江倒海。

我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、莫名其妙、不受控制的占有欲感到吃惊。可我怎么能因为这种事情吃醋呢？

但在那个路灯下的夜晚，除了我自己，没人知道我的心已经拧成一团。

* * *

我知道你攒这个局只是为了哄我开心，我也确实很开心。

但看着这帮高手陪我"过家家"，我总觉得不忍心——没我在场你们会玩得更尽兴。

我还是坚持让李玲顶替了我。因为你在场，我舍不得走，便心安理得地靠在旁边当个看客。

有人发信息我就看看，随口和大家讲讲话。我记得那天我记错了日期，以为是父亲节，慌慌张张地跑回宿舍打电话，出来才发现日子算错了。那副冒失的样子，现在想来都觉得好笑。

你因为我退出了牌局，似乎也显得有些兴致缺缺。

这时，我的手机在掌心轻微一震，划开一看，竟然是你。

你在桌子对面，借着月色和灯光发来一句："我们出去转转吧？"

我心想大家都打得正欢，你要是走了多扫兴啊。我赶紧回道："不用了，你继续打吧，跟大家在一起挺好的，我就站着看会儿。"

我看见你的手机在石桌上嗡嗡振动，你没有立刻去拿，稳稳地打了一会儿，才不露声色地拿起来。你替我保密的方式，就是这种不动声色。

很快手机又震了，你回："也行。但我也不想打很久。"

然后问我："你在这冷不冷？"

我回："我累了，要回去睡觉了，也很晚了，等下我就和大家说哦。"

你看了看那条短信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回了："好。"

* * *

我现在想想，那晚感觉好像是在做隐秘的"地下工作"一样。那时候我还有很多未尽的事情，感情的公开只会让当时阴霾的天空更

加灰暗。

回到宿舍，我并没有很快睡着。

关春雷的短信照例发了过来，他每天都坚持发，我都是不回的，心里对他满是心疼和歉疚。

可那一刻，我发现自己真正在等的，还是你的信息。

我不记得那晚我们具体聊了什么，只记得互道晚安后，我才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听李玲说，我走后没多久，你也说累了不想打了，牌局也就此散了。

我想，那天晚上，你大概也是带着一点点失望离开的吧。

写下这段文字时，距离那个夜晚已经过去很久远了。很多细节的心绪已经像风化的碎片，难以严丝合缝地拼接了。

但我依然记得那晚的月光，皎洁得有些不真实。

至于接下来的日子发生了什么，我的记忆出现了一大段空白。

26.C 语言考试，与孙伟的霸道温柔

眼看着就要考C语言了。六月的校园，空气里全是实验报告和期末复习的焦灼味。

我们宿舍密谋起"考试互助"的大计。

我平时的C语言作业全靠通信专业的同学远程驰援，一到实战，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。

大家出的主意五花八门：有的说用QQ联络校外高手，有的说要把程序塞进优盘偷偷带进去。

王硕怂恿我带个优盘，我笑着摇摇头，就我这胆子，带了也不会用。他退而求其次，说考试那天在楼下自习，随时潜上来接应。关春雷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的考试安排，不管情况如何，硬是要在QQ上给我"指点迷津"，我很无奈。

三个人围着我这一门考试转，让我觉得既安全，又不安。

而你只是简简单单说了一句："我就在四栋楼下等你，有困难我随时上去。"

* * *

其实我的水平也没差到完全得靠作弊。

那天运气不错，副监考竟然是我的好朋友王嘉树——计算机系

研一新生，也是我Dreamweaver课的助教。因为这层关系，我经常逃他的课，作业也是他帮忙做帮忙批改，想想真是罪过。

考试那天，我身边坐的是个工科大二的男生，我们私下商量好互相照应。第一题简单，秒杀；第二题他碰上了矩阵，我碰上了字符串处理。

我正盯着题目发愣，王硕竟然真的溜了进来，低声嘀咕了几句，给了个大概方向就不得不走了。旁边的同学问我矩阵怎么表示，我还记得，就告诉了他。

虽然最后的程序没能完全调试成功，但后面的代码补齐了。嘉树作为监考，非要等主考老师帮我看完答案、确认稳过了才放我走。于是我这个本该提前交卷的人，愣是拖到了最后才提交。

* * *

考完出来，我正打算在校园里透透气，班主任刘老师的电话就追了过来。

在办公室里，老师告诉我，他已经和左峰老师谈过了，经管学院也知道了我的情况，但目前还没人正式处理我"休学"的事。

我说："我没有传染性，要是我想留下来，我待在北京，照样进出所有的教学楼，谁也管不到啊，为什么要让我走？就要学期结束了，让我考完所有的试吧。"

刘老师还是心疼我的，说："那你先不用休学，就这么学着，要是学校非要你走再说。"

谈话间，你打来电话。我说我在刘老师这，你说你在旗杆下等我。

四五点的阳光铺在旗杆周围，显得很温暖。

远远看见你迎着我笑，开口问的第一句就是："情况怎么样？"

"考试应该问题不大。"

你说："我说的是你的病。"

我轻轻笑着告诉你："刘老师让我先留在学校，等学校赶我再说。"

你说："嗯，我送你回去吧。"

"好。"

那一刻的对话和片段，很多都随着时间风化了。人的大脑容量有限，装不下那么多细碎的言语，却意外地记住了那个阳光温暖的下午。

* * *

接下来的那十几天，整座校园都陷入了期末考的热浪中。电路、工程制图、大学物理……科目像大山一样压过来。

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，但那只手机里的短信，从未断过。

有时候是最深层的恐惧——

我和莲莲在一间教室上自习，今天主区考试多，我就过来了，然后就碰上了，你呀多关心自己就好了，我现在很怕死怕被休

学。因为怕失去你。

2006/06/13 22:00

有时候是跨越时空的相望——

我还以为你睡了呢，好久没见了，在梦里见一下吧。

2006/06/14 23:43

什么时候我要亲口跟你说晚安。

2006/06/14 23:55

* * *

你那时候简直像个管头管脚的"家长"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大堆藿香正气水和创可贴塞给我，叮嘱我防暑。那正气水的味道怪异得让人想皱眉。

不要把我说的像兔子似的，我其实很听话。我要走到哪都带上水，你要是感觉头晕无力就喝药。藿香水清凉防暑，多吃水果，要是不吃，我给你送过去看你吃呵。

2006/06/16 14:21

你时而成熟得像个大人，时而又像个需要疼爱的孩子——

你怎么看我都行，但不要小看我。也许你是为了摆脱纠缠。

2006/06/16 22:12

我已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轻视你了。因为在我心里，谁都比不上你，所以我从未意识到，在感情里，你也有脆弱。

我想是你生气了吧 生我没懂你意思的气是吧。其实我没生气只是后悔 后悔的事情是关于我三姨夫的。你不要生气才好

2006/06/16 22:59

傻丫头，我为什么要骂你。我只是有点怪你不理解我罢了。

2006/06/16 23:05

其实我最不能理解的，就是你喜欢我这件事。我内心像有个设定一样——你值得更好的女孩，我随时会失去你。

* * *

你的幽默细胞其实很丰富，只是平时藏着。有次你神神叨叨地发来——

告诉你一个十分抱歉的事，从昨天开始我已经被五个女的亲了五口，真郁闷死我了。搞得我腿上五个包，痒死我了。

2006/06/17 23:12

我忍着笑回你：没关系，那五个都是已婚孕妇，亲你也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。

我要给你发短信，我要跟你说话，再忍我会疯的——吃了没？

2006/06/21 20:49

* * *

渐渐地，你的短信里带上了一种笃定，甚至有泰戈尔的诗意

——

好不容易这么多 我要把他们存到硬盘里 泰戈尔说绿叶恋爱时便成了花朵是吧

2006/06/17 23:45

你不用再多为我想了 因为你甩不掉我的。我呢就把种子埋起来等了 这样也好 可以安心学习了 因为事情很简单 我很明确我喜欢你 这是我的权利 即使你不喜欢我。冲动最害怕时间了

2006/06/20 11:27

我说甩不掉我 不是要困住你 我说过我希望有很多人去关心你让你过的好一些 我的意思是你无法改变我喜欢你这个事实 去自由的过吧 其实我会很自由过的也 因为不用担心谁会喜欢上我我会伤谁的心 我会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

2006/06/20 11:45

时间会证明我的一切的。发太多了噢 不用担心我难过 我很快乐的 因为我很坚决很明确

2006/06/20 11:57

* * *

你甚至开始规划下学期——

我一定要让你养成爱运动的习惯 下学期我把网球拍拿来 从他开始怎样 有很多运动的。

2006/06/23 20:43

下学期。

你在说下学期。

我不懂网球，可我在心里暗自惊叹：孙伟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。

你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？你这般好，我又如何与你相配啊。

你甚至把我的梦想也写进了你的理想里——

葡萄美酒夜光杯 扶叶泣露美人泪。为什么说打扰真不对呀你

2006/06/23 22:52

好吧。我会陪你的 如果你感受到风的话 不想见就关窗就行了。

2006/06/23 22:52

好 我会有成就的 你不是要环游世界么 我希望能陪你 所以努力学习 我会成功的相信我

2006/06/24 20:15

凭我现在的水平谁都不会信的 不过我尽力为 了理想为了妈妈为了刘灵凤 我会尽力的

2006/06/24 20:26

我记得，你也曾在日常聊天里说过，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真正认真在意的只有很少几件事。其中有妈妈，有理想，也有我。

那时的我太震惊了。究竟是什么时候，你把我放到这样重要的位置？孙伟，我真的值得你这样郑重地喜欢吗？

为了理想，为了妈妈，为了刘灵凤。

你把我和妈妈、理想并列，写进了你努力奔赴的方向里。

27.清晨的监督，与微积分背后的自尊

看到你发来要我加强锻炼的短信，还附上了晨跑计划，我心里其实是"拒绝"的。

我生来就没有运动细胞，哪像你，只要摸到篮球就像换了个人。你常说，虽然医生嘱咐不能剧烈运动，但球照打、汗照流，身体依然棒得像头小牛。

你这种运动达人，对我这个"资深懒猫"来说，简直难以理解。

那天早上，电话铃声像惊雷一样炸响。

我闭着眼迷迷糊糊接起来，是你那沉静的声音，催我起床跑步，还说你已经在路上了。我眯着眼看了下表——不到六点。我困得灵魂都要出窍了，但还是挣扎着从被窝里爬了起来。

等你的短信再次跳进手机时，我已经洗漱完毕。你骑着车出现在东区体操馆门口，带着清晨特有的露水气。

我原以为你会跟我并肩慢跑，没成想你往球门框边一坐，云淡风轻地扔下一句："你跑，我看着。"

我愣了一下，只能闷闷地应声："哦。"

我一边迈开腿，一边在心里犯嘀咕——孙伟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！大清早把我折腾起来，你自己倒在那儿当起"监工"来了？

你斜靠在足球门的立柱旁，偶尔抬眼看我，我跑得气喘吁吁，

心里却在想：盯着我这个运动废柴跑圈，你到底在想什么。

我勉强坚持了两圈就停下来，耍赖说累了。你倒也没逼我，点点头说："行，那就先跑两圈吧。"

你凑近看了看我的脸，皱着眉嘟囔："脸色还是有点发黄，等有空了，我还是得带你去大医院复查一次。"我摇摇头，心里清楚这都是长期服药留下的色素沉淀，医生说停药后自然会白回来的。

看着你认真的样子，我突然又开始胡思乱想——现在的我这么黑这么丑，你却偏偏喜欢；你长得那么高那么帅还那么聪明，到底看上我什么了？这道逻辑题，我至今都没解出来。

你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神游，笑着说："那我们就回去吧。"

那时候天还没全亮，校园里刚刚有了人烟。你说要回去补个回笼觉，我打着哈欠附和说我也困得不行。你看着我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扑哧一声笑了。

我也跟着笑，然后保证说："好了好了，以后我会自觉锻炼的，不需要监督啦！"

当然，我是骗你的。事实上，我后来依然是一只无可救药的懒猫。

* * *

六月底，考试渐渐少了，见面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

那天晚上，你把我约到东区那个破旧的篮球场旁。

你跨在自行车上，一言不发。

周围的空气粘稠而压抑，我心里紧了一下——直觉告诉我你出事了。

我脑子飞快地转着：难道是家里出事了？还是……你突然清醒了，觉得不再喜欢我，要和我说清楚？

一想到这，我手心都开始冒汗。

你支支吾吾，完全没了平时那种云淡风轻的酷劲。我急了，放软了语气："你说吧，没关系的，只要能说出来的，什么事都能解决。"

你憋了半天，才闷声闷气地吐出一句："我的微积分，才考了60多分。"

我愣在原地——就这事？难道不是过了就可以了吗？

你像是看穿了我的不以为意，委屈地补了一句："可是，这学期我很努力地学了。"那一瞬间，我心里的某种防御彻底软化了。前阵子复习时你确实"人间蒸发"了很久，原来真的是天天泡在自习室里。

我没有立刻意识到那份委屈背后是什么。我的成绩比你好一些，可能正因为如此，我没能真正感受到你那份"一定要追上来"的自尊心有多重。

你除了要照顾病恹恹的我，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给我看。难道你面对我，也会有我面对你时的自卑和恐慌吗？

我温柔地看着你，认真地告诉你："我都觉得你已经很优秀了。大学里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喜欢一个人，也绝不会是因为他

的成绩。"

你似乎开心了些，但还不确定。我连着保证了好几遍"我不在乎分数"，你的眉心才终于舒展开来。

* * *

后来，不知道从哪里，李彦雯带来了一条关于你的"情报"——你的物理应该是考了100分。

她说这句话时语气轻巧，像是随口一提，却看了我一眼。

我还听说，江江在考C语言时抓耳挠腮，也是你从旁点拨才解了围。你是个深藏不露的"单科战神"，学习上的进步远超我的想象。

因为物理不在一个班，我没能亲眼见到你在物理经验分享会上的"狂妄"。

听说你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，面无表情地说："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物理。要是大家也跟我一样，半夜睡不着就搬个凳子在水房等蚊子，估计都能考100分。"

我听完瞳孔都要地震了。

我想起你发给我的那条短信——"从昨天开始我已经被五个女的亲了五口，搞得我腿上五个包。"

那是你一个人在熄灯后的水房，借着昏黄的灯光和物理死磕。

你这人啊，冷得够呛，也酷得彻底。

* * *

翻看那时的病历，6月12、16、22、26日，这些密集的日期记录了我往返于结核防治中心的忐忑。

那天，我鼓起勇气对医生说："学校现在管得很严，能否开一个证明，汇报现在的情况，否则他们不让我待下去了。"

不知是哪一句话触动了她，那位平日里严肃的医生突然变得格外仁慈，点了点头，拨通了校医院的电话。

我屏住呼吸，听着她对着话筒清晰地交代："这个学生可以留校继续读书，目前的身体状况待在学校是没有问题的。"

"可以留下来读书"——我到底等了这句话多久啊。

在那一刻，它比任何情书都要动人。

我趁机问能不能参加接下来的军训，医生的语气瞬间变得坚定："绝对不行！"

回程的拥挤公交车上，窗外的风似乎都带上了甜味。

我迫不及待地给你发短信，告诉你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积压在心头许久的巨石终于落地，那些关于退学、关于离别的阴霾散去了。

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让你为我担惊受怕了。

回到宿舍，我如释重负地宣布：7月份的军训我不参加了。

室友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你听说了也只说不去也好，正好趁机彻底休息。

这就是你一贯的体贴，从来不计较什么，只要我平安就好。

那几天，看着大家忙前忙后地准备迷彩服、胶鞋和防晒霜，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出奇地平静。

只是有一丝，说不清楚的，舍不得。

因为军训一开始，你就要离开了。

28.操场的星空与那场治愈的红霞

离分别的日子，真的近在咫尺了。

期末考试彻底画上了句号。那天傍晚，你发来信息说："我们一起出来走走吧。"

我们哪儿也没去，就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并肩坐在东区操场的草坪上。

操场上影影绰绰的，有成群结队的打闹声，也有相拥私语的情侣。在渐渐浓郁的夜色里，谁也看不清谁。

我们仰头看天，那是六月特有的、深邃得化不开的蓝。

操场的一角，有些情侣表现过于亲昵。你戴着眼镜，看得很真切；我没戴眼镜，眼里只有模糊晃动的重影。

你突然有些局促地拉了拉我，说："咱们转个身吧，这边……看着不太方便。"

我好奇地回头瞄了一眼，只见两个重影紧紧拥吻在一起，确实亲密得有些过分。我们便默契地换了个方向坐着。

* * *

话题不知不觉绕到了那个最敏感的词上——"怎样做别人的女朋友"。

我抱着膝盖，有些茫然地说："我觉得做一个人的女朋友，就要能为对方做很多很多事。但我好像还没准备好，我怕自己做不好。"

你摇了摇头，声音在夜风里格外温柔。

你说你的理解没那么复杂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就是简简单单相处，并不需要承载那么重的压力。

我听着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差点脱口而出——

要不我做你几天女朋友，试试难不难，好不好？

这个念头来得太快，快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脸上微烫，低下头咬着嘴唇，心里却又浮起一点甜。

幸好你读不了我脑袋里面的想法，夜色也给了我掩护。

其实，我心里的防线一直在摇晃。

我就像得到一块本不属于我的稀世珍宝，贪念渐起，却越来越害怕无法长久拥有。

把我的心交出去，我能做到吗？

我向你倾诉着内心的惶恐——我怕自己没法像你喜欢我那样深切地喜欢你，怕我单薄的回应，承载不起你沉甸甸的感情。

那一晚，我们对着天空聊了很久。具体的言语早已模糊，但那种轻松、通透的感觉却一直刻在心里。你话依旧不多，大多数时候都在沉思，像是在构筑属于我们的未来。

时光走到这里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波折，我清晰地看到我的心

开始动摇了：也许，最后我真的会成为你的女朋友吧。

我们一直待到操场清场。看着人群三三两两地从那个狭窄的小门挤出去，天色已经很晚。

* * *

后来，你曾一脸无奈地跟我提起，李彦雯跑去质问你是不是向我表白了。你和我感叹说"她疯了"。我理解不了你们那种关系，也懒得去想了。

她所讲的关于你的八卦和对我的针对，莲莲也经常看不惯，为我打抱不平。但也许男生和女生的逻辑，真的隔着银河系吧。

* * *

那天傍晚，窗外大雨磅礴。我正窝在宿舍看书，手机却突然震动。是你发的短消息：

"快点出来，看天空中有很漂亮的太阳雨，很美。"

我几乎是瞬间跳下床，抓起伞就往外冲。

舍友诧异地问我去干吗，我支支吾吾解释不清，心里只揣着一个念头：我要去看你看到的雨。

我以为你在东区，结果你说你在主校区。

雨势渐小，地上满是深浅不一的积水。那场太阳雨我没有赶上。

可当我抬头，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挪不动步——

那是雨后漫天的红霞，绯红、橘金交织在一起，映透了整片苍穹。

我慢慢收起伞，任由清凉的空气包裹着我。整个东区空无一人，我就那样独自伫立在这一场盛大的美丽中。

一直以来压在心头的沉重感，在这一瞬间消散了大半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给你发信息说："我没赶上太阳雨，但我看见了满天的红霞。"

我问你："你是不是也正和我一起看着它？"

你回："我在宿舍里看。"

我握着手机，轻轻地笑了。不知道那一刻我们的心情，是否也像这连绵的天空一样，正在某个高处悄悄相连。

回到宿舍，面对大家疑惑的目光，我只能胡乱糊弄过去。她们哪里知道，我刚刚去见证了一场只属于我们两个的、绯红色的奇迹。

青春里因为一个人，连一场雨、一抹霞光，都变得有了灵魂。

29.守护：从结防所到 309 医院

这样的日子，既痛苦又透着一丝隐秘的快乐，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。

可我私心里，甚至希望能有更多故事填满每一寸光阴。这样，那个注定要分别的夏天，也许就能走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

* * *

那段时间，我其实已经很累很累了。

白天要上课、复习、考试，要处理转专业后的各种手续；身体被药物和副作用拖着往下沉，有些时候因为大把的吃药，会生理性地恶心到想吐；还要隔三岔五逃课，挤公交去医院，面对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窗口和医生。

可当时我只能自己去问、自己去跑、自己去害怕。

直到你出现，我才第一次觉得，那些路好像没有那么长了，我竟然奇迹般地轻松穿过了那段最阴霾的时光。

* * *

此刻的我，陷入了一种尴尬的"身份迷失"中。

关于军训不去的申请，到底该向谁开口？军训编制在那头，生

活圈子在这头，两边像乱成一团的线，绕得我太阳穴生疼。去找了李刚老师，他也支支吾吾给不出准话，校医院只给了"不予军训"的医嘱，却没告诉我这道程序该如何落地。

你看着我这副糊涂样子，眉头紧锁。

你终于拿出了你的霸气，斩钉截铁地说："这样糊涂下去不行。既然军训不去了，我一定要陪你再去一趟海淀结核防治中心。"

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。

我不愿意让你陪我挤那趟永远人满为患的 26 路公交车，不愿意让你看到我为了生活奔波时的狼狈，不想你因我而变得同样劳累，更不忍心让你也陷入那个破破烂烂、透着几分凄凉的防治中心。

可你无法容忍我对自己的身体如此"敷衍"。在你的坚持下，我终于点头了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答应，这块名为"不放心"的石头，会一直压在你的心口。

* * *

那天是6月26号。清晨，阳光已经带了火辣的苗头。

我特意挑了一件粉绿色的上衣，搭配简单的牛仔裤，斜挎着那个淡绿色的小包。你穿着件最普通的T恤，背着日常那个大书包。

过马路时，你特意站在我外侧，护住我。

我们站在站牌下，像一对最寻常的大学生。

盛夏的26路永远挤得像个沙罐。以前我一个人在这条路上，总得偷偷逃课。北京的公交司机像脾气很急的小孩，最爱在拥挤的路口猛地一刹，让整车人猝不及防地往前一倾，发出一阵惊呼。在摇晃的车厢里，我唯一的奢望就是能抓到一个牢固的扶手，不至于一个刹车一个踉跄。每次下车，都有一种如释重负却又筋疲力尽的虚脱感。

我先挤上车，你紧跟在后。人潮把我推向车厢深处，我个子不高，够车顶的横杠有些吃力，手臂伸得生疼。

你站在稍微靠外的地方，隔着人海看了看我，我示意我没事，你就转头看向窗外。我们像陌生人一样保持着沉默。直到快到站，车厢终于松动了一些，你才穿过人群走到我身边。

虽然依然没有座位，但那一刻，我的呼吸顺畅了许多。

* * *

到了地震局站，我领着你走向那个我跑了无数次的结核防治中心。热浪扑面而来。

以前每次独自走这条路，总觉得长得没有尽头，还要担心着医生今天又要说什么。

那些医生总是很不耐烦，多问一句都像是在讨饭。有时一个问题要分好几次、自己跑来跑去，才能把想问的话问完。回想起来，满心都是酸涩。

但今天有你在身边，那些冰冷的恐惧，好像都被阳光晒化了。

你感叹了一句："这地方怎么这么绕啊？"

我笑着说："是啊，第一次来幸好遇到一个交大的同学带路，她之前已经探过路，要不然我自己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找到呢。"

讲到这些小幸运，我不自觉地笑开了，你看到我开心，眉眼也跟着温柔地舒展开来。

穿梭在北京巷弄那些陌生的风景里，我有一瞬的恍惚，仿佛回到了童年长大的外婆家——那里也有长长的巷弄，有风中哗哗作响的乌桕树，有河堤两岸在季风里起伏的庄稼，还有湿润的空气。

那种奇妙的重叠，让我生出一个近乎奢侈的念头：要是能带你回我的外婆家，该多好。

可我终究保持了缄默。那些想带你去看的念头，最终都悄悄沉入了那一年的夏日地底。

* * *

在一楼楼道领了病历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心惊肉跳地走向二楼诊室。

轮到我们时，我让你站在身后不远处。那位平日里横眉冷对的大夫，在看到你的时候，表情竟瞬间变得平和起来。

你无声地宣告着：这个女孩，也是有人撑腰、有人心疼的。何况撑腰的还是个超级大帅哥——那一刻，我心底生出了一丝隐秘且微小的骄傲。

给医生看了新的肝功能检查，我问我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，得

到的还是一句"按医生的话吃药就行了"。我站起来朝你走来，你问我怎么样，我说还是一样。其实你看得出来，我还是说不清楚。

你看着我支支吾吾的样子，没再追问，径直朝着医生的位置走去。

你走在前面，背影清瘦而挺拔。我低头跟在你身后，活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

你从容地坐下，淡定地向医生说明了我们的关系，声音沉稳，不容置疑。

那一刻，你俨然成了我的"家长"。平日里咄咄逼人的大夫，此刻出奇地耐心，与你交谈起来。你们一来一往，聊得自然而周全。我完全听不清你们在聊些什么，那些医学术语成了模糊的背景音。

因为你挡在我身前，我便再也不必独自面对恐惧了。

直到你起身礼貌地道谢，我才如梦初醒，慌忙跟着吐出一句谢谢，小跑着追上你从容的脚步。

走下楼梯时，阳光穿过走廊的窗格。

我由衷地对你说："谢谢你，孙伟。"

你脚步微顿，有些诧异地侧过头："谢什么？"

"你不知道这个大夫以前有多凶。每次来这里，我都像独自在面对一只随时会扑过来的老虎，连呼吸都要屏住。但是又不得不来。你居然能和她聊得这么顺畅，真的……厉害。"

你淡淡一笑，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述说别人的故事："我自己也

一直生着病，见医生早就习以为常了，没什么特别的。"

这句话，像一根极细极冷的针，毫无征兆地扎进我的心底。

哪有什么天生的淡定从容，那是你用自己的辛苦换来的。

* * *

从小巷出来，迎面撞见一家燕皮馄饨店。木质楼梯窄窄的，每走一步都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我们挑了二楼靠窗的角落坐下，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。

热气氤氲了视线，我看着你忙前忙后拿碗筷的身影，鼻腔深处突然泛起一阵微酸，竟脱口出一句荒唐至极的话："孙伟，你真的好像我妈妈。要不，你做我的妈妈吧？"

你毫无愠色，只是云淡风轻地应道："做妈妈就做妈妈好了。"

你身上总有一种奇妙的重叠——既像威严的家长，又像赤诚的孩子。

你同我商量着病情，字句间又好似一对相依为命的"少年夫妻"，共同处理生活里的琐屑。

付钱时，我执拗地抢先买了单——刚好挂号剩下的零钱攥在手里，而你身上只有整钞。你大约是洞悉了我那点敏锐又倔强的自尊心，便没再坚持，顺着我的意让我付了账。

* * *

走出店门，天色尚早。你告诉我，你问过北京的亲戚，治结核最权威的是309医院。

你看着我："反正今天还早，我也没什么事，我带你去309医院。"

"嗯，好。"

你给朋友打电话核实地址，结果对方居然把地址发到了QQ上，那时候的手机可是收不到QQ信息的。

你气得低骂了一句："我靠，这哥们儿居然发到QQ上了！"随即直接拨通电话确认。

公交站旁有个花坛，里面种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，树后是一排古色古香的四合院。你立在树影下打着电话，我无事可做，便顺着花坛的水泥围栏走来走去，绕着大树，看着马路上往来如织的车流。阳光透过叶缝碎了一地，细细密密地洒在我脸上。

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谢命运：在荒芜的岁月里，它竟也曾对我如此温柔厚待。

你挂了电话，转过头说："离得不远，我们打车过去。"

出租车带着我们一路向郊外驶去。喧嚣的市中心渐行渐远，窗外的景色随之变得荒凉而悠远。

路两旁是一排排挺拔的白桦树，枝干洁白，直插云霄，如同一列沉默的仪仗队，延伸向地平线尽头的群山。

医院门前尚未铺就的泥土地和小土坡透着原始的质朴，309医院的标志，就在这片荒凉的底色中赫然出现。

这是一所军医院。

下车付钱时，你抢在我前面把钱递了出去，还找了个无从考证的借口："我妈能报销。"

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你妈妈，但她已经默默为我付出过了。

谢谢。

我们就这样并肩，走进了那家权威医院的大门。

30.山上的"旅行"与那句一语成谶

309医院的设施感觉挺好，建筑亮堂而正规。导医小姐指了指后方，告诉我们结核科不在主楼，而在后面的山上。

我们道谢后，开始往山上进发。

我不禁暗想，把传染科建在山顶，大概是为了让病毒在林间散尽吧。

山路寂静。我再次劝你："孙伟，等下你别上去了，这边的结核患者都是好多年的，这样对你不好。"

你还是那副执拗的样子，丢下那句老话："大不了一起休学。"

走了很久，终于在山路的右手边看到一户小院子，那里有个大门，我们就过去问。

结果发现，结核科还在山的更上面。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。

我撑开伞，想为你遮一点阴凉，你躲了出去，说不用撑，我也就没有勉强。时近正午，烈日当空。山路两旁竟然有人开辟了菜园，满眼青翠，倒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郊游。

我兴奋地跳进菜园边，突发奇想考你："孙伟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菜吗？"

你摇头。

"那这个呢？"

你还是摇头。

我只能暗自感叹——王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。

完美如你，终于让我抓到了一个缺点：你不认识蔬菜。

"那是西红柿，那是长豆角，还有那个……"

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些觉得很开心，像回家了一样。

我那一刻笑得特别开心，那种久违的、发自内心的松弛感，让我瞬间忘记了自己是个病号。

你站在马路右边的树荫下，看着我这里一下那里一下活蹦乱跳的样子。

你说："很少看到你这么开心。"

我笑着说："是啊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。"

你看着我，突然说了一句："我明白了你对我的感情。"

我愣在当场，有些愕然。

怎么会突然说这种话。

我自己都不明白，你又怎么明白的。

* * *

我们在转弯处发现了一排长长的房子。我惊呼："这房子真像我初中时住的地方！"

你打趣道："你家住这么多房子啊？"

"是啊，以前是敬老院改建的，半夜上个厕所都要穿过长长的走廊呢。"

我似乎很少向你提起我的成长。

那段并不丰盈的岁月里，这世上最早给过我无条件爱的，是我的太婆。她总叮嘱我背熟家里的地址，生怕我弄丢了回家的路——教我如果走散了，就对路人念出那一串字符，像一句能回家的咒语。每逢家里吃鸡，她总是把那对鸡翅膀夹进我碗里，笑着念叨："我家细仔，吃了这对翅膀，将来要飞到北京去看毛主席。"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被善良与慈悲的爱过。我想，我也愿意一生善良，一生纯粹。

你说你也有对你很好很好的奶奶和妈妈——以后我也对她们很好很好，好不好？

* * *

你话不多，只是温柔地笑了笑："进去吧。"

挂号时，我随口拉住一个人问路。你立刻警觉地叮嘱我："在这里不要随便问路人，要问就问带口罩的工作人员。"

你找了一位保洁阿姨问清了诊室。

医生询问后，开了X光片的单子。

拍片时，医生说我的内衣可能不适合拍，给了我一件白大褂。

我把淡绿色的包包和换下的衣服一股脑儿塞进包里，交给你保管。包包不大，衣服的边缘若隐若现。

当我穿着宽大的白大褂走出来，正撞见你守在门口。你看着我，调侃道："还挺像个小护士。不过，你脸红了。"

那一刻我们站的很近，空气里充满了某种局促又暧昧的张力。我的脸烫得惊人，却还是嘴硬反驳："才没有，是天太热了！"

说完，我逃也似地冲进了拍片室。

* * *

在309医院，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医生。诊室里的患者大多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，老大夫却出奇地淡定，口罩都没有戴，面无遮拦地坐在一堆X光片后面。

他对着我的片子端详了许久，缓缓开口："发现大概有五六个月了吧？"

我有些木然地回答："是入学时查出来的。"

我带着一丝侥幸问他，这算不算发现得早。

他摇了摇头，语气平静："不算了。"

他却是个极有耐心的长者，有问必答，并让我安心治病就好。知道我已经服药后，他没有再开新药。你守在旁边，神色也放松了不少，大概觉得既然专家都这样说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直到我提起接下来的军训，老先生的反应竟和之前的医生一模一样，坚定得不容商量："绝对不行。"

我问他能不能开个证明。最后大夫说不知道行不行，反正还是给我开了个假条。

很可爱的一个老大夫。

* * *

走出医院大门，我们回到了山下的马路边等公交车。

那是一段极其僻静的荒郊，等了好久也不见车辆经过。北方的夏日阳光透过高大的树冠直射下来，光影在地面上跳跃，明媚得有些晃眼。

我们并肩站在简陋的站牌下，中间却莫名其妙地隔了约莫两米的距离。

我偶尔偷看一下你的侧脸，再看看远方苍翠的山。那一刻很安静，很舒服，像是整个北京都忽然退远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站在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路边。

路两旁的白桦树被风轻轻吹着，那一刻的安心，让我觉得即便在这个荒郊野岭站上一辈子，也是件极开心的事。

突然，一辆公交车晃晃悠悠地驶来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拿不准是不是这趟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车门一关，它便冒着黑烟绝尘而去。

你转身确认了一下站牌，有些懊恼地说："这趟车其实可以坐的。"

荒郊的午后再次归于寂静。下一趟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

你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尽头，突然没头没脑地感叹了一句：

"很多事情，就像这趟车，如果不好好把握，它就开走了。而下一趟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。"

我心里怅然，低声问："你是说你自己吗？"

你没有回答，只是沉默地看着远方。

很多年后，我依然无法忘记和你等车的那个午后。

那句话竟成了一语成谶的预言——我们都在那个夏天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那趟车，却又在犹豫与张望中，眼睁睁看着彼此错过。

* * *

下一趟公交车终于晃悠着靠了站。

上车后，我们坐了一前一后的位子，我恰好就在你身后。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角度——想看你就可以一直看你。我偷偷伸出手，在空气里顺着你的剪影比划着。

你大概是真的累坏了。陪着我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奔波、排队、交涉，此刻你靠着窗户，神色里透着一丝倦意。

我一会儿看看窗外飞驰的街景，一会儿偷偷瞄一眼你的背影，心里像塞进了一团刚晒过太阳的棉花，暖洋洋的。

* * *

回到学校，我们在食堂胡乱塞了几口晚饭，你便拉着我去见左峰老师。

我依旧战战兢兢地跟在你身后。左峰看到309医院开的假条，说他会和教务处沟通，让我不用参加军训了。

那张薄薄的假条，竟然真的成了我的护身符。

从行政楼出来，夕阳把东区的槐树林染成了一片金红。

你还是说要送我回宿舍，其实你这一天已经很累了吧。

我心里满是感激，却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惆怅——不用参加军训，意味着再过两天我就要买票回家了。

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你了。

回东区的路上，我看着一排排的槐树，那种"劫后余生"的高兴和"即将别离"的失落，在晚风里绞在了一起。

快到女生宿舍楼下时，你停住脚步，叮嘱我好好休息，说你现在终于可以安心去军训了。

我点点头，轻声说："孙伟，谢谢你。你也累坏了，早点睡。"

说完这句告别，我们僵持着却谁也没挪动步子。

我坚持让你先走。你拗不过我，终于转过身去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我一下，挥挥手示意我快进去。我乖乖点头，钻进了树影里。

余光看到你慢慢走远，直到消失在视线的尽头，我才慢吞吞地回到宿舍。

31.错落的军训名单与那个未竟的拥抱

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那天从医院回来，你竟然直接把309医院的挂号单拍在了宿舍的桌子上。

那是一种坦荡到近乎挑衅的姿态——你从不屑于掩饰对我的偏爱，哪怕要直面周遭复杂的视线。那种特立独行的、甚至带点狂傲的勇气，是我当年没完全读懂的魅力。

这件事，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准备离开北京去广州前，才从王硕口中得知。

* * *

我没打算立刻买票回家，心里贪恋着，想多陪你一刻，便是一刻。

可两天后，参加军训的分组名单公布了，班级全部被打乱，分成了好多连。莲莲她们说看到了我的名字，我自己也去看了下，发现真的有我的名字——可是我什么军训物品都没有准备呢。

第二天就要去军训的地方了，隔壁宿舍的同学遇到我，约我一起去药店买点中暑和防蚊的药，说晚饭后一起去。我说好，心里想着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

* * *

从食堂出来，暮色已深。操场上踢球玩耍的人渐渐少了，我从一食堂吃完饭就急急地往宿舍赶，路旁的槐树落下一地碎影。

我正纠结着要不要告诉你，脑子里想着你，走着走着就出了神。

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"嘿"。

我以为是幻听，继续往前走。然后又是一声——我才回头。

你定定站在我身后，说你刚打完球，看到我急急地走，叫了我，我完全没有反应，径直走掉了，你才又叫了一声。

你哪里知道，我走神是因为正在想你，而你竟然真的就在槐树旁出现了。那一刻，我有些羞赧地低下了头。

我不敢告诉你，我走神的时候多了去了，但是基本都是因为想你。

* * *

你问我票买好了吗。我低声说："名单上有我，我得去军训。什么都没准备，正约了同学去买点避暑药。"

你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怒火："胡闹！我去找李刚。"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你已经怒气冲冲地朝主校区走去，步伐快得惊人。

我叫你，你也不理我，小跑着冲上去拦住你。

你倔强地不肯停，只丢下一句："别担心，我来搞定。"

我一路小跑地追着你，你终于停下了脚步。我告诉你："我已经给左峰打过电话了，他说这是学校统一公布的，没法改，但我可以在病号班，每天待在树荫下就好。"

你还是气难消的样子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"那你先准备着吧，我还是得去找李刚问个明白。"

"防暑的就不用买了，我给你带过来。"

"你不用自己用么？我自己买就好了。"

你摆摆手，随口扯了个理由："你不知道我妈给我寄了多少呢，多得根本用不完。"

"哦。"

我看着你，心底泛起一阵酸涩的甜蜜。

* * *

回到宿舍，我急急地开始准备军训的东西，跑到超市里一顿狂买——衣服、日用、书本、零食、写了名字和连队的脸盆。

整整装了一大麻袋子，我完全拎不动。

出发前夜，你给我带来了一大包防暑物资，整整又是好几排藿香正气水，还有厚厚一叠创可贴。

你知道藿香正气水有多难喝吗？苦涩辛辣的味道，简直是某种酷刑。

"这么多呀。"

"我妈寄得太多了，这东西虽然难喝，但管用。"

你告诉我，你又去找了一次李刚，可还是没能争取到我不去军训。

我都无法想象，一个电气学院的男生去找一个经管学院的辅导员理论的画面。你叹了口气，叮嘱我到了军训基地如果有什么事，一定要及时联系你。

我反过来安慰你："没关系，去就去吧，病号班不用真的训练，就当换个地方看书了。"

看我这么释然，你眼里的焦灼才终于平息下来。

其实我没有说出口的是：如果回家了，我就见不到你了。如果去军训，至少我们还在一起。

想到这里，心里竟然生出一丝隐秘的期待和开心。

* * *

直到我研究生毕业，你给我的那些藿香正气水和创可贴都没能用完。也许它们早就过了期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静静躺在柜子最深处。

你早已离开了我的生活，可你留下的这些药却一直陪着我度过本硕。看着它们，心会隐隐作痛。

你留给我的东西本就不多，而我留给你的，几乎没有。

* * *

七月的北京，太阳毒辣得像要把地皮烤干。

早上，我们按照不同的连分配了汽车。大包小包的行李塞满了车厢，大家像搬家似的，把所有不安和期待都带上了路。

下车后，所有学生都拖着重重的行囊，站在一个巨大的水泥操场上。

全校师生齐声喊完口号后，连队便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。

人潮汹涌，我拼命朝你的方向张望，可目之所及全是清一色的迷彩绿，根本分辨不出谁是你。

轮到我们连出发了。

当所有人渐渐远去，喧嚣的操场归于寂静时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还在拖着那个巨大的编织袋，在发烫的水泥地上一步、一步地挪动。

偌大的操场，只剩下我这一个移动的黑点。

那一刻，连我自己想起那个画面，都觉得搞笑又心酸：刘灵凤呀，全世界都走光了，就剩你一个人在原地磨蹭。

我也在想，孙伟，茫茫人海里，你有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？如果看到了，我可真是糗大了。

* * *

快挪到分岔路口时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"怎么是你呀？"

回头一看，是电气十班的一位男同学。

他看着我涨红的脸，主动提出帮我拿。我本能地拒绝了，那个袋子重得离谱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拖累别人。

"真的很重的呢，不用了，我能拖过去，拖着不重呢"

可他很坚持："我还能拿得动呢"。

他把自己的袋子扛在肩头，一手提起我的袋子——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。

他显然低估了这袋东西的重量。

我更不好意思了："我们两个人一人一边吧。"

到了岔路，我赶紧让他放下："放下吧，剩下的路我自己拖过去就好。你们电气男生宿舍住得远，快赶上去吧。"

他没有再坚持，放下后叮嘱了两句便匆匆离开了。

在那个全然陌生的连队里，能遇到一位帮我提袋子的老同学，心里已是极大的慰藉。

* * *

直到黄昏时分，我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找到了宿舍。

墙皮脱落，床铺散发着陈旧的气息，军服酸臭得必须清洗过才敢往身上穿。

那时候的手机还没那么全能，充电插头成了稀缺资源，要等好久才能等到一个位置。在那段没有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时光里，大

家安顿下来后的消遣，也不过是面对面的闲聊，或是翻开一本已经揉皱的书。

我终于安顿好了行李，心里却在不停想：孙伟，你们住的地方离我远吗？

我一边忙碌，一边焦虑地盯着手机电量。忙乱了一整天，始终没等到你的音讯，失落已经堆到了嗓子眼。

可我盯着屏幕，呼吸仿佛停滞了一秒。

我回去后一定要去找你，我要拥抱一下你，别生气呀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虽然不太尊重你。晚安了，刘小凤同学。

2006/07/02 21:22

"虽然不太尊重你"——你知道这个请求有些大胆有些冒犯，但你还是说了。在那个保守又羞涩的年纪，一个拥抱的承诺，比任何誓言都要来得灼人。

我在心里，紧紧抱住了你。

* * *

也是在那段日子里，我接到了李阳的电话。她是我新宿舍的舍长，在电话里热烈地邀请我："等军训结束搬回校区，我们住一个宿舍吧，大家都特别好相处，想先找你聊聊。"

李阳是个典型的北京女孩，爽朗、幽默，像一团跳动的火。她是除了王硕外，我来自北京的另一个好朋友。

这通电话像一缕和煦的春风，吹散了军训基地的霉味，也吹进

了我荒芜已久的心田。

那是新生活在向我招手。

32.迷彩色的"搜索游戏"

军训生活在一片迷彩色的喧嚣中拉开了序幕。

因为身体里那个尚未治愈的"小麻烦"，我被分配到了病号班。这意味着我脱离了操场上那一波波如热浪般的口号声，却也陷入了一种近乎荒芜的孤独。

我们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一小片树荫下，每天唯一的任务，就是搬着小塑料凳，坐成一排，像一群被遗弃的观众，看着那些在烈日下站得笔挺的同学。七月的阳光把地面晒得滚烫，蝉鸣一阵高过一阵，远处操场上的口号声随风飘来，忽远忽近。

出门前，我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《微积分》。现在想来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失策。

复杂的公式像是一群扭曲的蚂蚁，怎么也钻不进脑子里。无聊到了极点，我便开始研究树干上的生灵，偶尔发现一个半透明的知了壳，小心翼翼地抠下来放在书页上，对着那空洞的躯壳发呆。

但我更多的时间，是在玩一个只有我一个人了解的游戏——寻找孙伟。

* * *

操场上是一堆堆绿色的方阵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一片片被风吹乱的草丛。

我坐在凳子上，微微眯起眼，试图在那密密麻麻的迷彩服里，辨认出那个高大、挺拔的身影。

那是你吗？那个转身姿势最标准的？或者是那个在休息间隙低头整理帽檐的？

那么远的距离，所有人又都穿得一模一样，我的视力在那样宏大的底色面前显得如此力不从心。可是我乐此不疲。我会在心里各种分析：按照班级序列，电气系应该在左手边第三个方阵……不对，那边阳光太晒了，你们可能会换位置。

我其实毫无头绪，却固执地觉得，只要我看得足够久，空气里总会浮现出某种关于你的微光。

* * *

这种无聊的等待里，唯一的亮色是认识了一个北方计算机系的女孩。她性格爽朗，说话带着一股子北方人的干脆劲儿，这让我这种南方姑娘觉得很有趣。我们两个每天坐在小凳子上，一边躲避教官的视线，一边小声咬耳朵，分享着这枯燥生活里零碎的乐趣。

最开心的时刻，莫过于每天解散返回宿舍的那一小段时间。

虽然男生和女生的驻地是分开的，但那间狭窄拥挤的小卖部成了唯一的"灰色地带"。

我会故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到处晃悠，像是一只在寻找领地的猫。那种期待感在胸腔里跳动，我总幻想着转过那个水泥墙角，就能撞见你。

有一次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

我远远地看见了你，穿着那身军装，即便在一群男生里，你的存在感依然那么强。那一刻，我内心慌乱得像是被突然抓包的小偷。

后来又有一次，我们在小路上迎面相遇。

那种走向对方的感觉如此真实，空气里的尘埃似乎都凝固了。我们越走越近，我甚至看清了你脸上细小的汗珠。可纪律森严，教官的哨声就在不远处，我们没有说话，只是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，目光交汇，又迅速错开。

那片刻的沉默，比任何言语都要震耳欲聋。

* * *

食堂也是我最期待的地方。

所有人都要站在餐盘前等教官指令开饭，吃饭都是馒头，肉菜不多。

大家像雕塑一样等着那一声"开始吃饭"，都饿坏了。我担心你军训了一天，眼前这点饭菜能不能吃饱。

在那个短暂的、全场静默的时间窗口，我的"搜索游戏"又开始了。我站在人群中，目光掠过一排排陌生的绿色，疯狂地捕捉你的影子。如果那天足够幸运，我能看到你侧身的轮廓，但更多时候，我只能望着满眼相似的绿色，直到希望一点点落空，再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。

* * *

我的军训生活，就这样在《微积分》的符号里、在对蝉鸣的观察中，以及这种近乎偏执的、在人群中搜索你的目光里，悄悄溜走了。

那些等不到的消息，和那些远远瞥见的侧影，构成了那个夏天最闷热、最焦灼的回忆。

33.戛然而止的军训与七月七日的深情

七月的北京，阳光毒辣得像要在大地上烧出一个洞来。

病号班的树荫，成了我们最后的避难所。我坐在塑料凳上，隔着一片刺眼的日光，看着你们在操场上机械地重复着走方步，汗水把迷彩服浸成了深绿色。我明明什么也做不了，却忍不住心疼起你来。随后几天，你们开始学打军体拳，动作整齐划一，口号声震天响。后来听说教官在你们班列队时提到了我，说："瞧瞧人家病号班的同学，想学军体拳都没有机会，你们这群人还不好好练！"

我听了直想苦笑。我哪是想学什么拳法，只是希望有些有趣的事情发生。

* * *

我的军训生活，在那个雨夜之后彻底变了样。

北京的雨下得急，夜里的寒气顺着单薄的行军床钻进来。第二天起来，我就开始发烧。

你从短信里知道我还要值夜班，急得语气都硬了。

那是2006年7月5日的早晨，9点15分，我的手机震动，是你发来的：

我好着呢，你才重要，管好自己，不用管我。

2006/07/05 09:15

简短的十几个字，透着你一贯的霸道和不容置疑的关心。

我看着屏幕，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终于见到爱自己的大人，所有的坚强都瓦解了，心里泛起酸楚。我想听你的话，"管好自己"。可身体已经不由我做主了。我撑着虚弱的身体去了军训基地的校医院。

校医院的老师一见到我，推了推眼镜，惊得直接站了起来："你怎么在这儿？辅导员不知道你的情况吗？怎么把你弄来军训了！"

她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开了证明，强制让我返校。

那一刻，我像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木偶，一刻都没耽误地收拾了那个沉重的行李袋。

离开基地的路上，车子在蜿蜒的山坡上绕行，窗外的山路像一条灰色的蛇。那些风景于我都是陌生的，构成了我对北方的某种印象。

我看着那些离我越来越远的迷彩方阵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我的军训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了，甚至没能正式跟你告别。

* * *

回到空荡荡的学校，我成了那个提前进入暑假的人。

按理说，我该立刻订票回新余。可我的私心像野草一样疯长——我想见你，我想等你军训结束，哪怕只是在校门口看你一眼再

走。

我把回家的车票定在了你们归校的后两天，7月15日。

* * *

那几天，学校安静得仿佛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。

李阳给我打了电话，知道我情况后说："没关系的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宿舍其他人也没人在意的。"人还没去，关怀先至。

夜晚成了我最盛大的节日。

当教官宣布熄灯解散，你的短信和电话就会穿过大半个北京城，落进我的枕边。那是我内心深处最开心、最期待的时刻。

* * *

2006年7月7日，那是你的20岁的生日。

那一年的这一天，军训并没有给你任何庆祝的机会。我的人生中，再也没有机会为你亲手点燃生日蜡烛。

而我躲在学校的宿舍里，握着手机，看着日期跳转。

那天晚上，21点43分，我收到了你的一条短信：

我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想你真的很爱你真的怕失去你

2006/07/07 21:43

我盯着屏幕上那一串"真的"，看了很久。

五个"真的"。连用的，不带停顿的，像是压了很久，终于在那天晚上，一口气说了出来。

可是我什么都没能为你做，甚至总是给你添"麻烦"，你本不会这么辛苦。

我心里想着，暑假要给你准备一个迟到的生日礼物。

* * *

孙伟，你可知道，在那个寂静的、只有我一个人的寝室里，我也一样怕。

怕失去你，怕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场幻觉。

我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否能不辜负你的深情。也不知道要怎样证明，我配得上你这样郑重的喜欢。

我总觉得，你是随时可以抽身离开的那种人；而我一旦陷进去，就会逐渐死掉。

我要如何与你解释，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时，我的恐惧也一样无边无际。

你如果能够看到这段文字，应该要骂我的脑袋里怎么有比长城还绕的脑回路。

34.食指交错与"雨停了"的温柔

电话里，我撒了一个拙劣的谎。

我告诉你，我只能买到15号回家的票，所以要在学校多待几天。我始终没有勇气承认，那张推迟的车票，仅仅是为了等你回来。

* * *

电话那头，你沉默了片刻，声音低沉而炽热："等我回来，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一分钟。我要握着你的手，食指交错。我不要和你分开。"

面对这样炽热的话，我只觉得耳朵发烫，心跳也乱了节奏。笨拙的我不知道如何回应，只能红着脸，安静地听着。

短信里也都装满了你的思念，还有你笨拙的幽默。

晚安吧，小木，今天打电话惹你不开心真是不好意思，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吧。 *2006/07/11 22:47*

你开始叫我"小木"了。看来你也学会给我取绰号了。

既然如此，我便在心里偷偷回敬你一个早就属于你的外号——暗黑王子。

有时，我在电话里表现得像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，把你气得够

呛。可挂了电话，你发来一条短信——

以后会有人给你打伞的不管什么伞。雨停了。

2006/07/12 07:13

和你在一起 不安全也很好 等会打电话给你 不要说不行

2006/07/12 12:09

我真的很想见你 不管了我今晚去找你 你记住不管你成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你 因为我喜欢的是你的所有

2006/07/13 19:13

我因为心里那场雨，耽误了太久的行程。

现在雨停了，我是不是也该启程，奔赴你的方向了？

* * *

你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月色寂寥。

我趁着室友们忙着收拾行李、洗漱嘈杂的时分，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。

东区操场边缘，有一排单杠和双杠，旁边散落着几个斑驳的长凳。你已经在那儿等我了。你比军训前黑了一些，也更清瘦了，带着一种粗砺的英气。

你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语气慎重得让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："我有件很严肃的事情要跟你说。"

我的心跳瞬间漏了半拍，手心开始出汗。是告别？是要说再见

了吗？

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，你低声开口："我的某一科的成绩……比较差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？"

我愣住了，随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原来是这个啊。那一瞬间，我又无奈，又心软。

你永远不会知道，我从未在意过那些冰冷的分数，我真正在意的，是理清对你的感情。

* * *

夜风微凉，我们坐在那个经常坐的长凳上。近旁那盏昏黄的路灯，把我们笼罩在一片暖光里。

我任你握住我的手，你指尖摩挲着我的掌心，那是你承诺过的"食指交错"。

"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？"

你看着我的眼睛，那种渴望与期待几乎要把我灼伤。

我低下了头，避开了你的视线。我宁愿顾左右而言他，去聊明天的天气，聊回家的行李，也不愿面对这场艰难的情感交锋。

我多想说出那个"好"字。

可我怕，一旦说出口，所有东西都会变得不可收拾。

我并不是不喜欢你。恰恰相反，我怕的是自己已经比想象中陷得更深。

你也许只是还没那么了解我。我怕你对我失望，然后离开。不开口，至少现在你还能在。

你看我一时没有回答，没有再进一步，只是说不要有负担，先好好准备回家。等我坐火车时，你会来送我。

* * *

最后这两天，分别将至。你总是静静地盯着我看，就这样待在我身边，不怎么说话。

你说这样待着就已经很好了。

然后你发来一条短信：

今天有很多话想说的 我憋了一天了 可见到你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和你在一起让我很平静什么气愤呀难受呀都没有了很舒服。不要怪我不说话

2006/07/13 23:51

我看着这条短信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软化了。

35.西站的那个转身，我曾去追过你

你出来吧 我在候车室门口。

2006/07/15 12:36

那天北京西站的人潮几乎要将人淹没。

我固执地不让你送，总感觉这混乱焦灼的车站，不是你该来的。

可当我站在那个巨大的时钟下，手机震动了。

我看着你那张好看得有点过分的脸，在这灰扑扑的车站里显得那么干净，不自觉地红了脸，低着头走过去。

你和这里简直格格不入，和周围一切都不是一个图层。

你问我："钱带够了吗？"

听说我带得不多，非要往我手里塞一百块钱，明明那时候你也是个还没经济独立的大学生，却已经想好了让我接受的理由："这是借给你的。"

我故意像个小财迷一样，当着你的面把那一百块钱展平，小心翼翼地塞进钱包的最内层，又拍了拍，调皮地冲你挤挤眼睛："谢谢孙老板！等我回了北京，给你带好吃的呀。"

你被我逗笑了，原本紧绷的脸部线条终于松动下来。

你坚持要送我上站台，但我看着那密不透风的取票口和送站口，想到你要在这个人肉丛林里挤得满头大汗，我便心疼不舍。当时只有持票才能取送站票，你拗不过我，只能站在候车厅外，目送我走进去。

可是，就在我踏入候车大厅的那一秒——

看着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群，我突然不想，一刻也不想和你分开。

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手里死死攥着那张车票，逆着人流往回用力奔跑。

我想去追你，想去牵住你。

可是那是2006年的北京西站啊，眼前只剩下如潮水般涌动的陌生面孔，我再也找不到你的身影了。

又是一个转身，我就再也找不到你。

* * *

手机屏幕亮起，你说："我家人在等我，今天要出去玩，你放心回。"

我盯着"家人"这两个字，心头微微一颤。

车站外，属于你的那个世界正温厚地张开双臂，等待开启一场明媚的远行。而我站在玻璃窗这一侧，感觉到一种无形的、甚至有些冰凉的界限。不是贫富，也不是家乡远近。那种与生俱来的、带着某种矜贵气息的从容，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伪装出来的。

我站在你身边，却在那层透明的差距面前，自惭形秽地悄悄退了一步。

可那时的我们多么单纯啊，甚至单纯得有些固执。要是我能图你长得帅、图你温柔对我好，该有多好。我只是怕配不上你，怕辜负你。

那时的我甚至偏执地想：如果注定要失去，那我宁愿从未彻底拥有过。我像个在冰面上屏息行走的人，与其恐惧地等待冰裂的那一刻，不如从未踏上去。

* * *

忍不住发了条信息逗你："孙伟，你是不是偷偷修了'读心术'啊？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。"

你回得很快："哈哈，别老瞎想，脑细胞会死很多的。"

孙伟，你可知道，我那些死去的脑细胞里，每一个微小的碎片，刻录的竟然全是你。

* * *

上了火车，我收到你最后几条短信：

干嘛说的那么那个 我会好好地 我还有目标呢 是吧。我感受到你的心意了 真的。很高兴 真的。

2006/07/15 13:53

好好休息 好好玩 好好保护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去自由自

在，别老瞎想脑细胞会死很多的。

2006/07/15 14:06

晚上睡觉小心点上铺空调冷风，让我知道你好着。

2006/07/15 21:34

晚安了我的……

2006/07/15 21:39

"晚安了我的……"

后面是省略号。你没有说完，但什么都说完了。

* * *

16号上午，妈妈和弟弟来接我。

我回来了，比香港回归还让人振奋，兴奋的我一个劲地吃东西，成了一个十足的快乐闲散人员。

妈妈看着我那副没心没肺、大声说话的样子，皱着眉纠正："做个阳光女孩，要自信点，说话声音能不能小点？"

她哪里知道，我在北京经历的是怎样的身体透支和情感拉扯。

看到我瘦了憔悴了那么多，她心疼地嘟囔："这哪是去上学，简直是去劳改。"

你发来短信：

哎 本来就是来劳改的 他们非说咱们是来上学。好好休息吧 有

妈妈在身边很好。

2006/07/16 11:15

不要吃太多哦 高兴也不能胡吃 是吧。

2006/07/16 11:26

你已经说晚了，我已经是沙发上的豚鼠了。

你妈说的不对 上了大学不一定要有"修养"尤其是在妈妈身边撒娇耍赖什么的。我想象得出你吃东西的样子。

2006/07/16 11:34

看来你已经接受了我妈妈单方面对我的投诉。

* * *

那几天，我们只能靠短信沟通。

16号晚上，你的相思病犯了，短信一条接一条：

你用你的手机发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

2006/07/16 22:40

你就发一张一张就好

2006/07/16 22:45

我想呀

2006/07/16 22:45

你的手机如果能发图片，就能发相片，发一个给我吧 不要不

会呀。

2006/07/16 22:54

还好我有你们女生合影 先看着吧

2006/07/16 23:51

* * *

17号晚上，你发来："我好着呢，我来找你怎么样。"

我吓得一激灵从床上跳下来，光着脚跑到窗边往楼下看。

可随即我就自嘲起来：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家的具体地址呢。你怎么会这么疯狂呢。

但我真的突然闪过那个念头。

我们当地有个流传的故事，说有个深圳富商喜欢上一个新余姑娘，姑娘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偷偷跑回来了。后来那个富商辗转打听到她的地址，追到新余，喜结连理，传为一段佳话。

我忽然想起家乡流传过的一个故事：一个外地男人爱上新余姑娘，辗转打听到她的地址，一路追到新余，后来竟成了一段佳话。

那一刻，我也荒唐地想过：如果你真的出现在楼下，我一定立刻冲下去。不再犹豫，不再推开你，就作为你的女朋友走遍新余吃遍新余。

就等你的短信了 你说过得怎样

2006/07/17 21:44

开玩笑的你好好玩吧 我很好 今天去学英语了还不错

2006/07/17 21:48

我爱你

2006/07/17 21:58

我好着呢，我来找你怎么样

2006/07/17 22:40

知道 我今天睡觉学英语逛书店买了 *CD* 和书 看书就这么多

2006/07/17 22:45

我什么时候 可以给你打电话

2006/07/17 22:51

我是说打那种插卡的公用电话 你告诉我号码 我打过去 好吧 要找个离家近的安全的 要不然还是不打的好

2006/07/17 22:58

晚安了小木。

2006/07/17 23:11

今天去医院了么 怎么了你

2006/07/17 23:23

* * *

18号，你把八个字拆开来发——

我希望

2006/07/18 10:32

我能

2006/07/18 10:34

照顾你

2006/07/18 10:35

我盯着屏幕，每一个字单独落地，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。

你越是这样说，我就越觉得自己笨拙。

我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对你撒娇，在你感冒发烧、想念家人的时候，我甚至组织不出几句像样的安慰。

你说得到喜欢的人的关心很开心，可我站在你的角度，觉得我并不值得你这样喜欢。

我怕潮水褪去的那一天，你会突然清醒，发现我其实无趣又笨拙——而那时候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
没什么事吧

2006/07/18 10:02

那就好 我不想你想着我有病 以后去医院别问了。

2006/07/18 10:32

别让不熟的人送你回家会出事的 话说回来认识的人也不可靠 反正别出事就好。

2006/07/18 21:18

别玩太晚 你跟别人不一样 病还没有好

2006/07/18 22:01

* * *

你发来一条搞笑短信。我每次都感叹，你为什么不仅高、帅、聪明，还这么幽默。按理说，能被你喜欢，是我多大的骄傲啊。

今天地铁上有一人脸紫青色的 他旁边的人就说 一千度近视汽车还不带眼镜 就算你没带眼镜骑车还不戴眼镜 就算你没戴眼镜 那么粗的电线杆 也应该看到吧 怎么就撞了上去呢 那人说我是看到了 不过我看到两个，本来我想从中中间穿过去的...

2006/07/18 22:11

高兴就好 我就不担心了。等你回来。高兴的回来。

2006/07/18 22:31

我再看会书 你能这样高兴太好了，把过去的都抛开吧。晚安。

2006/07/18 22:54

* * *

19号晚上，你发来：

越看你越觉得好看。晚安了。

2006/07/19 21:59

你觉得我好看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。

我摸着自己憔悴的脸，看着镜子里那个因为生病而有些失色的女孩，心里酸涩难言。

孙伟，你眼里的那个我是不是加了超级滤镜啊。如果有一天滤镜碎了，你还会说出这种话吗？

第四部 错过之后

36.郭旭刚的告白与我接不住的温柔

在家的日子，总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瞬间。

电视新闻里正播着领导视察农村灾情和小学校园的画面，我弟弟随口嘟囔："领导们就爱往农村跑。"

我妈一边往嘴里划拉饭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接话："那是，农村空气好，又凉快呗。"

我笑得前仰后合，追问老妈还有什么高见。她头也不抬地继续吃饭，淡定得像个隐世高手："小孩子懂什么，当然谁来都说好。"

我乐不可支，一边抹眼泪一边问："妈，你怎么讲笑话自己都不带笑的？"

弟弟在旁神补刀："高手讲笑话，向来是面不改色的。"

我真是汗颜，有道理哈。

那时候我虽然还在生病每日大把地吃药，但也是真的快乐。

有天我妈嗑瓜子，随手把瓜子壳往楼下马路扔。我说她："妈，你怎么能往马路上扔啊。"

她说："我要是不扔，扫街的阿姨那不就失业了？"

我被这股歪理邪说噎得说不出话，又忍不住笑。

在这种平凡的快乐里，我偶尔会失神。你说你会时常翻看班级

合影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也很想你。

* * *

7月20号，我收到了郭旭刚的信息。

他是隔壁班的班长。

回家了没有，我有事和你说。

2006/07/20 17:22

我也回家了，我……我……发现我……我说了以后你要好好考虑啊！你有男朋友吗？

然后是长长的表白和回复，我只节选了一部分：

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很特别奇特，是从来没有的，我很喜欢你！已经憋了半年了，你愿意做我的另一半吗？你对我没感觉没什么，我对你的感觉我不会弄丢的！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感觉，我也相信大学四年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！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，这种感觉我会自己一个人保留的。*2006/07/20*

这件事，我没有告诉你。但它像一缕新的雾，又落进了我本就千丝万缕的混乱里。

我记忆中的郭旭刚，是隔壁班很受同学认可的班长。微积分课上，我们时不时讨论题目。他经常穿浅色和白绿色的衣服，整个人有一种意气风发的少年感。

大学快结束时，他曾再次郑重地问我，是否愿意做他的人生伴侣。那份认真，让我至今想起，仍觉得震动。

他从未刻意追逐，也不曾打扰，却在我们都不懂爱的年纪里，给了我一份很长久、很安静的喜欢。后来听说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我由衷为他高兴，也衷心希望他永远幸福。

旁人的喜欢让我愧疚，而你的喜欢让我害怕。

因为我无法走向别人，却又不敢真正走向你。

* * *

那天，我独自在新余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。在街角的摊位前，无意间瞥见一位老奶奶正在编织花绳手链。那是红蓝相间的双色线，质朴却很漂亮。

看着那两根丝线在指尖缠绕、交叠，再缠绕、再交叠，像极了两个陷入热恋的人，拥抱着融入彼此，永不分离。

我买下了一对。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打算开学后，寻一个合适的机会送你一条——就当是送你迟到的生日礼物。

* * *

7月20日，我收到你的信息。

字里行间那股亲昵，几乎已经像是在对女朋友说话，让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
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："我想你，我也需要你。"

我感到自己的无能，不懂得如何安慰你，恨不能飞奔向你。

好多话想说 应该是倾诉 看样子还是自我倾诉吧。想你爱你晚安

2006/07/20 22:35

没有不高兴吧 我以后不说让你肉麻的话 不过你要知道爱在心中

2006/07/20 22:54

我奶奶身体更不好我妈哭了说想我了 我感冒有点发烧 就这些你随便选一样帮吧。想妈妈想奶奶想你。

2006/07/20 23:00

你把自己的脆弱列成清单，让我选一样来帮你。

你就是这样——奶奶身体不好，妈妈哭了，自己还感冒发烧。你没有郑重其事地把这些烦扰压到我面前，却在那条短信里，用一种孩子气的方式把它们都列出来，说"随便选一样帮吧"。

你不是不脆弱，你只是把脆弱裹成了一句玩笑话。

而我，连这句玩笑话都没能接住。我在日记里写道："他也许并非那么幸福，一个男生要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我，他需要我的抚慰，需要我的温柔体贴。我为什么不懂，一丝一毫的温暖都没有给他，他需要我。"

我盯着这条短信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回。

我什么都帮不上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甚至说不出几句像样的安慰。每次收到你的信息，我既开心，又觉得自己好笨——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你，我害怕隔着手机，自己会更无法靠近你。

我已经收到你的关心真的足够了，你认为这对一个喜欢你的人来说会认为是废话么？你的关心最真切最幸福不是么。

2006/07/20 23:19

太晚了 赶快睡 再瞎说瞎想小心你做梦梦见我 我要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想你。晚安。

2006/07/20 23:28

* * *

可如今回想，也许我才是那个过分谨慎的人。我自己又何尝没有想过，能不能再靠近你一点，坦然地回应你的亲昵。

你也许已经站在恋人的门口，而我还在学着承认自己喜欢你。

因为太想要，所以不敢要。

我怕你终有一天清醒，怕自己从云端坠落，怕那时候连退路都没有。所以我一边渴望你的靠近，一边笨拙地躲闪。

37.断联的真空期与自卑疯涨

七月的新余，热得很有声势。

江西人的夏天，家里的西瓜买了一车又一车，冰箱里也塞满了雪糕。我像一只终于回窝的大懒猫，吃吃喝喝，找同学玩，把在北京透支掉的那点元气，一点一点养回来。

那时候，我当然也很想你。

只是七月里的想念，还没有变成后来的恐慌。它更像夏天里偶尔吹过来的一阵风，会让我突然想起北京西站，想起你送我时的样子，也想起你发来的那些短信。

我以为，我们只是暂时分开。

我以为，等暑假过去，等我回到北京，一切还能继续。

那段时间，家里和亲戚偶尔凑在一起打“升级”——那是你教我的游戏。我们常去姨妈家，她做饭好吃，房间外的绿化也好，夏天待在那里，竟然也有一点凉快的意思。

我一边出牌，一边想你。

那时候你的短信还会来，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是甜的。隔着一千多公里，好像总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我。

我以为整个暑假都会这样过下去。

* * *

可进入八月以后，一切开始不对劲了。

手机原本密集的震动声，突然消失了。你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那份一直以来灼热、霸道，甚至让我有些无法负荷的靠近，戛然而止。

一开始，我还劝自己，也许你只是忙。也许你回家以后也有很多事。也许你只是暂时不想说话。

可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十几天过去了，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
我给你发出去的信息，也像被扔进很深很深的水里，连一点回声都没有。

夜里根本睡不着。睡着了又醒过来，不知道几点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摸手机——屏幕暗着。放下。又摸。还是暗着，什么也没有。天亮了再看一次，还是没有。

吃饭，不知道吃了什么。

看电视，不知道演的什么。

我心里真的很难受，却没有任何解决办法。

我整个暑假满脑子都是你，日记里也写满了对你的责怪、担心和想念。

我自己都说不清——我们之间，连"在一起"都还没有真正确认。我凭什么伤心成这样？可这种"凭什么"问完之后，痛并不会减

少分毫。我没有立场难过，却难过得快要喘不过气。

那个教我打牌的人，是不是已经决定不再理我了——这个念头，每天都要在我脑子里转上十几遍。是不是我那天的抗拒惹恼了你？是不是你后悔了？是不是你已经在追别的女孩？是不是你终于看清了我？……每一个"是不是"都像一根针扎着我的心，扎完一遍，又从头再扎一遍。

茫茫人海，人与人之间的维系竟如此单薄。没有手机，便了无音讯，我们瞬间退回到了通讯全无的古代。

* * *

为了在死寂里抓住一点什么，我惶恐地以为是自己那天的抗拒惹恼了你，于是卑微地发去道歉。

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我的气呀，如果有，我就说下面的话：我知道我错了，知错能改什么什么来着，我去祭拜了我太婆，觉得我太坏了，该打该打的，有错不改会犯更多错，你也知道承认错误是要勇气的，能不能原谅我呀。

2006/08/07 19:44

发完，依然没有回音。

我在“你爱我”和“你不爱我”之间疯狂拉扯，我清醒的感受着这份痛楚的撕扯。我嘲笑自己的痴心妄想，我忍着痛想要收回对你的情感，转身逃跑。我狠下心劝自己离开你，告诉自己别再付出真心了——真心一旦交出去，想毫发无损地收回，是不可能的。

但是心真的好痛啊。

真的真的真的好痛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我才辗转从王吉松那里打听到，那时你丢了手机。可在那段真空期里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

那我到底算你的什么人呢？灰姑娘只能被召见，而不能主动打扰。

这个8月的失联，对你来说或许只是意外；对我来说，却像一场没有宣判书的审判。

孙伟，我不知道你那边发生了什么，你也从未解释，也从未告知。我在日记中怪你：“听不到我的抱歉，你就开心了吗？不担心我恨死你嘛？”也理解你，说：“他不会因为那么小的事不理我的，孙伟会舍不得我伤心的。”

你不在的那个 8 月，我失去了你的庇护，失去了爱的证明。

虽然是你一直在追逐我，但是我知道我和你的距离，我心里一直知道是我“配不上”你，我从不敢伸手多奢求一点。我始终清醒得近乎残忍，痛苦、自嘲与怀疑，像涨潮的海水，一点点吞噬着我。

孙伟，你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我快要活不下去。

那个声音在那段日子里变得好响，响到我无处可逃。它一遍遍对我说：看吧，你本来就不值得被这样爱。

* * *

那段失联的日子，梦境成了我唯一的慰藉，也成了我最深的梦

魇。

8月3日，我梦见你挡在我身前，对一个要杀我的人说："她是我要保护的人。"

8月7日，梦里的我们坐在一起，相对无言，唯有寂静。

8月10日，梦见在一个湛蓝而幽静的湖边，我站在远处给你打电话。你像往常一样默默看着湖上的风光，却再也不理我了。

往后的余生里，你总入我梦。

* * *

后来你若无其事地回来，重新问起我们的关系。可你不知道，我已经在那个八月的黑暗里，独自坠落过一次。

我翻到八月断联时的日记，里面写满了混乱的句子。

我写："爱是幸福与煎熬的总和。天堂和地狱都住在我心里"

那时的自己一面痛苦挣扎，责问你为什么了无音讯，甚至赌气地写："哼，太可恶了，丢下我一个人，你觉得快乐了，自由了，解放了，舒展了？为什么要让我伤这么久的心，一想到你就心痛，为什么不联系我，让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。你不怕我在误解中死去吗？"

一面又忍不住猜测你此刻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过得好不好。

"甘肃也很热的，你见到妈妈了？奶奶好些没？他们一定很想你。此时你又在哪里做什么？书房看书，客厅看电视……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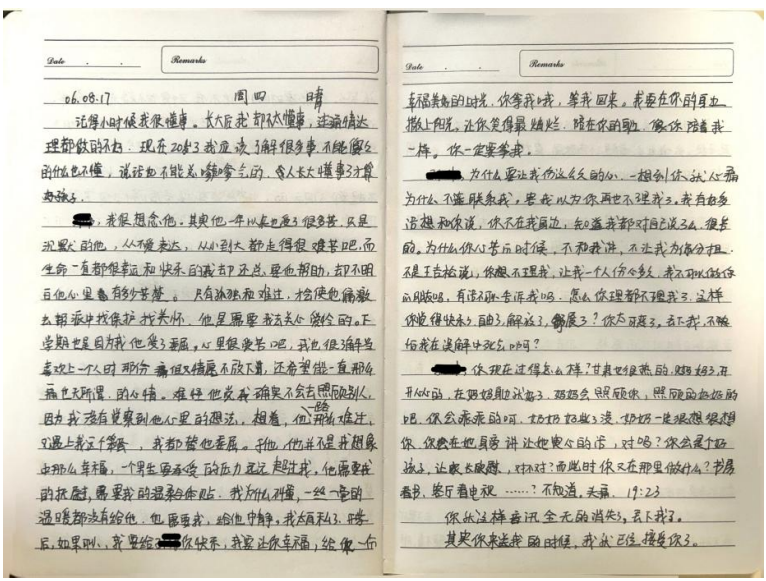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日记中承诺：“开学以后，如果可以，我要给孙伟你快乐，我要让你幸福，给你一份幸福美好的时光，你等我哦，等我回来。我要在你的身边撒上阳光，让你笑得最灿烂，陪在你的身边，像你陪着我一样。你一定要等我。”

那时你听不到，可我还是在纸上一遍遍嘱咐你：你一定要等我。

在那样反复的拉扯里，我也确认过自己的心意，郑重地写下：

"其实你来送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接受你了。"

只是你再也不知道了。



（我曾写下的无数关于你的日记）

* * *

在现实的死寂中，我只能反复翻看你离开北京前发来的那些短信。许多句子，我几乎背了下来。

这些短信，在那个失联的8月，是我能握住的全部证据——证明你对我的感情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。

那些短信里，有你等我多说一点的失落——

好了没烧 今天很开心 因为你关心我嘛

2006/07/21 22:27

为什么就说这句话就不说了 我等你好久的。

2006/07/21 22:32

你一直在等我多说一点。可那时的我，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多说一点。

还有你在夜深时分，忍不住想我、想见我，却又找不到合适理由的笨拙——

没睡吧 如果没睡的话那就不好了。我也不知说什么 就想看看想想你。

2006/07/22 23:34

睡了呀 好 你等着我去找你。晚安。

2006/07/22 23:48

我做梦梦见你了 没别的意思

2006/07/23 09:28

才起床 小猪 肯定被你妈养的白白胖胖的吧。

2006/07/23 09:39

有些话，你几乎已经说得直白到让我心慌——

我好想你呀 给我点希望吧

2006/07/2416:31

我那时候怎么就没能好好回答你呢。你说："给我点希望吧。"可我明明是有的。

还有那些轻轻一问，却足以让我在多年后仍然心痛的句子——

会梦见我吗？

2006/07/24 22:13

哎 我问你 你会想我么

2006/07/25 22:16

我只回了两个字：会啊。后面还有一句——比我让你知道的，要多很多很多——我没有发出去。我从来没敢让你知道那么多。

太幸福了我 晚安吧 晚安吧

2006/07/25 22:23

我看着"太幸福了我"那几个字，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。

原来你要的并不多。你只是想确认，我也会想你。

你总是操心我有没有不开心，有没有睡好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——

你怎么样有什么不开心的没

2006/07/26 21:11

真是的 能不念么 你要是有事 我可待不住。

2006/07/26 21:46

晚安 我的...

2006/07/26 21:54

而最让我不敢多看的，是你想来接我、想抱我的那些话——

在看小说 在想你 还有点饿

2006/07/28 21:36

我正想出去吃点东西 你什么时候回来

2006/07/28 21:43

我要去接你 我要抱你

2006/07/28 21:50

你想我去接么 接一下也不行么 你不想见我么

2006/07/28 21:59

而我不让你来接。

不是因为我不想见你。恰恰相反，是因为那时的我虽然思念你到近乎入魔，却唯独不想让你见到我忙乱、狼狈、失控的样子。

好的 我去吃东西了 吃胖点要不然抱你的时候咯着你了

2006/07/28 22:10

没生气吧 我一时高兴就说了

2006/07/28 22:19

我为何要生气 我是有点过火。好了睡吧晚安。

2006/07/28 22:40

* * *

"晚安 我的……"

后面是省略号。你没有说完。

这些短信，在那个失联的8月，是我能握住的全部证据。

我看着那个意犹未尽的"晚安 我的"，看着你为了接我、抱我而笨拙的努力，心如刀割。

你在等我。

而我躲着你，躲在自己筑起的那堵墙后面，远远地看着你发光，却不敢靠近。

* * *

8月17日，我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段话：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路过你的世界，遗落了一颗种子。

然后它在你的心里开始生根发芽，直到某一天，让你感受到了

从未有过的欢愉与负荷。

而我也在问：什么时候你趁时间不注意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？

它曾那样懒洋洋地潜伏着，但一直没有生长过。直到我的世界开始下雨，它才开始懒洋洋地有了动静。

可那时的我，并没有对它多加注意。

在我的风雨中，它迅速生长着，让我这个从未习惯被呵护的灰姑娘，感到忧愁，觉得自己负担不起。

因为它为我挡过雨，也为我撑起了太阳。

我不忍拔去，也拔不去。

这两颗爱的种子……会开花结果吗？

2006/08/17

38.痛苦的泪水与破碎的重逢

8月底的北京，风里已经开始有了秋前的干燥，像一切都快要变了。

我为了早早结束在新余对你的思念，成了宿舍里第一个返校的人。我满心以为，只要见到你，就能驱散断联这个月的阴霾。

我正站在两个学院、两种生活的交界处，心里其实是雀跃、憧憬的。电气学院的愁云就要飘远，我感觉到内心那种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紧绷，终于要开始慢慢消散了。

一切都要好起来了。

可我没想到，重逢的序幕，是以那样一种崩塌的方式拉开的。

* * *

8月27日那天，手机终于再次跳动起你的名字。可那语气里，已经不再是“想你爱你”的缠绵。它像从漫长的静默里重新接上，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生硬。

我的号没变

2006/08/27 21:19

睡吧 睡吧 人世间最美莫过于睡觉

2006/08/27 22:50

什么时候搬宿舍

2006/08/28 21:23

用不用帮忙

2006/08/28 21:26

今晚去找你

2006/08/28 21:29

28日那天晚上，我在旧宿舍里等了很久。你没有出现。

失落感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回荡。

* * *

你消失了整整一个月，我几乎已经思念成疾，发出去的信息石沉大海；可重逢之后，你没有解释，没有出现，我们没有任何缓冲，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诉说委屈、思念的机会。

那时的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样痛苦。

我们之间隔着的，仍然只是几条冰冷的短信，和一通隔着电流的电话。

八月断联时的酸楚再次翻涌。仿佛被偷走的不是你的手机，而是我刚刚生出的那一点点勇气。

你听不见我正在跟上来的脚步声，便回头要一个答案；而我被那束突如其来的目光照住，反而退回了更深的水里。

你若不回头，我原本会继续跟着你往前走的。

* * *

电话之前，你先发来了短信——

那行。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考虑我们关系会是怎样？

2006/08/28 21:35

我不想放弃

2006/08/28 21:38

你呢 别勉强

2006/08/28 21:41

什么意思？

2006/08/28 21:51

然后，你打来了电话。

那通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，二十年来，我始终不敢回想。

电话里我的迟疑，变成了你的负担；你的急切，也变成了我的压力。

其实那时的我，已经站在了"是"与"否"的临界点上。我需要你来见我。让我知道，如果我真的把自己交出去，你会接住我。

可那天，你没有来。

那些说不清、也叫不出名字的东西，全堵在喉咙口。

然后，我听见自己说出了那句话：

"如果你现在就要答案，那就是不行。"

那是我人生里最后悔的时刻。我自己都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亲手把你推远了。

* * *

挂了电话，短信跳了进来——

我真的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让我缠你就直说就照你希望的去生活吧 我才发现我真的很贱。

2006/08/28 22:01

别这样我不缠你了还不行么 以后也不了

2006/08/28 22:12

我看着那些跳动的文字，内心的无力感达到了顶峰。

最后一条短信熄灭在22点12分。

我握着手机，站在那间我住了一年的旧宿舍里。四周是散乱的纸箱和积满灰尘的床板，空气里透着一股陈腐的味道。

我蜷缩在单薄的被子里，心痛得几乎失去了呼吸。那种生理性的抽搐，让整张铁架床都随之颤抖。

泪水倾泻而来。我一直哭到天亮，哭到窗外的梧桐树影由浓转淡。

那一夜，是我后来许多年里都不敢回头看的黑暗。

原来结束可以这样轻易。

* * *

你转身离开了，在黎明到来前。

而我，也该起床去搬家了。

29日，你发来最后一句：

你把钱给我们班女生让他们给我就行了。

2006/08/29 18:14

* * *

我站在经管学院明亮的教学楼前，身边是朝气蓬勃的新伙伴，耳畔是李阳温和爽朗的笑声。

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我的一部分，早已永远留在了电气学院那栋破旧、阴冷的旧宿舍楼里。

我们之间所有的努力，就在这三十分钟里消散了。它们和我整个八月的思念，一起沉入黑暗里。

我想，那通电话里的内容，你大概也不愿再记得了。

因为那一刻，电话两头的两个人，也许都疼得无法呼吸。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深渊边上，谁也没能拉住谁，连自己都没能拉住。

* * *

那时我在笔记里这样写，如今再看，我知道它未必完全公平，可那确实是当时的我最真实的痛：

孙伟，你能不能多等我哪怕十天的时间？

我马上要去到新的学院，开始新的生活了，在电气学院的愁云马上要飘远了，那时我的心会开始舒展呼吸。

我希望你能坚定地和我一起走未来的路。可是你冷漠的表情和决绝让我很伤心。

我以为你会再等我一下下的。

真的，只要一下下。

39.思西与思东：被弹开的两颗星辰

九月以后的北京，步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。天空是透明的钴蓝，流云洁白得近乎虚幻，清爽的北风穿过银杏叶，将我裹挟在一种宏大而冷清的美好中。

我眯起眼，仰望那片广袤得令人心惊的天宇，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，想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，只为告诉你："喂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"

傻瓜，你当然知道。

可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。

* * *

9月，搬到主校区的经管学院宿舍后，生活像是忽然换了一种颜色。那片压抑的灰色天空渐渐隐去，王硕、李彦雯，以及那些让我长期紧绷的人和事，都被留在了东校区。

我遇到了李阳、黄颜、朱朱和熊。这个被我戏称为“动物园”的寝室，成了我大学里快乐的港湾。我在新宿舍里如植物般舒展，汲取着迟到的阳光。

经管学院的女生大多聪慧、有趣，漂亮又大气，也很少带着审视的目光看人。舍友们从不在意我的病，甚至当黄颜云淡风轻地提起她父亲也曾患过同样的病时，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本压在心头的

大山，竟然也可以被这样轻轻放下。

我们一起K歌、一起在宿舍臭美、一起大声欢笑、一起做傻事。我的友谊世界重新变得彩色，四周充满了喧嚣而真实的烟火气。她们用笑声把我一点点托起来，哪怕她们并不知道，我心里还有一处正在塌陷。为了补上大一的课程，我经常往返于东校区，也认识了同样转专业的刘立朋和张新民。

我的生活确实在一点点变好。

可唯独与你有关的那部分，从此停在原地。

* * *

置身于这明亮、友善的新环境里，我时常会想：孙伟，如果你是在这时候问我要答案，该多好？

现在的我不再那么沉重了，终于有能力给你一个明媚的微笑。

我站在新的阳光下，像一个最平凡、最快乐的女孩子。

如果你这时向我伸手，也许我终于可以坦坦荡荡地拉住你了。

我很想你。

* * *

我托莲莲把那一百块钱还给了你。

那张曾在西站被我小心塞进钱包最内层的钱，终于也回到了你那里。

我后来想，或许应该把钱交给舒江，或者李玲。莲莲从未相信你是真心，也从不知道我是这样喜欢你。

其实，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自己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的喜欢你。

最不应该的是，连你也不知道。

* * *

老天终究没忍心一下收走我们所有的交集。

在那门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的全校选修课上，我终于再次见到了你。阶梯教室宏大而空旷，我独自黯然躲在最后一排的阴影里，看你从前门走入——

是你。

真的是你。

可你并没有发现我。

也仅此而已。

你却时不时逃课。

而我从没逃过一次。那门课，成了我唯一可以合法等待你的地方。

* * *

9月12日，李舒江来找过我。我怀揣着一丝卑微的期待，希望

从她口中听到关于你的消息。可她只是叹了口气，留下一句："你们不在一起，真是脑子有病，你们真的很相配。"

这句话刺穿了我勉强维持的平静。

13号那天傍晚，我在思东楼门口看到一个极像你的身影，可我没戴眼镜，不敢确信，也不敢靠近。

我担心你伤心，担心你过得不好。可我已经没有身份再走过去问你了。

* * *

也许是舒江让我内心动摇了，15号，我鼓起一点卑微的勇气，试图挽回，可是我很笨。在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课上，隔着几排课桌，发了一条短信，大概是些希望你开心的话。

你回来的文字，像锋利的刀片：

有些事情忘不掉 有些事情想不起 你自己好就行了 不用考虑我了 不然违背本意就不好了。

2006/09/15 21:43

麻烦 我不缠着你 你应该谢天谢地了 现在还反过来管我？是不是自我麻烦？

2006/09/15 21:54

"麻烦"。原来，我已经成了你口中的“麻烦”。

我盯着渐渐暗下的手机屏幕，手指僵在那里，半天没有动。

你大概不知道，这两个字对我意味着什么。

那两个字好冷啊。冷到我突然明白，或许你已经不需要我了。原来，我需要从你的世界里消失了。

我没有资格再靠近你，也没有立场再心疼你

从那天起，我不再主动找你。

往后余生，在无数个想你、想见你、需要你的瞬间，我都强迫自己沉默。

* * *

我看起来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

白天，我能上课，能补课，能和舍友们说笑，也能在人群里显得很正常。

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哭。

有时候，我甚至真的会笑出来。笑声落下去以后，我才发现，自己刚刚好像短暂地回到了从前。

可只要一个人走在校园里，只要路过思东，路过明湖，路过那些与你有关的地方，世界还是会慢慢安静下去，也渐渐失去颜色。

我们像两颗被磁场极性弹开的星辰，在同一个校园的轨道上各自盘旋。

我漫步校园，观察浇花水珠里折射的细碎流光，感叹草叶在微风下的颤栗，也在银杏树下守候一片落叶的告别。

我试图用这些细小的美，撑过一个又一个想你的下午。

* * *

那年秋天，《秋天不回来》火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，像一场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吊唁。

那个季节仿佛天生属于离别，凉意入骨，吹散了所有重修旧好的勇气。秋天过去后，那首歌消失在时代的洪流里，可那阵寒意却在我心里，岁岁年年，未曾消减。

* * *

此后，我常去那棵槐树下想你。

见槐花如见君。

* * *

你曾对我讲哲学——世界因"你"的存在才获得真实，其余的喧嚣皆是虚构。

原来这句话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刺向我。

是啊。整个世界，只要是和你有关的，它才存在。其他不管多热闹、多真实，都像隔着一层假象。

我的世界已没有你，只剩下我自己。

我像掉进了一口很深的井里，一点点往下沉。身边没有人发

现，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呼救。

我甚至把这种痛苦当作一种惩罚：不去找你，不向你求救，不允许自己重新靠近你。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偿还我曾经的迟钝和退缩。

我好想向你大声求救，但是我已经收到了你的终身禁令。

我不再相信，自己还有资格得到你的回应。

* * *

9月22日，你主动发信息问我：

今天上课老师点名没？

2006/09/22 18:28

可毁了

2006/09/22 18:34

老师没你那么 *stupid* 吧！应该

2006/09/22 18:39

I'm always honest

2006/09/22 18:44

Just joking

2006/09/22 18:45

Perfect！*I see*

2006/09/22 18:52

你用轻松的语气调侃，比冷漠更让我难受。

孙伟，我们好像真的退回到了"陌生同学"的位置。

你还会和我说话，还会开玩笑，可我再也不敢确认，那些曾经给过我的温柔，是否还在。

我们种下的那颗种子，终究没有开花。

它只是静静地埋回土里，再也没有声息。

* * *

大学剩下的光阴里，我成了校园里四处游荡的幽灵。

我走遍每一个我们曾经停留过的角落，举行一场场无声的葬礼。

我对着风说："结束了，忘了吧。"

我捡起鹅卵石掷向明湖，看着它激起一圈涟漪后迅速沉没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，再也没有浮起来。

一个人时，我就没完没了地哭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眼泪，难道真是绛珠仙子转世，非要把这一生的眼泪都还完不可？

* * *

我想你的时候，就去思东 106 自习。那里残留着你独有的、

不可复制的温柔。

我在心里预设一万种推门而入的奇迹：门突然开了，你推门而入。那么多言情小说，那么多"狗血离奇"的转折，怎么就不能发生一个在我的现实世界呢。

这次寒假回家，我听靖哥说，你现在经常在思西106自习。

你在西，我在东。

我们像是各自退到校园的两端，却又都守着一间有彼此痕迹的教室。

我甚至希望你是个薄情寡义的人。这样你就不会难受。就让我一个人疼好了。

* * *

你还记得2006年5月8日吗？

天空黄得像一张被烧焦的旧照片。你穿着白色的夹克，像一束破开混沌的光，出现在毛主席像前。

那是我确信你喜欢我的原点。

我在笔记里写道：

何日望君来

我依然在护栏那里，等你。春夏秋冬，我在清晨的风中等你，我在夕阳的余晖中等你，我在明媚的阳光下等你，我在漫天的白雪中等你，我在独享寂寞中等你，我在人群里的笑语中等你。

我在等你什么呢？我在等你发现我，发现我一直在等你。

但回忆的路是如此的绵长，我无法解救自己。

就像《小王子》中曾被"驯化"的那只狐狸，我在我们的"麦田"前无数次守望，守望已经降落到另一颗星球的你。

这种守候，后来几乎成了我的日常功课。

我明知你不会来，却还是一次次在那里，像在惩罚那个搞砸的自己。

在我无数次的静默守候里，别说孙伟了，就连一只小鸟、一片落叶都很少出现。那里是如此冷清。

* * *

后来我常常想，如果那时我们能有一次从容相见的机会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。

可偏偏没有。

转专业、生病、看病、军训、搬家，旁人的喜欢，朋友们错位的提醒，误会与断联，一件接着一件，像早已排好的潮水，把我推得站不稳。

等我终于安静下来，你却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。

（我曾枯坐在这里，一年又一年）

40.一封你此生应该不会看到的信

那时候，我给你写过一封信。

准确地说，不止一封。那些话被我写了又撕，揉碎了又重写，反反复复了无数遍。可无论哪一种，终究都没有递到你手中。

很多年后，我翻开那本纸页已经发脆、时不时掉屑的日记本，里面依然静静夹着几页信纸。字迹有些凌乱，语气也远没有今天的我这般平稳。

那时候的我，还不会完整地解释自己。能写下的，也不过是一些断裂的句子，像一个被困住的人，一遍遍伸手去摸一扇找不到的门。

那些信，写于十月五日，思西五层。

我在开头，一遍遍写下你的名字。

* * *

孙伟：

今天是十月五号，我在思西五层给你写这封信。

写完你的名字，我就许久不知道下一句了。

我知道昨天已非常遥远了，但请你帮助我，让昨天变得遥远吧。它在我心里太幽深，我像是一个囚犯一样，看似自由，却更不

自由。

孙伟：

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，我已经撕掉好几页纸了。天啊，真的比我想象的难好多啊。

孙伟：

我需要你的帮助。

我写不下去了，于是……

解铃还须系铃人。

* * *

那时候的我，其实已经感到自己被困住了。

我想向你求救，可我说不清，也递不出。

于是只能一遍遍写你的名字，一遍遍停住。

仿佛只是把“孙伟”两个字写下来，就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勇气。

* * *

孙伟：

要怎么开头呢？

我只知道我一定要和你说。因为这么许久以来，我一直无法释

怀。我说过希望你得到幸福，我现在不知道你是否幸福，但我希望是真的。

我想现在写这封信，也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私和害怕。我想释放自己。不管会是怎样，我希望这一次是坚定的结果。

我想真正地尘埃落定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很困扰。

我是个胆小鬼。

有一次，我看到网上的一句话说：“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，除了天使不会是别人。”

可我却害怕未来的不确定，害怕你和我是否真心。我是个胆小鬼，丢下了你，一个人一走了之。

对于一个背叛者和怯弱者，无论你是憎恨，或已是漠然，我都接受，并希望你快乐。

* * *

胆小鬼，背叛者，怯弱者。

那时的我，把所有的词都压在自己身上。

我恨自己恨到心痛难抑。

可最终，那些信还是一封也没有送出去。

它们被重新夹回日记本里，和我写下的关于你的日记，一起在漫长岁月里慢慢泛黄。

而你此生，大概也不会看到。

41.梦里集市：思念是我无法横渡的河

2006年9月25日，秋分初过，细雨如织。

我开始让自己沉入忙碌的学习里。经管学院的课程排得很满，转专业后要补的内容也很多。身处一个拥有两个全校第一的“学霸宿舍”，连偷懒都显得不太合群。

忙碌成了最好的避难所。

* * *

2006年9月28日，梦境依然与你有关。

在那个嘈杂、喧嚣的梦里集市，你蜷缩在一个清冷的角落，过得不好，像是被世界遗忘的孤子。我穿过人声鼎沸的长街，冥冥中有一股无名的力量指引我去到你身边。梦里你似乎一直在等我，等我穿过那条长长的集市。

就在巷口，我看见了你。

你抱着自己，孤单的坐在那里，缓缓抬头望向我。我转身望向你。我们从彼此的眼中确认了我们要找的人，梦里的时光停滞了。

* * *

2006年9月30日，我和运管的同学去昌平调研。一路上太阳耀

眼，路途很远，我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街道和树影，还是忍不住想你。

在经管学院的日子是充实且明亮的。如果不是想你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忙碌地学习，结识新的朋友，适应新的课程，也慢慢拥有了新的生活。

要是没有失去你，我本会多开心啊。

我甚至能想象自己叽叽喳喳地和你讲这些新鲜事，而你安静听着，偶尔看我一眼，露出那种只有我才看得懂的温柔。

* * *

宿舍熊欢是异地恋，她的男朋友是她高中同学，现在在武汉华科读书。黄颜的男朋友是我们班长汪敏。这二对，他们也笨拙、也误会，也时不时闹别扭，但是又恩爱有加。

我时常羡慕他们，他们可以在相爱里学习相爱，而我却只能在失去里，慢慢学会爱是什么。

* * *

2006年10月13日，我手机卡丢了。

那一刻，我心底竟然升起万分之一的痴念：孙伟，万一你就在这一秒给我发信息了呢？

* * *

十月里，我竟在校园里撞见你好多次。

思源楼前最寻常的一个下课时分，整座校园人潮如织。就在那万千面孔交叠的瞬间，我隔着遥远的距离，一眼就看到了你。你也正越过层层叠叠的陌生身影，撞上了我的视线。那一刻，人来人往都成了虚影。

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只是顺着本能，沉默地朝你的方向走去。你也稳稳地朝我的方向走来。我们越走越近，人流成了最完美的掩护。

最后，我们擦肩而过。

没有回眸，没有驻足。

像两颗错位的行星，短暂重合，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轨道。

* * *

后来几天，偶遇像坏掉的机关，一次又一次弹出来。

周二晚上英语课，我刚走出8号楼，你正迎面走来。当我抬头看到你时，你技术性地转过头不看我了。

心痛让我无法前行，我找了一处椅子坐下。我对自己说："你讨厌见到我了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看到我了。"

晚上在三食堂我又见到你了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我。

* * *

10 月 14 日，我在机房看到了你，你似乎在认真地听着什么，应该也没有看到我，看到又如何呢，只会让你心生厌烦。

周四，我上完晚自习走出思源楼，你和修远也正好出来。我躲起来跟在你们身后，你们没有看到我。

我真羡慕每一个还能自然走在你身边的人。

而对我来说，哪怕只是听见你开口，都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

看着你和修远并肩而行的背影，那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。

* * *

那段日子里，看到你和看不到你，我都同样难。

看不到的时候，我四处去等你；可一旦真的撞见——无论是擦肩而过、远远一瞥，还是被你避开目光——我整个人都会重新沉下去。

然后，我得一个人找个地方坐一会儿。

那地方有时是教学楼里一段没人的台阶，有时是路边一张空椅子。我坐下来，不哭，也不说话，只是一寸一寸地、安静地往下沉。

要坐很久。坐到那阵难受慢慢褪下去，坐到天色暗下来，我才起身回宿舍。回到那个热闹的"动物园"，我立刻就能笑着接住舍友的话——没有人看得出，我刚刚经历过什么。

可下一次再撞见你，一切又会从头来一遍。

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，也无法从这个循环里走出来。

* * *

后来我在电气0511群上看到你的QQ签名——

"绿叶对太阳说：绿叶上的露珠是我含泪的回答。"

是泰戈尔，我知道你经常引用他。我曾对你说过，我和你不是黑夜和太阳的关系。最后，却真的变成了黑夜和太阳。

* * *

十月底的天空清澈湛蓝，阳光温热而干净。

11月，我找了一份在大钟寺派出所的勤工助学，忙着学习，忙着工作，心里就好受些了。

11月1日，深夜的明湖边极静。我独自站在月色里，恍惚间竟觉得你就在身旁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曾经无数个夜晚我们并肩而坐时一样，静谧、舒适，被一圈幽深的树影温柔地包裹着。

远处的灯火依然撩人，透着暖意。只是北京的深秋到底薄情，夜风凉透了衣衫，也吹醒了旧梦。

我该回宿舍了。

* * *

11月中旬，流言像冷风一样钻进来。

莲莲找到我，有些迟疑地说："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……李彦雯在外面说你的坏话，说你一边吊着孙伟，一边又跟以前的同学不清楚。她说你所有的'清纯'都是演给孙伟看的。"

我心痛，却只是能自嘲地笑了："她还真是看得起我的演技。"

顿了顿，又说："莲莲你知道的，我从未耽误过任何人。"

那一刻，我本该愤怒，心里却先沉了下去。

我不要这种需要自证的清白。

后来想想，真正刺痛我的，并不只是流言本身，而是我发现，自己竟然没有任何把握，相信你一定不会这样看我。那些话并不高明，却落在了我最脆弱的地方。

我甚至自暴自弃地想，如果这些污蔑能让你更轻松地离开我，那也好。至少你不会再疼了。

* * *

11月底，日子在经管的补课中飞逝，王嘉树邀我去看"天之交女"演出。

他帅气、真诚、明亮，也足够温柔。在那段失去爱情的黯淡时光里，这层厚实的友谊像一面盾牌，托住了摇摇欲坠的我。

因为王硕的原因，我发誓要警惕任何友谊发展成恋情的可能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许诺：即便已无法和你一起，我也不会再对别人，有一样的心动。

* * *

11月30日，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课上，因为要给运管的汪敏送个东西，我不得不走向你。虽然你和汪敏不认识，你们竟然坐在一起。

我一步步走向你，那是许久以来，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端详你的脸。你很开心地和王吉松他们聊天，开朗了许多，衣着也随性了些，不再是以前那种冷冷清清的样子。

我匆匆一眼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
* * *

那段时间，我依然是个无可救药的“发呆症”患者。

经管学院的生活明明越来越忙，我却常常在宿舍阳台一站就是数小时，痴痴地期盼你能路过。楼下的路空空荡荡，心也如冬日的冷风、枯萎的落叶一般，透着无边无际的空洞。

我知道你不会来。

可我还是会傻傻地等。

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，时间像停在那里，而你正一点点从我的世界里走远。

* * *

2006年12月26日，考试周。天空阴冷得像一张褪色的幕布。

我又来东区上课了。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大楼依然伫立，而你却早已从我的物理世界里撤离。

伤感如潮汐排山倒海而来。

在那一刻，我既害怕痛楚，又沉溺在痛苦中。我无法脱身，亦无法自救。

孙伟，我还能向你呼救吗？你的影子无声地覆盖了我所有的去处。走到哪你就跟到哪里，想起你我就好想哭，连呼吸都有重量。

我曾在窒息的锥心之痛中祈求，你能慈悲出现，像对待暗恋你的女孩一般，也对我"大砍一刀"，给我这无望的思念划上一个终结的句号。

可你没有来。

这条河，终究还是没有渡口。

42.2006年12月30日，西直门的初雪

2006年12月30日，清晨，我独自背上书包，穿着那件粉色格纹外套，从学校南门出发。

我开始在北京这座城市漫无目的地徒步，时而向前，时而折返，任凭某种直觉牵引着。我只想一刻不停地往外走，像要走到世界的尽头。

我穿过烟火升腾的胡同，看小贩在蒸汽里忙碌；我随性遛进公安大学，在一草一木间捕捉寂静；我停在一处寂静的河边，枯草连天，天地开阔，坐在长椅上发呆，任由思绪飘散，再走向下一个无名之地。

没有眼泪，只有我静静地陪着我自己。我打量着擦肩而过的每一个陌生人，猜想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。万物在这一刻与我相遇，又在下一刻远去。

我看着每一棵树。有的尚存青绿，有的已经凋零。那一天，我独自感受着北京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景，内心竟有一种久违的平和。

当然，如果能和你一起压一天的马路，或许会很甜蜜。于是，我偶尔假装你就在身旁。

这种假装不止发生在这一天。往后任何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都会偷偷邀请你到来。

* * *

我从清晨走到日暮。冷风刺骨，我揉搓着双手，耳朵被冻得生疼。疼痛竟让我生出一丝奇异的快感——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自己还真切地活着。

傍晚，北京刮起了凛冽的寒风。精疲力竭的我随意登上一辆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，绕路就绕路，正好继续看风景。辗转换乘，终于在夜色沉沉时回到了西直门。

我站在天桥上。

灰暗的天空下起了2006年的初雪。

人们都说，初雪这天，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；在这一天向爱的人告白，爱情就会实现。

我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。不知道是因为精疲力竭，还是心弦被触动，我竟然又开始流泪。

学期末将至，我就要离开这片有你的土地。

风那么冷，天空那么阴沉，雪那么安静。我忽然像是迟到了很久，才终于碰到一点你的心情。

原来等不到回应，是这样的。

原来被一次次推开，是这样的。

原来一个人站在寒冷里，等一扇不会打开的门，是这样的。

而我曾让你一个人站在这样的地方。

雪落下来，一切安静得像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* * *

2007年1月12日，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考场。

随着终考铃声刺耳地响起，我知道，我们此生最后的物理链接，也随之断开了。

我坐在位置上没动，特意等到你交完卷走出教室后才起身。你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，步履匆匆。你来得比我晚，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刘轶身后——我想，你大约是想离我这个"麻烦"远一点吧。

考完试，我一个人坐在齐秀园那张长椅上发呆，那是你曾手把手教我叠星星的地方。寒风过境，我冻得浑身发抖，好冷啊。

* * *

考试结束后，校园一天天空下去。

那几天我依然在校园里游荡，试图在每一处长椅、每一片残雪里打捞你的影子。直到深夜，我坠入了一个荒诞的梦。

梦里，李玲神色如常地对我说："我有男朋友了，想问问你的意见。"

我回她："好啊。"

她语气平淡地吐出那个名字："是孙伟……"

然后，一片煞白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
那一刻，我听见梦里的那颗心，轻轻碎掉了。

* * *

2007年1月29日。明天，我就要回苏州过年了。

26号靖哥离校，我才从她那里得知，你和她定了同一班火车——T75次。我去西站送行时她告诉我的，却终究没有见到你。

直到那天早上，我和李阳在三食堂遇见了你。

你就在我的左手边，隔着一条狭窄的走廊。当时我没戴眼镜，只看到一个轮廓很像你、却又比你消瘦的人，毫不犹豫地认为那不可能是你——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已经被自己的错觉骗到免疫了。

但是我错了。我随便选了一个位置坐，你走过来，坐在了离我仅一廊之隔的地方。

我不知道是你，正大声对李阳说："你帮我拿筷子和勺子呀。"

李阳是个爽朗的北京女孩，平日里总有种本能要照顾我的热心。李阳大声叮嘱我："去吧，好好说，别傻乎乎的。"她的声音那样响亮，坐在近旁的你，大概也听到了吧。

* * *

走出食堂时，我猜你还没吃完，肯定不会跟上来。恰好路人问我三食堂怎么走，我回头顺手一指——身后空荡荡的，果然没有你。

可当我指完路回过头时，你竟然已经出现在我前方两三米处，

背着那只标志性的红色书包。

我就那样走在你的阴影里，目送你走向思西。

* * *

在那之后，你在校园里像是隐身了一样，相见寥寥。

每当发现那个背影不是你，我既庆幸那不是你，又遗憾那真的不是你。

即便写下这么多文字，我仍然无法完全确信，那份爱是否真的存在过。

那时我因吃药而色素沉淀，脸色灰暗，还长着青春痘。我总觉得，你不可能真的爱我。

可另一个声音又固执地说：你是爱过我的。

似乎我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已经那么喜欢我了。就像你什么也不用做，其实我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你了。

如果那时的我，还有什么很小、很遥远的愿望，那就是：随你生活在某个城市，共享每一场晨曦与黄昏，一起融入这世间的喧嚣与寂静。

那曾是我最温柔、也最不敢说出口的愿望。

43.借书的余温，与梦里那句“救救他”

2007年2月的春节，我在苏州的潮湿与阴冷中泅渡。

写作的时间终于与故事的时间重叠。笔尖下的回忆，一点点追上现实。我害怕忘记，于是开始用这些近乎流水账的文字，一针一线地缝补关于你的碎片。可每缝上一针，心还是疼一次。

2007年2月8日，听说甘肃下雪了，靖哥老家白银也下了小雪。

孙伟，你到家了吗？

2007年2月10日，苏州无雨，我却哭湿了枕头。

2007 年 2 月 11 日。最近苏州的雨没完没了，我的心也跟着寂寥起来。

原来思念真是一种酷刑。想到你，仍会觉得呼吸艰难，在你身边，我也时常感觉缺氧，我害怕这份夺人心魄的悸动，却又无法从它里面逃出来。

我要把这一切写下来。至于不再想你，我做不到。

那时的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：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，也许已经是一种幸福。恰好想念的人是你，便是我在痛苦里，仍舍不得否认的幸运。

* * *

你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，早早便定下了考研的目标。那时的我对前途尚且迷茫，却因你一句"借书"，跑遍了校园为你搜罗资料。

转眼到了2007年10月13日，北京的夜冷得刺骨。你约我还书。

在哪？还书 *2007/10/13 20:47*

我在西门 *2007/10/13 21:01*

那我等会找你去 *2007/10/13 21:02*

西门哪 *2007/10/13 21:04*

外面一点 *2007/10/13 21:05*

你在哪 *2007/10/13 21:07*

思西，你快到思西给我发短信吧，我去找你 *2007/10/13 21:09*

我到了。*2007/10/13 21:11*

你把书递过来。我那双冻得通红的手，在触碰到书皮的刹那，感知到了一丝独属于你的、温热的体温。

那卷书握在手里，真暖啊。

可随着我们相对无言地站着，我指尖的寒气终究浸透了纸页，那一丝属于你的余温，终究也冷了下去。

* * *

你问我未来的打算。我违心地说："也许直接工作吧，不想读太久的书。"

你听完，沉默了一下，没有追问。

其实，我还没有想好。

因为你向我借书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：如果我能和你一起读研呢？如果你读博，我也能陪你远赴天涯呢？

可这些已无立场述说的话，在那个寒冷的北京之夜，一个字也没能越过牙关。

* * *

后来听说你第一次考研失利，我心痛得无以复加。要是我能陪你多好。可是你已有女友，我再也找不到安慰你的身份。

我虽然还困在原地，却也学会了绝不让你看出一丝端倪。

最近还好吧 *2007/10/14 20:07*

嗯，还好啦。刚做完作业，结课了作业不少呢，你也是吧 *2007/10/14 20:40*

有事说话，随叫随到 *2007/10/14 20:48*

好的 找你有空的时候吧 *2007/10/14 21:03*

随叫随到。

我还可以吗？

* * *

2007年10月19日凌晨四五点，我在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哭中惊醒了整个宿舍。

梦里，时光诡异地重叠。我们回到了高中，你坐在我后座。我们带着此时此刻爱恋破碎后的心境，尴尬地沉默着。可当我低头，却看见草稿纸上写满了你写给我的信；抬头时，正撞见你偷看我时那抹尚未散去的、惊慌的笑意。梦打碎了现实中的安静自持，我们还相爱的秘密，在梦里无处躲藏。

转眼，梦境坠入了动荡古老的战乱年代。学校动荡，坏人横行。我被搜捕得魂不附体，但心里没有任何犹豫——就是死，我也依然要回学校找你。

我发现你被关在一个阴森的集中营里，脸色惨白，病骨支离。我冲过几个想擒住我的大汉，来到你身边，你手里紧紧攥着一份报告单，死活不让我看。我抢过来，你却决绝地将其撕碎。

我知道你的心脏出了大问题，心急如焚，你为了不让我涉险，竟然逃走了。

我在荒原上疯狂追赶，却再也寻不到你的背影。

我只有一个念头：你不能死在这里。我要把你送到现代，送到你父母身边，去接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治疗。我在脑海里疯狂搜索顶尖的心脏病医学资料，却无论如何也记不起那些复杂的单词。

那一刻，我恨死自己了，恨自己以前为什么不多学一点。

梦里没有互联网，可老天似乎都在帮我。我冲进海关，借到了

手机，假冒你母亲的身份向你套取你爸爸的号码。你似乎很烦："你不是知道吗，干嘛问我？"我听到你焦急的声音，更加担忧。

我颤抖着拨通了你父亲的电话："请问，是孙伟的爸爸吗？"

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我彻底崩溃，对着电话号啕大哭——

"你快来接孙伟啊，他生病了，心脏很不好，病得很严重，快带他去世界上最好的医院……快救救他，快救救孙伟……"

我一直哭到醒来，心跳得飞快。

* * *

我缩在被子里，轻声问下铺的黄颜："你醒着吗？"

"嗯。"

你刚才一直在说梦话，一直在喊'不要挂电话啊'，然后翻来覆去地动，后来哭了起来就坐起来了，我还担心你梦游了。"

朱永丽也醒了。

她说我整晚都在重复两句话：

"救救他。"

"你救救他。"

全宿舍的人都被我吵醒了。

后来在校园偶遇你，看你无恙，我才如释重负。

梦里的我没有任何犹豫。只要能救你，什么都不顾。

而现实里的我，却连一句"我想你"都说不出口。

44.后海的残荷与单车后的你

2007年12月8日，北京的冬天，冷是透进骨子里的。

你约我去恭王府，然后去后海。

那天，我翻遍衣柜，只找出一件白色的羽绒服适合这个天气，脚上蹬着一双有些破旧的红棉鞋。在大三那个尚未真正学会恋爱的年纪，我对"美"这件事仍然笨拙。对面宿舍的女孩子已经学会了描眉画唇，而我们宿舍除了书本，似乎只剩下素面朝天。

* * *

后海的荷花早已凋零，残茎枯槁，支离破碎地立在冰面里，像是一场盛大欢愉后留下的残骸蓝得透明的天空倒映在冷冽的湖心，美得惊心动魄，也萧瑟得让。人想掉泪。

你站在岸边看着那些残荷，笑容淡了许多。我看到你舒展的眉头，表情竟还是一如既往得像孩子般温柔，我偷偷按下快门，拍下了你的样子。

那天我们都带了相机，我不知道你拍了什么，只觉得那一天像是一场迟来的纪念。

中午，我们在一家冷清的小店里吃了一碗咸得很的老北京炸酱面。店里午后的寂静，放大了一切细微的动作。

我想起莲莲曾说，看着我们坐在食堂一起吃面，和谐得像一对

少年夫妻。那天你说起了兰州的大碗拉面，说起了那个独特的习惯——先用手抹一下嘴，再用纸巾擦手。

后来许多年，我竟一直记得这个小动作。它像一个微小的索引，轻轻一碰，就能把我带回与你相对而坐的旧时光。

（那年冬天，和你一起看过的后海残荷）

* * *

九龙壁前，我隐约感觉到，也许你是在向我告别。

下午的阳光拉长我们的身影，我们并肩走着，看着影子，我觉得我们居然还有点般配。

我偷偷按下了快门，在光影交错中，留下了我们唯一一张没有任何身体接触、却又紧紧相邻的"合影"。

那天让我觉得，我们错过的不只是一个答案。

还有那种本该轻轻松松的日常。

从前的我，虽然也拘谨，但还是可以在你面前叽叽喳喳。可那之后，我还有没有资格开口？还有没有立场说笑？

一年多的沉默与误解横在中间，我依然喜欢你，却再也不能在你面前轻松地做回从前那个自己。

也许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告别。虽然我很舍不得，但也知道，自己该从你的世界里消失了。

我在心里轻声地和你告别：

再见了，我的王子。

* * *

那时我在心里悄悄想：若真有来生，换我来等你一次。若要错过，也请换你来拒绝我。

至少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候。

* * *

后来，听闻你有了女朋友。

也就是在那段日子，我从东门走过来，撞见了你们。

我远远地看到她骑着自行车，而你，就这样坦然地坐在她的后座上，任由她有些吃力地蹬着车子载着你。

我被定在原地。

原来你也可以这样自然地进入另一个人的日常。可以坐在她的车后，可以被她载着走，可以和她一起穿过校园里那些再平常不过的路。

而那些我曾无数次想与你分担、却始终不敢伸手触碰的琐碎人生，终于由另一个人替我抵达了。

我停下脚步，退到路边，静静等待你们经过。

你坐在自行车后座上。我余光瞥见，你的目光似乎也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。然后车子掠过，风也跟着过去了。

李彦雯后来告诉我，因为你们志趣相投，在一起很快乐。

我听着，竟然没有太多反驳的力气。

从你成为我同班同学的那天起，到那一刻擦肩而过为止，我记忆里与你并肩的多数时刻，自己都是低着头的。每次与你并肩，我的心跳都像过载的引擎，疯狂冲击着胸腔。

可她可以那么自然地坐在你身边，那么自然地载着你穿过校园。

* * *

说来荒诞，我只吃过李玲的醋，就因为她坐在你旁边看你打牌；就因为梦里她说你是她男朋友，我就嫉妒得不行。

可真正看见你有了女朋友，我反而没有想象中那样失控。

你本就不属于我。

多年后我也知道，你身边一直有人陪伴。你那么好，理应被人认真喜欢，也理应走进属于自己的幸福里。

这让我疼，也让我安心。至少，你不是一个人。

我当然会有遗憾。只是那遗憾里，也有一点很轻的祝福。

我爱的人曾爱过我，这已经很足够了。

* * *

我失去了和你相恋的可能，也没能留住和王硕的友谊。

那几年，好像所有人都在离开。

不是因为不在乎，而是因为留下来的人，也会被自己的痛拖垮。

* * *

你恋爱后，我受几个同学邀请，去了北戴河。北戴河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送给我的石头和贝壳，我还珍藏着。

同行的一个男生说："要不，我做你男朋友吧？"

我想了想，说：那就试试吧。

你曾说过，做别人的女朋友没有那么难。也许，我也该试试看了。

可站在湿冷的海风里，我心里还是生出了一丝难过。

* * *

幸好，往后余生，我没有再遇到像你这般能够夺人心魄的人。

你和我说话，我都会脸红低头；被你抱一下，几乎要心脏骤停。

我后来常常想，我的心脏明明很健康。

只是那时的它，真的太喜欢你了。

（我们唯一一张二人的"合影"）

45.为自己出征，与最后的目送

我的心脏虽然很健康，但在漫长的自我放逐里，我的心病了。

孙伟，我该一个人去治病了。

这次没有你陪，我也要学会独自生出勇气。

* * *

开学初，我走进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。

那里的预约机制像是在跟我玩"时间差"：这周的崩溃，要等到下周才能在医生面前"复现"。

在等待的缝隙里，我已经独自坠落过好几次，又在下一个清晨伪装成一个完好无损的正常人。那时我多希望有人能发现，我这不是一场短暂的难过，而是久病难医。

等一周后站到医生面前，那些痛苦早已被我强行压了回去，显得像是小题大作。连心理医生都被我蒙蔽了，他们觉得我挺正常，甚至让我别再约了。

其实，我是个连面对医生都不愿全然卸甲的人。

* * *

最痛苦的一次，我在晚上九点冲进咨询室，哭着哀求那位刚下

班的老师给我加个号。

在那加班的45分钟里，我哭了整整40分钟，直到医生打断我。医生温柔地静静陪伴着我，看我像个坏掉的水龙头一样哭到停不下来。

而且来诊室之前，我其实已经哭光了好几包纸巾了。

* * *

第二次咨询，我除了哭泣，也终于小心翼翼地聊到了你。

我问他，为什么面对两情相悦的爱情，我第一反应竟是害怕？我希望医生能像推一把秋千一样，给我一点去找你的动力，但他只是推荐给我一本书——《为自己出征》。

那本很薄的小书击中了我。

我忽然发现，自己就像那个穿着厚重盔甲的骑士。盔甲原本是用来保护自己的，可穿得太久，竟和身体长在了一起。

我读到那里，忽然哭了。

那一刻，我还不能完整地解释自己。只是隐约觉得，自己好像也穿着一身很重很重的东西。它保护过我，也困住了我。

在咨询室里，大部分时间，我就是一直哭。

像书中骑士的泪水融化盔甲一样，我那些决堤的眼泪，也在一点点瓦解自己身上那层看不见的东西。

* * *

再见医生时，我们聊到了童年。

他问起我的过去，问有没有特别伤心的事情。我很肯定地说："没有。"

在那一刻，我甚至连自己都骗过了，却骗不过心理医生的眼睛，那个斩钉截铁的“没有”，后来想来，反而像是一种欲盖弥彰。

可后来，我还是想起了一件事。

有次在苏州和妈妈聊起初中时被爸爸冤枉的经历，我哭得泣不成声。

那是初中时，仅仅因为有个男生喜欢我，往家里打了个电话，我爸就冤枉我恋爱，甚至威胁要"打死我"。

那时的我满心委屈：别人喜欢我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惩罚我？那种无处申辩的惊恐与委屈，让我恨透了那个男生，也恨透了"恋爱"这个词。

我站在20岁的关口，感觉无力挣脱那种痛苦。

在咨询室里，泪水又不争气地决堤。

也许从很早以前开始，“被喜欢”这件事，就已经和恐惧绑在了一起。我无法决定别人是否喜欢我，却要承受它带来的惩罚。

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“不动”。不动，则不伤。

所以后来，面对你的喜欢，我才会那样害怕。

孙伟，对不起。

我还没能好好长大，所以没能好好爱你。

* * *

咨询室的最后，老师问我："你发现了吗？你哭的时候，嘴角是在上扬的，看起来像是在笑。"

我愣住了。

原来我连哭，都像是在笑。

老师说，那是一种防御。你所否认的伤害是存在的，你要试着去探索。

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我连痛苦都要包裹上一层“我很坚强”的伪装。

* * *

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我一点点学着拆掉那身盔甲。有时拆下一片，就疼一次。可我也只能这样，慢慢把自己重新捡回来。

我离"快乐的猪"越来越远了。

如果一直做那只快乐的猪，我或许没有足够的智慧理解你；可等我终于从猪变成人，却已经错过了与你相爱的唯一窗口。

此题，注定无解。

* * *

后来，我试着学你的样子，淡定地去处理琐事，去独自看病。每次害怕时，我就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，偷偷向你借一点勇气。假

装你就在我身边，这竟然也能真的让我变得更加坚强。

如果你我不曾相遇，我也许可以心安理得地平静过完一生。可你偏偏惊扰了我的深林，让我再也不能装作自己从未听见过风。

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在我最难熬的时光到来之前，命运先把你带到我身边。

这已经是它少有的仁慈。

* * *

有人问："爱而不得"和"未曾相识"，你选哪一个？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的答案是"爱而不得"。如果让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祈求遇见你。

那曾经是我最诚实的答案。

* * *

幸运如我，曾遇到一颗为我奔赴的流星，

我多想问它：你能不能停一停，不要走？

可流星终究要奔向自己的轨道。

那我便只剩一个愿望——

愿它奔向幸福，哪怕那幸福，早已与我无关。

第五部 回声

46.梦里，迟到的“我愿意”

今生，我只能在梦中与你重逢。

但就在那片我无法掌控的领地，你总是温柔的。

在我所有关于你的梦里，你是那个最安静、最安全的所在。

* * *

记得2020年前后，我曾清晰地梦见过你，孙伟。

梦里的校园格局全变了，细雨绵绵，冷清的校园空无一人。一条环绕广场的河流，既有溪水的清冽，又带着大海的潮汐。

雨水落下来，我像个重获自由的孩子……在雨中肆意奔跑，看着海浪卷起又落下，在浪尖与沙滩之间跳跃往返。

等我玩累了，很开心地笑着。

雨势渐大，我钻进了一处温暖干燥的巨大岩石下躲雨。我望着雨幕发呆，你突然从左边闯入我的视线，也跑来这里避雨。

那一瞬间，我像现实中无数次撞见你一样，彻底僵住了。紧张攫住了呼吸，我本能地半低着头，不敢看你。你背着大学时的书包，没说话，只是沉默地陪我看着漫天雨色。

你看了会儿雨，目光慢慢移向我，然后转身正对着我。

你突然开口打破平静，声音如初："你现在，还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"

我震惊得说不出话。那一秒钟，大学时光与现实岁月在雨中交汇。

我甚至卑微地想：你是不是想报复我当年的拒绝，等我答应后，再狠狠推开我？

原谅我。

哪怕在梦里，我也没能立刻相信自己会被这样纯粹地喜欢。

但那只是最后一丝怯弱。我给出了这辈子最坚定的回答：

"我愿意。"

哪怕下一秒你会说"我开玩笑的，只是想让你尝尝失去的滋味"，我也绝不后悔。

至少这一次，我没有躲。

我终于仰起头，第一次毫无闪躲地迎上你的目光。

这一次，就算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，也由我来承担。

我只是不想再让你一个人站在那里。

* * *

你伸手将我轻轻拥入怀中。

我这才知道，你的怀抱，比那个慌乱的夜晚更温暖，更安心。

那一次我心跳得太快，什么都没感受清楚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把它感受完整了。

你把我搂得更紧了一些，像是在确认这一刻的真实。

那一刻，许多年来的伤心郁结，像被雨水慢慢冲散了。

我们在雨中牵着手，开心地聊天，笑话当年两个人怎么会那么傻，明明差一点就可以走到一起。那一刻，那些曾经的担忧，在甜甜的空气里悉数烟消云散。

可是，雨还没停，梦境就开始坍塌。故事的后续变得模糊，你的声音渐行渐远……

我醒了。

故事的最后，一如既往，我无法留住你。

可那一句"我愿意"，我终于说出口了。

哪怕只是在梦里。

我终于在梦里，做了一瞬间你的女朋友。

47.时间长河中的刻舟求剑

有一年我路过你的故乡兰州，去吃你念叨了无数次的拉面。

可惜啊，我没吃到肉。

就像你曾说的那么大一盆，老板问了一句什么"汤面"，我只会傻乎乎地重复："嗯，普通的牛肉面。"老板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。最后，我吃了一碗没有牛肉的牛肉面。

孙伟，都怪你。谁叫兰州的牛肉面点餐那么复杂，我这个笨蛋点了一碗"牛肉面"，碗里竟然真的只有面。你大学时只顾着教我怎么擦嘴那种小事，怎么就没教教我，在你的故乡点碗面，最好还要配一个本地熟人。

我不知道你家住在"黄河铁桥"的哪一头，于是我像个不知疲倦的钟摆，在桥的两端反复穿行。我想，只要走得次数够多，总有一步能和你当年的足迹重叠。

* * *

2018年左右，你说你也去过我长大的城市——新余。

你在我们电气的微信班级群里说："我去新余出差了。"

有同学居然还能记得，说："这不是刘灵凤的老家吗？"

你说："好像是哦。"

那个曾在 2006 年暑假无数次幻想你会突然降临的城市，终于在很多年后，以这样轻描淡写的方式，和你发生了关系。

可你真正来到那里时，已经很多年过去了。

你走过我成长的路，我走过你生活的城。我们却在错位的时光里，完美避开了彼此。

我们在同一个时区，却有着一辈子的时差。

* * *

后来，我因为出差回到北京。住的地方种满了成排的槐树。我面上和南方的同事谈笑风生，内心却被那些熟悉的气味刺得生疼。

离开时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：

槐花盛谢十年，梦里杨柳依稀。痴情人来复去，尘缘尽归途没。只叹情深缘浅。北京。北京。

——*2016*年*8*月*5*日于北京小汤山

* * *

有一次在吉隆坡，茶喝多了睡不着，鬼使神差地又想起了你。

我的房东说，我大概是"文艺病"又犯了。

* * *

回忆过去，算不算在时间的长河里刻舟求剑？

昨晚我又梦到你了。

梦境的迷雾里，我总在逃避某种莫名的追踪。你不知是否有意，总会出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自顾自地忙碌着。

只要瞥见你在身边，我就会感到一种没来由的安心。

我们互不打扰，各做各的事，空气里却安静得像从未分开过。

可结局周而复始：你起身离开，而那个胆小的我，还是没敢追上去和你对视一眼。

* * *

这十几年的光阴里，我见过王硕两次。

第一次重逢，他似乎终于放下了当年的执念，孑然一身返回北京。我隔着南方的风，真心希望那个曾经如此憨厚、如此赤诚的男孩子，余生都能被命运温柔以待。

2022年，王硕再次来广州出差。我去越秀区见他，陪他在珠江边漫步，在甜品店"虚度光阴"。他还是那么真诚，带着点憨态可掬的少年气，仿佛时光在他身上按下了暂停键。

看着江边悠闲的钓鱼佬和广州遮天蔽日的榕树，我恍惚觉得自己回到了十多年前。

王硕说，现在连小学同学都能一眼认出他。我笑着接话："何止啊，要是你在广州街头路过，我也能一眼把你认出来。真没看出来你还会'逆生长'，老天爷对你真好，现在真是特意来补偿你。"

王硕沉默了半晌，闷闷地回了一句："那有什么用，我希望这

些补偿，能给年轻时候的我。"

那一刻，我接不住他的话。

* * *

我们聊了班里那些四散天涯的同学，却心照不宣地绕开了那个叫"孙伟"的禁区。

得知我也步入高校任教，准备远赴异国读博士时，他轻声应道："挺好的。"

他大概也想到了你。

在那一刻的静默里，我忽然读懂了一种“殊途同归”的苍凉。

* * *

后来，我也曾在网上看到过你的消息。看到你继续走在电气领域里，走得很远。那些论文、那些研究、那些我无法参与的人生，都让我觉得：果然是你。

当年你在物理课上当着全班的面宣告对物理的"深恶痛绝"，后来却成了电气领域的专家。

我想你也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吧。这些我没有参与的人生，愿你不再是孤军奋战。

* * *

于你而言，那或许只是一个你偶然路过的夏天，我只是你生命中匆匆一站。

但若有一天你读到这里，也许会像读到一封迟到太久的来信那样错愕——

原来，有个人傻傻地用了这么久，把你记得这样完整。

48.无人知晓的麦田，与一生的答案

2014年，我和闺蜜一同去丽江旅行，我再次听到了你的消息。

李彦雯提起你，她漫不经心地问我："当初你们为什么没在一起啊？"

那一刻，我心头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愤怒。

你为什么问得这样随意。

我甚至想反问：难道当年的散场，没有你的一份"功劳"吗？但我很快就意识到，这都是微乎其微的因素。

在我心中惊天动地的悲痛，在别人眼里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。我们的故事，也许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两个大学生无疾而终的暧昧，轻如鸿毛。只有我这个傻子，把这粒尘埃当成泰山，放在心里。

我看着窗外丽江明媚的阳光，垂下眼帘，轻声叹道："也许是我当时没准备好吧。"

李彦雯告诉我，她也曾问过你。

而你的回答是——

"是我当时把她逼得太紧了。"

* * *

孙伟，原来我们都曾笨拙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

你以为退后是给我空间，我却以为退后是你的嫌弃。

我们都在替对方设想，却没有真正问过对方一句：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试一试？

直到这里，我才终于明白，那个关于“爱而不得”和“未曾相识”的问题，也该有新的答案了。

我仍然感激今生遇见你，可当我终于看见你曾在这段感情里承受过的疼痛，我反而舍不得再这样许愿了。

如果命运真的还有一次重新安排的慈悲，我愿它把你送往一个没有我的春天。

* * *

我们的故事，终究不是言情小说。

没有天降的机缘，没有共同好友的撮合，也不会因为彼此有情，就自动生出一个转折。

它就像某片无人经过的麦田，曾因一个人变成金色，又在漫长的风里，慢慢沉寂。

没有观众。

没有回响。

也没有人替我们，把那句迟到的话送到对方面前。

* * *

回望过去才惊觉，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长亭折柳，而是我们早已在毫无察觉的时候，和很多人见完了此生最后一面。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

我已忘记最后一次见到你，究竟是什么场景了。"失去"不是一次性的，它是无数个瞬间反复发生的结果。

我已坦然接受这份清醒的痛苦，它至少胜过麻木的快乐。因为你，我的一部分再也做不回那只快乐的猪了。

* * *

我曾读到过一句话："答案很长，我准备用一生来回答，你准备要听了吗？"

于很多人，这只是一句浪漫的话。于我，却几乎成了事实——基于我一个人的事实。我用了很久很久，才把那个答案写到这里。

至于你有一天会不会听到，抑或永远听不到……

都已经是命运之外的事了。

49.关于你的日记，我终于停笔

2007年2月那个清冷的寒假，我蜗居在苏州的阁楼里，心绪纷乱，几乎一刻不停地落笔。此后多年，它被我搁置在旧电脑深处，直到2026年，才被重新翻开、整理，成为现在的模样。

即便时光流转，我的心境几经更迭，最终整理时，我仍决定尽量保留它们最原始、最笨拙的模样。因为那些文字似乎有着独立的生命。它们拒绝被过度修饰，拒绝被轻易稀释，也拒绝被如今的我，用一种更成熟、更清醒的姿态，彻底纠正。

* * *

我有一位远房表哥，曾先后求学于北科大与中科院，后来留在了北京。

今日，他重访交大，特意拍下校园的照片传给我。我贪心地嘱咐他："去明湖转转吧，帮我拍拍现在的湖畔。"因为我和孙伟曾并肩坐在那里，因为想再看看那棵槐树。他遗憾地回复，因是去谈合作，已经离开了校园。

看着那些熟悉的草木与红砖，我心里泛起一阵微苦的怀念。我告诉他，关于那段岁月，我竟一笔一画写下了十几万字的回忆录。

他满是好奇地追问："那我呢？我是否也藏在你的字里行间？"

我笑着摇了摇头。我写的是那段懵懂的大一大二，那时我还没

和他这个远房亲戚相认呢。

我对他说："不要出现在我的文字里，才是真正的幸运啊。因为人类的文字，大多是用来寄托遗憾的。若非心底有无法放下的执念，是很难熬过漫长岁月，写下这十几万字的。"

好啦，现在，他也进入我的文字里了。

* * *

孙伟，我后面的人生也遇到了很多优秀、有趣而独特的人，相信你亦如是。但再也没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，让我如此遗憾。

谢谢你，曾那样真切地出现在我的青春里。

对不起，孙伟。

其实从一开始，你喜欢的人本就非常非常喜欢你。

只是这句话，来得太晚了。

那份从未真正抵达你的心意，最终成了一条无声的暗河，在我生命里流了很久，却始终没有流向它该去的地方。

* * *

我永远记得2006年的夏天，我握着那台窄小的旧手机，盯着你发来的那句"我爱你"。

那时的我，原本平平无奇。在那个黄蒙蒙的午后，那个穿着白夹克、浑身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少年，撞碎了沉闷的空气，闯入了我

的视野，才让我的荒原开出了浓烈、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花。

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种年少时的迟钝，竟会在后来漫长的人生里，反复泛起回声。

* * *

我们的故事之于我，一如星辰坍缩：光芒虽逝，引力永存。

那个曾被你孤傲守护过的"小木"，早已独自穿过了那一年的凄风苦雨，一个人走过了漫长的路；而我心中那个耀眼的少年，也永远定格在了2006年的那个秋天——我们再也无法回航的秋天。

* * *

行文至此，那些在光影里飞舞的尘埃，终于静静坠落。

我松开了时间的绳索，不再去追逐那束早已熄灭的光。

谢谢文中所有出现过的人，谢谢你们，路过我的青春。

* * *

风到此停驻，水到此止步。

多情应笑我，念念皆无声。

关于你的日记，我终于停笔。

2026年初春，于广州

番外一 如果那封信送到了

这是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春天。

在这条时间线里，那条红蓝手链终于送到了你手上，那封信也终于抵达了它该抵达的人。

这不是现实的补写，只是我在故事之外，给那时的自己留的一盏灯。

* * *

一、借书

2007年三月，北京的槐花还没有开。

刘灵凤站在经管学院宿舍楼的走廊上，把刚洗完的头发用毛巾按了按，低头看手机——是黄颜发来的消息，问她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火锅。

她回了个好，把手机揣进口袋，往宿舍走。

经管这边的宿舍楼比电气那边新，走廊宽，采光好，下午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打进来，把地板照出一段暖黄的颜色。她走在那段光里，脚步声很轻。

她喜欢经管。

这里的人说话热闹，宿舍里常常乱哄哄的，却是热的。和以前

不一样。以前那个宿舍，有时候太安静，安静得让她不舒服。

她推开宿舍门，李阳正趴在床上啃苹果，看见她进来，说："有人找你。"

"谁？"

"男的，"李阳抬起下巴，往门口方向努了努，"说要借书，在楼下等你。"

刘灵凤把毛巾搭上椅背，拿起梳子，随手把头发梳了梳，下楼。

宿舍楼门口，他站在台阶下面。

黑色的外套，书包背着，手插在口袋里，抬头看见她从楼里出来，没有说话，就是看着她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

她在台阶上停了一步。

上一次见他，是什么时候。

她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是在校园里，远远地看见，两个人都走了，谁都没有停。

"考研的书，"他说，"王硕说你有，能借吗？"

"有，"她说，"你等一下。"

她转身上楼，回宿舍，从书架上把那两本书找出来，下楼，递给他。

他接过去，低头看了看书名，说："谢了。"

"没事，"她说。

两个人站在宿舍楼门口，春天下午的阳光斜斜地落下来，把台阶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她低头，看见他手腕上那条手链。

红色和蓝色的细绳拧在一起，她认识那条手链——是她大一暑假回新余，在街角一个小摊上买的，买了两条，一条送给他，说是迟到的生日礼物。

她以为，他大概只是收下了，未必真的会戴。

"你居然戴着，"她说，话出口才意识到自己说了。

他低下头，看了看手腕，说："嗯。"

就一个字，然后把书夹在臂弯里，往外走，走了两步，回过头，说："用完还你。"

"不急，"她说。

他点了点头，走了。

她站在台阶上，看着他的背影走远，走进那段下午的阳光里，影子被拉得很长，然后拐过弯，不见了。

她低头，看了看自己的手腕，空的。

* * *

那天晚上，她和黄颜去吃火锅。

黄颜夹了一片毛肚，涮了涮，说："今天怎么了，魂不守舍的。就因为见到他了？"

她把筷子放下，说："没有。我们早就什么都没有了。"

“你们两个真是够别扭的。”黄颜把毛肚夹进碗里，“你要是真难过，就别只偷偷难过。去见他一次，哪怕去他面前痛哭一场。”

刘灵凤没有说话。

黄颜给她涮了一片牛肉，放进她碗里。

"吃饭。"

二、那封信

那封信，她写了很多遍。

2006年的10月5日，在思西五楼，一个人坐到快要关门，把那几页纸写完，装进信封，然后压在日记本里，没有寄出去。

她转专业后，那封信被她压在新书架的最下面，她没有打开过，但她知道它在那里。

2007年的春天，某个下午，她一个人在宿舍，李阳她们都出去了，宿舍很安静，阳光把窗帘染成淡橘色，风把窗帘吹起来，又落下去。

她从书架最下面把那个信封拿出来。

信封的边角有点皱了，她把它放在桌上，坐在那里，看了很久，没有打开。

她想起那天他来借书，想起那条红蓝的手链，想起他说的那

个"嗯"。

她把信封拿起来，拆开，把里面的纸展开。

那时候的字，比现在幼稚，有几个字划掉重写了，有一段话被整段划掉，旁边用小字重新写了一遍。她把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
然后她拿起笔，在最后一行的下面，写了一句话——

如果你看见这封信，请你知道，我等了自己很久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才来问你：你还愿意等我吗？

她把信重新折好，装回信封，站起来，把外套穿上，把书包背上，走出宿舍。

* * *

她去电气学院找他，不是很确定他在不在，走到那栋楼下，往上看了一眼，然后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

你在楼上吗？

他回得很快：在，怎么了？

她：我在楼下，你下来一下。

他没有再回，过了大概三分钟，她看见他从楼门里走出来，还是那件黑色的外套，下楼梯，推开门，看见她站在台阶下面。

"怎么了，"他说。

她把那个信封从书包里拿出来，递给他，说："给你的，很久

以前写的，你看看。"

他低头，接过去，看了看信封，没有打开，抬起头看她。

"现在看，"她说，"我在这里等。"

他低下头，把信封拆开，把里面的纸展开。

她没有看他，往旁边走了几步，在台阶旁边的花坛边上坐下来，低头，把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交叠着。

春天下午的阳光把那片地方照得很亮，花坛里种着不知名的草，嫩绿的，刚长出来的样子。

她低着头，听见风把树叶吹动的声音，听见远处有人说话，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
过了很久，他走过来，在她旁边坐下来。

花坛的边沿是石头的，硬，凉，透过衣物慢慢传过来。

他把那封信叠好，重新放进信封，握在手里，没有说话。

她也没有说话。

风过来，把她头发吹乱了，她没有去整理，就那么垂着。

"最后那句话，"他说，"是新写的。"

"嗯，"她说。

"什么时候写的。"

"上周，"她说，"你来借书那天晚上。"

他把信封在手里转了一下，说："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为什么

没有给我。"

"不敢，"她说，"觉得自己不配。"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春天下午的阳光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并排投在地上，两道影子之间留着一点距离。

"现在呢，"他说。

她抬起头，看着前方，叹道："现在觉得，等待真的很辛苦。"

停了一下，她又用小得快听不见的声音说：

“万一你也需要我呢。”

他转过脸，看着她。

她没有回头，就是看着前方，远处有几棵树，叶子刚长出来，嫩绿的，很浅的颜色，在阳光里看起来有点透明。

"所以，"她说，"我来了。"

三、"下辈子换我来表白"

他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长到她开始觉得，也许她来得太晚了。

也许这件事真的已经错过了，也许那条手链只是他忘了摘，也许他早就把那些事放下了，而她还在原地，还在那个她自己挖的坑里——

"你知道吗，"他说，"你说不行那天晚上。"

她转过头，看着他。

"我回宿舍，"他说，"把你发给我的那些短信翻了一遍，想加个锁收着。"

他停了一下，说："但是丢手机之前的信息，全没了。"

风过来，把花坛里的草叶轻轻吹动，发出细碎的声音。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过去了的事。但她听见了，那个平静下面压着的东西。

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上交叠的手指，说："对不起。"

他没有接这句话。

又沉默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看着前方，说："要不这样，下辈子换我来表白，你来拒绝我，公平一点。"

他侧过脸，看了她一眼。

"要不，"他说，语气很轻，带着一点她一时辨不清的意味，"你试试，我这辈子就直接拒绝你？"

她心里跳了一下。

她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，正对着他，抬头看着他，说："好。那我说——"

"我喜欢你，孙伟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"

她停了一下，声音放平，"你可以拒绝我了。"

说完，她没有低下头，就那么看着他，呼吸都暂停了，手心出了一层薄汗，悄悄按在膝盖上，没有动。

她在来之前就想好了——这一步迈出来，就已经够了。不管他怎么说，她都承受得住。

她这样告诉自己。

他没有立刻说话。

春天下午的阳光把他脸上的轮廓照得很清楚，她看见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，但她看不透。

一秒，两秒，三秒。

她的心跳越来越快。

"你确定？"他说。

"确定，"她说。

"上次，"他说，语气懒洋洋的，像是在翻一件陈年旧账，"也没想到你会说不行，结果你说了。"

她心里猛地往下沉了一下——

他是要拒绝她。

她不自觉的地下了头，也已经猜到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，心里泛起酸楚。心里想好了回应的词"没关系的"，然后站起来走，走得体面一点——

"那要是我答应了，"他说，"你可不能再说不行。"

她愣住了。

他看着她，嘴角往上扬了一点，"我们在一起，这不是你要说的吗？"

她盯着他，半天没说话。

"就，"她说，"就这样答应了？"

"那你还想让我怎么答应？"他说。

她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低下头，眼眶忽然有点热，她把头低得更低，吸了一口气，把那点热意使劲往下压。

他没有说话，就那么坐在旁边，等她。

花坛边上的石沿是凉的，春天下午的阳光把那片地方照得很亮，远处有人骑车过去，铃声响了一下，消失了。

她抬起头，眼眶还是有点红，但眼神是亮的。

"你刚才，"她说，"是故意吓我的。"

"没有，"他说。

"有，"她说，"你停了那么久。"

"我只是想看看，"他说，语气很轻，"你鼓起勇气来找我，是什么样子。"

她盯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他低下头，离她很近，像是终于确认她真的在这里。

两个人就这么靠着，不说话，春天下午的风从旁边过去，把她

的发丝轻轻带起来，又落下去，落下去，又起来。

她闭上眼睛。

听见他的呼吸，听见远处校园里的声音，听见自己的心跳——很快，很乱，一点都不平静。

她在心里想：原来是这样。

原来等了那么久，就是这样。

四、明湖边

明湖的水在傍晚是很深的蓝色。

他们沿着湖边走，走得很慢，旁边的柳树垂下来，枝条在风里轻轻摆动，把湖面上的倒影扫乱了，又聚回来。

她走在他右边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，不远不近。

"孙伟，"她说。

"嗯。"

"你有没有后悔过，"她说，"等我。"

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走了几步，说："后悔没有。"

停了一下，又说："但后怕有。"

她转过头看他，"后怕什么。"

"怕你不来，"他说，语气很平，就像在说一件已经过去了的事，"怕我等了那么久，最后你还是没来。"

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，自然地握住她的手。她没有说话，也

没有把手抽回来，就这么被他握着。

明湖的水在傍晚的光里粼粼地动，岸边的槐树还没有开花，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点淡淡的甜。

"对不起，"她说，声音闷在他肩膀上，"让你等那么久。"

"来了就好，"他说。

就四个字。

她想，以后每次闻到槐花，就会想起这一天。

槐花还没有开。

可是，在这条没有发生过的时间线里，春天已经来了。

番外二 如果我们曾经拥有日常

2007年初春，综合食堂。

下课的铃声刚过去不久，食堂里像开了锅一样。我坐在长条凳上，双手托腮，正对着桌上的牛肉面发呆。

你走过来坐下，刚从电气精工实验室出来，额前的碎发有些乱。你没有多余的小动作，只是把那本厚厚的《英文优秀论文集》稳稳地放在桌角，把校园卡压在书皮下，露出橘色的一角。

手腕上隐约可见那条红蓝相间的手链，是我送你的，你一直戴着。

你坐在那里，整个人像在喧闹的食堂里划出了一小块安静的地方。

你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面前几乎没怎么动过的面，淡淡问："面不好吃？"

“不是。”我立刻坐直，像终于等到了可以倾诉的人，“我是在等孙大才子来给我解惑呀。我是在认真研究咱们食堂大师傅的刀法。你看这牛肉，薄得多有水平，几乎已经进入了原子量级。"

我继续一本正经：“所以我决定给它起一个新名字，叫‘量子牛肉面’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你没接这种毫无逻辑的槽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在那儿胡闹。

你轻笑了一声："我跨过半个校园，不是来听你研究牛肉的。"

我笑着说："你从那么远的实验室走过来，辛苦了，奖励你一点甜的。"我剥好一瓣橘子，递到你嘴边。

"你去了经管以后，话更多了。"

"有吗？"我眨眨眼，"那可能是因为我最近被养得太好了，说话都傲娇了。"

你没有接话。

可我看见你笑了一下。

很轻，很短，像是怕被别人发现。

我托着下巴看你："你是不是也觉得，我眼光特别好？"

"嗯。"

"这么敷衍呀？"

"对，你眼光确实不错。"

你把校园卡收回书里，站起身。

"走了。"

"去哪儿？"

"自习室。"

"我还没吃完呢。"

你看了一眼我的碗："你已经研究完了。"

我不服气地拿起筷子，象征性地夹了一口面："我这是被你打断了学术进程。"

你低头看着我，语气依然淡淡的："那篇英文论文，语法还没改。"

我立刻警觉："所以你是来抓劳动力的？"

"嗯。"

"你承认得也太快了吧。你这是压榨劳动力！"

你伸手拿过我的书包，动作自然得像这件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。另一只手把论文集夹在臂弯里，往前走了一步，又停下来等我。

"小长工。"

我瞪你："哼。"

"你不是愿意吗？"

我愣了一下。

食堂里人声鼎沸，餐盘碰撞的声音、窗口阿姨的喊声、同学们的笑声混在一起。可那一刻，我好像只听见了你这句话。

我低头，追上去，轻轻拽了一下你的衣袖。

"嗯，我愿意。"

你没有说话。

只是放慢了脚步。

食堂门口的风卷起几片落叶。你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，没有先走出去，而是用手稳稳抵着门，转头看了我一眼。眼神里写满了"快点跟上"。待我走过，你才不紧不慢地收步跟上。

风从门缝里吹进来，带着初春一点微凉的气息。

那一刻，世界很普通。

普通得像我们真的拥有过这样的日常。

* * *

当然，这些都没有发生过。

那条手链，我买了，却没有送出去。

不过——在我心里，它发生过。

像一条没有被选择的支线，安静地停在时间的另一侧。

番外完

附录：

知道了。*2006/07/16 22:58*

晚安吧 *2006/07/16 23:51*

搞笑我睡了 *2006/07/18 23:36*

不好意思又发错了。*2006/07/18 23:37*

你还好么 *2006/07/20 22:25*

我也好 *2006/07/20 22:29*

收到 *2006/07/20 23:11*

早点睡吧你 晚安 *2006/07/20 23:11*

那睡吧 我也没什么事 晚安了。*2006/07/21 22:38*

今天 李彦雯走 老大小强要值班我去送送她吧*2006/07/22 13:33*

原来你和她那段时间都还在北京吗？我并不知道。

好家伙这么能睡，不过我还没睡醒呢 我不去送了 他的时间跟我合不到一起 我还有课 *2006/07/22 15:11*

没打扰到 我还能睡着的。强吧技术这是*2006/07/22 15:23*

那你玩吧*2006/07/22 15:25*

我一天保证十二个小时的睡觉时间。睡的我头晕*2006/07/23 09:50*

特大的雨*2006/07/24 16:56*

没有 今天不上课*2006/07/24 17:02*

去人大了 你还好吧*2006/07/24 17:07*

你说以后要介绍你人大的同学给我。可这些“以后”，后来都没有发生。

还好还好 就是想你的时候就不好了。*2006/07/24 17:13*

你快吃饭了吧， 我也该吃饭了 但我要顶着大雨去吃。*2006/07/24 17:18*

遵命*2006/07/24 17:21*

没有 今天很高兴和同学去游乐场玩了 挺好的 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去吧 很好玩的*2006/07/26 21:20*

再也没有机会一起去了。

我知道 刚才没看着*2006/07/26 21:37*

你没有事吧 是不中午没睡 以后睡觉就好了。*2006/07/26 21:39*

干嘛呢*2006/07/28 21:32*

生气了*2006/07/28 22:22*

饿*2006/07/28 22:04*

收到*2006/07/28 22:27*